

清宮三十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三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1060B

上海图书馆
藏
书
A541 212 0035 1060B

清宮十三朝演義卷三

海館

許嘯天撰
施濟羣評

第三十三回

紅燈熱酒

皇序遺愛

書

黃荳燃箕兄弟化灰

却說那姓梁的店主人，看那客人住在客邊，寂寞無聊，便替他想出一個解悶的法子來了。原來這時正月
初上，廣州地方珠江邊的花艇，正十分熱鬧，真是脂粉如雲，管絃震耳，那些娼家，也竟有幾個好的。姓梁的
便邀集了許多同行朋友，陪着這位客人游紫洞艇子去。艇中綠窗紅氍，十分精雅。那客人坐定，姓梁的一
面吩咐設席，一面寫着紅箋，把八埠名花一齊宣召了來；這客人坐在上首，五七十個女娃子，都陪坐在他
左右。一時脂香粉膩，鶯嘖燕叱，幾乎把一座艇子擠坍了。那客人雖是左擁右抱，却一個也看不上他的眼；
一回兒他推說小解，溜到後艙去，祇聽得一陣陣嬌聲啼哭，他跟着哭聲尋去，祇見後艙一個嬌弱女孩兒，
被鴛母渾身上下剝得精赤的，打倒在地。那鴛母手中的籐桿兒，還不住的向那女孩兒嫩皮肉上抽去，頓
時露出一條一條血痕來。那客人看了，說一聲：可憐！急搶步過去，攔住鴛母手中的籐條；一面忙把自己身
上穿的袍褂脫下來，在那女孩兒身上一裹，抱在懷裏，走出前艙來。這時前艙沒許多妓女和客人，他也不
管，祇是拿手帕替他拭着眼淚，問他名字。那女孩兒躲在這客人的懷裏，一邊嗚咽着，一邊說道：名叫小燕，
自從被父母賣到這花艇子裏來，早晚吃老鴛打罵，說他脾氣冷僻，接不得客，那客人一面聽他說話，一面
看他臉面雖說蓬首垢面，却長得秀美白膩，便把衣服打開，露出雪也似的身體來。上面襯着一縷一縷的

血痕，越法覺得鮮豔。這客人忍不住伸手去撫摩他小燕急把衣服兒遮住，那粉腮兒羞得統紅，嫣然一笑，低低的說道：給別人看見像什麼樣兒，再舉眼看時，那滿艙的妓女和客人都去得乾乾淨淨，祇留下他兩人。從此這客人便迷戀着小燕，雙宿雙飛，一連一個多月，不走出艙門來。這時的小燕却迥不是從前的小燕，他打扮得花朵兒似的，終日陪伴着這無名的客人，兩口子十分恩愛，有時祇有這姓梁的走上船去談幾句話，別的客人他一概不見。光陰迅速，轉眼春去夏來，那客人忽然說要回去了。問他：回到什麼地方去？他也不肯說，祇吩咐那姓梁的，把存在廣州的三百萬兩銀子，拿一百萬在珠江邊買一所大屋子，裏面花木陳設，都要十分考究；一百萬銀子給小燕平日使用，替小燕出了籍，住在那屋子裏，餘剩下的一百萬銀子，便送給了姓梁的，姓梁的問他：何日歸來？他聽了，由不得眼圈兒一紅，說道：此去行踪無定，倘吾事不敗，明年此時，便是我歸來之日；過此，今生怕不能再和你們相見了！他又悄悄的對小燕說道：你我交好一場，連我的名字你也不知道；如今我對你說了，我的名字叫做胤禩，你若紀念我時，在沒人的時候喚着我的名字，我便知道了。那小燕聽了他的話，哭得死去活來；在小燕十分淒楚的時候，他便一摔袖子走了。小燕住在那座大屋子裏，癡癡的候了三年，不見那客人回來；後來他把這客人的名字去告訴姓梁的，纔知道這胤禩是當今皇帝的弟弟。嚇得那姓梁的，從此不敢提起這個話，便是小燕也因為感恩知己，長齋拜佛去了。以後那胤禩胤禩胤禩這班皇子，雖不知下落，但也還有一點點消息可尋。這個消息，却出在河南彰德府一個落拓秀才身上。這秀才姓莊，名洵，講到他的祖上也做過幾任教諭，他父親莊士巖，也是一位舉

人。便是莊洵自己，也早年中了秀才。深指望功名富貴，飛黃騰達；誰知他一中之後，截然而止。到二十歲上，父母一齊去世，莊洵不事家人生產，坐吃山空，眼見得這區區家業，保守不住了；他便索興抱了破釜沈舟的志願，把家中幾畝薄田，一齊賣去，拿賣田的錢，去捐了一名監生，趕到京裏去下北闈。誰知文章憎命，連考三場，依舊是個不中；從此流落京華，吹簫吳市，虧得他住的客店主人，指導他在客店門口擺一個測字攤兒，替過往行人胡亂測幾個字，倒也可以過活。這客店在地安門外，原是十分熱鬧；且宮內的太監，在這條路上來來往往的很多。那太監的生性，又是多疑；因此他們有什麼疑難事體，便來問莊洵。那做太監的，又是河南彰德府人居多，因此莊洵和他們廝混熟了，攀起鄉誼來了。不知怎麼，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傳到尙衣監的太監劉永忠的耳朵裏；那劉水忠和莊洵，不但是從小的鄉鄰，還關着一門子親戚。聽他同伴常常說起莊洵，他便覷空溜出地安門去，遠遠見莊洵在客店門外擺着一個測字桌子。劉太監搶步上前，喊一聲：莊大哥！那莊洵聽得有人叫喚，忙抬頭看時，見一位公公走來。莊洵和他多年不見，一時認不出來，怔怔的對他看了半天，纔恍然大悟。笑說道：你不是俺劉家莊的劉二哥嗎？那劉太監呵呵大笑，莊洵忙收拾測字攤兒，兩人手拉手的走進客店去，細談別後的光陰。劉太監誇說自己做了尙衣監的總管，天天見着太子的面，多承太子十分信任；又誇說宮中如何繁華，同伴如何衆多，出息如何豐厚。把個莊洵聽得心癢癢的十分豔羨。第二天，劉求忠又把莊洵邀到大柵欄酒樓裏去吃酒，吃酒當兒，莊洵便問宮中同伴先有多少？那劉總管略一思索，便說道：約略算來，也有二千多人。他便輪着指數着說道：乾清宮總管兩人，

首領四人，太監二十四人，打掃首領三人，打掃太監八十六人，昭仁殿首領兩人，太監十人，弘德殿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懋勤殿首領一人，太監九人，自鳴鐘下太監十四人，執事首領六人，太監六十六人，御茶房首領二人，太監五十二人，上乘轎首領兩人，太監三十七人，坤寧宮首領兩人，太監十四人，東暖殿首領兩人，太監八人，西暖殿首領兩人，太監九人，交泰殿首領兩人，太監六人，延禧宮首領兩人，太監二十人，長春宮首領兩人，太監十六人，永壽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人，翊坤宮首領兩人，太監十六人，永和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啓祥宮首領兩人，太監十八人，承乾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五人，咸福宮首領兩人，太監二十人，儲秀宮首領兩人，太監二十人，景陽宮首領兩人，太監七人，鍾粹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景仁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近光左門太監六人，御書房首領兩人，太監十人，古董房首領兩人，太監八人，東書房太監五人，南書房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諸皇子書房太監十五人，西書房太監五人，繡書房太監四人，敬事房首領一人，太監二十六人，御前太監六人，讀清書太監十二人，乾清宮首領兩人，太監八人，日精門首領兩人，太監七人，月華門首領兩人，太監八人，內左門首領兩人，太監十四人，內右門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景和門首領兩人，太監八人，隆福門首領兩人，太監七人，基化門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端則門首領兩人，太監九人，昭華門首領兩人，太監十二人，近光右門太監七人，養心殿首領兩人，太監二十人，打掃首領二人，打掃太監十二人，箭匠太監五人，按摩太監五人，鐵匠太監兩人，學西洋醫太監兩人，畫匠太監一人，鳥繪太監十人，養心露房太監三人，棧房首領一人，太監十人，大殿鷹上首領兩人，太監二十四人，大小狗房首領

兩人，太監三十八人；鴿子房太監五人；御花園首領三人，太監五十人；北小花園首領兩人，太監十人；大穹殿首領兩人，太監七人；中正殿太監十四人；欽安殿首領兩人，太監三十四人；熟火房首領一人，太監十六人；柴炭所首領一人，太監二十人；燒炕所首領兩人，太監十七人；兆祥所首領兩人，太監十四人；書房太監六人；遇喜所首領兩人，太監十三人；所內總管一人，首領九人，太監五十三人；永安亭首領三人，太監二十五人；南府西路首領三人，太監三十八人；南府中路首領三人，太監十五人；南薰殿首領一人，太監三十四人；咸安宮首領兩人，太監四十人；慈寧宮佛堂首領兩人，太監八人；喇嘛首領兩人，太監三十人；飄經首領兩人，太監十六人；管門首領兩人，太監十四人；花園首領兩人，太監四人；打掃首領兩人，打掃太監十二人；寧壽宮首領兩人，太監十人；毓慶宮殿上首領四人，太監六十人；鷹上首領一人，太監十五人；門上首領一人，太監十一人；狗房首領一人，太監三十人；執婦事領兩人，太監十八人；茶房首領兩人，太監二十二人；鳥鎗太監五人；打掃首領一人，太監二十人；睿前太監一百人；阿哥下太監一百人；阿哥下太監一百另兩人；阿哥下太監六十八人；阿哥下太監八十人；東廡房阿哥下太監六人；西庫房阿哥下太監四人。劉總管說得天花亂墜，莊洵聽得頭昏顛倒；待他說完了以後，莊洵便求着劉總管道：「宮內既用這許多太監，諒來也不多我一個，求二哥幫我的忙，把我也攜帶攜帶進宮去當一名太監，省得在外面挨凍受餓。」這劉總管聽了他的話，不禁拍案大笑起來，說道：「俺的莊大哥，你怎麼這樣糊塗！這割雞巴不是玩兒事體呢。你這樣年紀，怕不要送掉了性命；你既要謀事，咱這裏每年備辦龍衣袍褂和江南織造銜來往的信札很多，大哥不

嫌委屈，便屈就了這個差使罷。莊洵聽了他的話，急忙稱謝。從此以後，莊洵便當了劉總管的書記；凡是和各省官府來往的私信，都是莊洵代寫。莊洵得了劉總管的照應，他光景慢慢的舒齊起來。祇是常常聽劉總管說起宮中如何華麗，如何好玩；他常常對劉總管說，要他帶進宮去游玩。劉總管也答應他有機會，也便帶他進去。隔了幾天，那江南織造的龍衣，已經送到。劉總管帶領十八個太監出去，向內務府衙門去領龍衣，把莊洵也改扮做太監模樣，掛上腰牌，混在十八個太監裏面，一般手中捧着黃緞衣包，一串兒走進乾清門去。一走進門，祇見宮牆巍峨，殿角森嚴；一色黃瓦，畫棟飛簷，把個莊洵看得頭昏眼耀。走進乾清門，便是乾清宮；走進宮門，東向有一座門樓，上面掛着弘德殿匾額，西向一座門樓，上面掛着昭仁殿匾額。北向大門西傍，東面的上面寫着東書房，西面的上面寫着西書房；裏面隱隱有戴大帽穿朝靴的人，踱來踱去。三五個太監在門外站着，見劉總管走來，就向他笑笑點點頭兒。繞過西書房牆後，有一溜精室，上面寫着南書房；裏面有人說話的聲音。他們沿着西廊走去，望着那北廊，也有幾間屋子，上面掛着繡書房的匾額。劉太監領着，穿進月洞門，見有三間下屋；劉總管叫人把莊洵手中的衣包接過來，叮囑他在下屋裏靜悄悄的候着。莊洵走進屋子去，靠窗坐下；隔着窗縫兒望出來，祇見那太監三五成羣的，都向他窗外走過去，也有急匆匆走去的，也有兩三人拉着手兒慢慢的踱着低低的說着話的，也有手中拿着小盒兒的，來來去去，十分熱鬧。但是大家靜悄悄的，却沒有一個敢高聲說笑的。莊洵正看得出神，忽覺身後有人伸手在他肩頭輕輕的拍了一下；莊洵急回頭看時，原來是劉總管。祇見他空着手，知道他事體已了，便跟着他走

出下屋；走過月華門，對面一座大殿，上寫着懋勤殿。殿中設着寶座圍屏，十分莊嚴；又繞出乾清宮，對面也有一座大宮殿，掛着繡簾，上面掛坤甯宮匾額。東廊有一座東暖殿，西廊有一座西暖殿。坤甯宮直北有一座欽安殿，繞過欽安殿，便是御花園神武門；他們暫不進門，向東繞出去。先走過鍾粹宮，接着穿過長春宮，景仁宮，景陽宮，承乾宮，延禧宮，依舊到了昭仁殿；劉總管領着莊洵，又從私德殿繞進去，先走過翊坤宮，接着永和宮，咸福宮，永壽宮，啓祥宮，儲秀宮。一座一座宮殿玩過去，祇覺得金碧輝煌，莊嚴華貴，莊洵嘴裏不住的嘖嘖稱羨。劉總管忙搖着手叫他不要聲張，這時正是午後休息的時候，沿路遇到的太監宮女也不少。宮殿游玩過了，便走進神武門，到了御花園裏，祇見亭臺掩映，花木扶疎，一聲聲鳥鳴，傳入耳中，十分清脆。真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正走到萬花深處，祇聽得後面一個小太監，一邊追着一邊喚着劉總管，張總管找你老說句話呢。劉總管聽了，忙站住脚，又指着莊洵向前走去，穿過林子，前面一座四面廳，你在廳裏坐着候我，我去了便來說着，丟下莊洵去了。這莊洵慢慢的向前走着，走出花叢，果然見一座大廳，屋四面落地琉璃窗，圍欄曲折，走廊下供着許多盆花。走進屋去，四壁字畫十分幽雅。莊洵到底是一個讀書人，見了字畫，便十分心愛，一幅一幅的看過去，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忽聽得遠遠的唵唵幾聲喝。莊洵在屋內隔窗望去，見一肩暖轎，幾個內監抬着，轎中坐着一位十分威武的男子，從花間走來。莊洵知道皇上駕到，慌得他兩條腿索索的抖動，要藏躲也無藏躲處；一眼見屋中擺着一架匠榻，莊洵也顧不得了，便一躡身爬進匠榻下去躲着。側着耳朵往外聽時，祇聽得一陣囊囊的靴脚聲，走進屋來，一個人向匠榻上一坐；

滿屋子靜悄悄的，祇聽得衣裳悉索的聲音。停了一回，忽聽得匠上那人開口道：把他帶上來！那說話的聲音十分洪亮。接着便有幾個人出去，祇聽得一陣鐵索聲，帶進三個人來，當地跪倒；內中有一個人，十分倔強，左右侍衛喝他跪下，他也不肯跪，大聲嚷道：胤禛！你好狠心。俺和你一般的骨肉弟兄，你如今硬霸佔了皇帝的位置，且不去說他；便是俺弟兄的性命，你也不肯饒放，苦苦的要謀害我們。我問你，那胤禩和胤禵兩位哥哥，有什麼罪？你却喚他猪狗，又把他監禁起來。便是俺胤禵自從父皇在世，便帶着兵馬南征北討，替國家立了許多功勞；到如今雖不想論功行賞，也不到得犯這監禁的罪名。老實說，你現在這皇位原是俺的；如今把你奪了去，俺也不希罕。你打通了國舅隆科多，悄悄的把遺詔上傳位十四皇子，一句改做傳位于四皇子，打量你這鬼鬼祟祟的行爲，俺不知道嗎？哼，胤禛，照你這種狠心狗肺，將來也不得好死呢。匠上坐着那人被他罵得火星直冒，喝一聲：不必多說，趕快給他們化了灰！祇聽得右左答應一聲，好似拿席子一般的東西，鋪在地下，捲過又放，放過又捲，隔了半天，祇聽得侍衛們報道：三位親王都化灰了！那匠上的人冷笑幾聲，站起身來，接着那內監們又是唵唵幾聲，喝着道：一擁去了。把個莊洵嚇得躲在榻下，祇是發怔；後來那劉總管走來，悄悄的從匠牀下面拖他出來，見他瞪着兩眼，嘴裏不住的說：嚇死我也！劉總管送他回到客店裏，他依舊不住嘴的說：嚇死我也；從此以後，這莊洵便害了瘋病，見了人便說：嚇死我也。劉總管也來看望他幾次，也替他請大夫診脈服藥，宛似石上澆水，病依舊是個不好。劉總管無法可想，祇得打發一個人送他回家去；可憐莊洵這一病，直病到第十五日上，纔略略清醒過來。那時雍正皇帝已死，

他纔敢把當時這番情形告訴給外人知道；這位雍正爺祇因康熙皇帝過於寬大，纔放出這番狠心辣手來收拾諸皇子和各親貴；他手下的同黨又多，耳目又遠，便是雍正皇帝自己也常常改扮劍客模樣，親自出來私行察訪。任憑你在深房密室裏，倘然你有半句誹謗皇帝的話，立刻叫你腦袋搬家。他自從收得血滴子以後，又得了國師傳授他的喇嘛咒語；他要殺人也不用親自動手，祇叫念動咒語，那血滴子自能飛去取人首級。講到這血滴子的模樣，是精鐵造成一個圓球，裏面藏着十數柄快刀，排列着和鳥翅膀一般；機括一開，那快刀如輪子般飛也似的轉着。這鐵球飛近人頭，便能分作兩半，張開把人頭罩在裏面，一闖人頭也不見了，這鐵球也不見了。真是殺人不見血，來去無踪跡。雍正皇帝仗着這樣東西，秘密殺死的人，也不知道多少；講到他偵探的本領，說出來真叫人佩服。在雍正六年的時候，這日正是正月十五，京中大，小各衙門，都清閒無事，大小官員也各各回家吃團圓酒鬧元宵去了。那內閣衙門，本來沒有住宿的官員，祇留着四十多個供事人員，承辦文書。這一晚，連那班供事也去得乾乾淨淨，祇留下一個姓藍的在衙門裏照料燈火；這姓藍的家鄉，遠在浙江富陽地方。這時他獨坐無聊，一抬頭見天上一輪皓月，頓時想起家來；便去買了三斤紹興酒，切了一盤牛肉，在大院子裏對月獨斟。想起自己離家八年，在內閣衙門謹慎辦事，依舊是一個窮供事，便不覺發了三聲長嘆。正氣悶的時候，忽然他身後悄悄地走過一個大漢來，身裁十分高大，面貌十分威武，穿着一身黑袍褂，腳登快靴。這姓藍的認做是本衙門的守衛，當下便邀他在對面坐下，又送過一杯酒去；那大漢也不客氣，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便問這姓藍的姓名官銜，這姓藍的笑說

道：那裏說得上一個官字，在這裏當一名供事罷了。問他：掌管什麼的說？專管收發公文的。問：同事有多少？說：有四十六人。問：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說：出去看熱鬧去了。問：你爲什麼不去說？當今皇上，對於公事十分嚴緊，偷都玩去，萬一有事，誰擔這干係呢？大漢聽了，說了一聲好！接着又喝了一杯酒。又問道：你在這裏幾年了？回說：已有八年了。問：薪水多少？回說：二百兩銀子一年。又問：你可想做官麼？回說：怎麼不想？祇是沒有這個福分罷了！問：你想做什麼官？那姓藍的聽到這裏，不覺擄一擄袖子，伸手在桌上一拍，說道：大官俺也不想，俺祇想做一個廣東的河泊所官。問：河泊所官有何好裏？姓藍的說道：做河泊所官，單講俸祿，每年也有五百兩銀子；便是平日那進出口船隻的孝敬，也不少呢。那大漢聽了，也不說什麼，站起來告辭去了。第二天，聖旨下來，着調內閣供事藍立忠任廣東河泊所官。這樣一個芝麻般大小的官員，也要勞動皇上特降聖旨；滿朝文武，都覺得十分詫異。這件事祇有藍立忠一個人肚子裏明白。可笑他是特奉聖旨到任的河泊所官，便有許多同寅來趨奉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美人薄命，名士坎坷，古今一例；而名士每愛美人，美人恆遇名士。因之坎坷者愈坎坷，薄命者愈薄命；造化弄人，致使缺憾。不然者，美人名士，一雙兩好，使長此圓滿，豈不佔盡人間幸福耶？若小燕者，名花墮溷，輾轉火坑，幸遇豪客，一擲萬金，幾疑其破千古美人薄命之例矣。然而郎君一去，永爲別鵲，薄命者終於薄命，可勝浩歎！待豪客者，左挹黃金，右擁美人，雖終老是鄉，亦無不可。然富貴之念不死，宜以此喪其生也。

以三千閹宦，環侍一尊；皇室之奢，於此可見。然自古宮豎弄權，傾覆宗廟，亦於以階之厲。蓋聚此數千無學無識之徒，又益以數千飽饜無事之宮女陰惡相濟，乘隙而發。此侍臣之禍，所以史不絕書也。後此雖無侍宦，然而羣小竊權，不可不防。

孔曰仁義，耶曰博愛，吾謂此皆僞也。人類涉世，皆爲讎敵。蓋生存競爭，自然之理；世間多生一人，卽社會多一與吾爭食之人。分吾之食，烏得而不讎？矧帝王之家，定於一尊；有己無人，有人無己。此無怪胤禩弟兄之互相讎殺矣。

第三十四回 牛鬼蛇神雍和宮 鶯燕叱咤將軍帳

却說雍正皇帝偵探的手段，十分利害。那時有一位大臣，名叫王雲錦，是新科狀元，雍正皇帝十分看重他；滿朝官員見他是皇帝重用的人，便個個去趨奉他。每於朝罷回來，他家裏總是真馬盈門。這位王狀元別種玩兒他都不愛，祇愛打紙牌；他在家裏，一空下來，便拉着幾個同僚在書房裏打紙牌。有一次，他成了一副極大的牌，正攤在桌面上算賬；忽然一陣風來，把紙牌刮在地下。大家去拾起來，一查點，缺了一張紙牌；王狀元也並不在意，便吩咐家人另換一副紙牌重打。到了第二天，王雲錦上朝，雍正皇帝問道：「昨天在家裏作何消遣？」王狀元老老實實回奏說：「在家裏打紙牌玩兒。」皇帝聽了，笑笑說道：「王雲錦却不欺朕。」接着又問道：「朕聽說你成了一副大牌，被大風刮去了一張，你心中很高興。今天可還能找到那一張牌嗎？」王雲錦聽了，心中十分害怕；祇得磕着頭說道：「聖天子明鑒萬里，風刮去的那一張牌，臣到今天還不會找到。」雍正

正皇帝便從龍案上丟下一張紙牌來，說道：王雲錦，看可是這一張牌？那王雲錦一看，正是昨天失去的那張紙牌。他忙磕着頭說是。皇帝笑說道：如今朕替你找來了，快回家成局去罷！說着，便站起來退朝。從此以後，那班官員十分害怕雍正皇帝，便是在私室裏也絕不敢提起朝政。雍正皇帝到這時，纔得高枕無憂；每天在宮裏和那妃嬪宮女調笑尋樂。這時他早把那貴佐領的女兒陞做貴妃，另外又封了四個平日所寵愛的爲貴妃。祇有那貴貴妃最是得寵，朝晚和他在一處說笑；這位貴貴妃又有特別的動人處，他每展眉一笑，雙眼微斜，真叫人失了魂魄。他身上軟綿豐厚，叫人節骨十分舒暢；因此皇帝天天捨不得他，稱他溫柔仙子。那大喇嘛打聽得天子愛好風流，便打發喇嘛送一瓶阿肌蘇丸去；這阿肌蘇丸原是媚藥。若服一二丸，便可倘然多吃了，便要發狂。那大阿哥胤禔，便是誤服了阿肌蘇丸，直瘋狂到死。皇帝得了喇嘛送他的丸藥，便越法快樂，真可以稱得當者披靡，所向無敵。皇帝行樂之餘，越法感念那大喇嘛；這大喇嘛曾經幫着皇帝謀奪皇位，原是有功人物，因此常常召喇嘛進宮來談笑飲食賞賜珍寶，喇嘛又傳授他許多秘術。皇帝便下旨替大喇嘛另建一座宮殿，宮中原有一座喇嘛廟，在西山上；如今皇帝吩咐在皇宮後面，另造一處宮殿，以便朝夕往來。那內務府奉了聖旨，便召集京中巧匠，派內監到江南去採辦木料；雍正皇帝爲了這件事體，特派一個喇嘛充欽差大臣。這欽差大臣到了江南，十分騷擾，沿途勒索孝敬；又挑選良家婦女進去供他的淫樂，還有一班蠢男人，特意把自己的妻女送進喇嘛行轅去伴宿，說得了喇嘛的好處，便可以長生不老。這個風聲一傳出去，一傳十，十傳百，許多婦女都來自獻，弄得這喇嘛應接不暇。後來索

與定出規矩來，凡官家女眷的，見大喇嘛的，須先送贄見禮，少則一百兩，多則一千兩。江南地方，被他攪得污穢不堪；直到第二年纔回京去，集了五六百名工匠，造了三年工夫，纔把一座喇嘛宮殿造成。開殿的第一天，便由大喇嘛收皇帝爲弟子，封他爲曼殊師利大皇帝；當時大喇嘛陪着皇帝去游殿，殿中供着歡喜佛，一個個都塑得活潑玲瓏。奇形怪狀，妖態百出。裏面又有鬼神殿，中間供着丈二長的惡魔，塑着人的身體，狗的臉，面頭上長兩條角，抱着一個美貌女神，做狎嫖的樣子；這惡魔脚下踏着許多裸體的女人。雍正皇帝看了，心下十分快樂，便把這座宮殿稱做雍和宮，是說雍正皇帝皈依喇嘛教的意思。同時京城內外敕建的喇嘛寺，觸目皆是；那班喇嘛便橫行不法，一個個都做起官來。這時京城裏有一句童謠，稱做在京和尚出京官；在皇帝的意思，也是藉此報答大喇嘛從前擁立的大功。但時那時有推戴大功的，除大喇嘛和國舅隆科多以外，還有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皇帝便下旨，着海望爲鄂爾泰在大布街北建宅，宅中應有陳設，都由官家賞賜。據說這一座賜第，整整化了四百萬銀子；又封鄂爾泰爲文端公，便是那張廷玉也封他文和公，拜爲首相。軍國大事，凡有張廷玉說的話，皇上無有不依；從他死後，又拿他的神主配享太廟，這個恩寵，也算到了極點。當時除鄂爾泰、張廷玉兩人以外，還有一個年羹堯，也是皇帝極敬重的。到第二年年上，年羹堯和岳鍾琪平完青海西藏，皇上下旨，封年羹堯一等公，年羹堯的父親年退齡，也封一等公，又加太傅銜；岳鍾琪封三等公，又授年羹堯爲陝甘總督，先行班師，再去到任。那年羹堯得了聖旨，一路上耀武揚威，衝州撞縣的班師回京；沿路的州縣官，在他馬前馬後迎來送去，在年大將軍眼中，看得和腳底下

的泥一般。便是那各省的官員，文自巡撫以下，武自將軍以下，誰不見他害怕？倘然有一言半語得罪了大將軍，祇叫大將軍瞪一瞪白眼，便嚇得他們屁滾尿流。他們怕雖怕，他心中却個個含恨；一有機會，便要報讎。年羹堯手下有一個心腹中軍官，姓陸，名虎臣；他見大將軍作威作福，難免招惹，便在無人的時候，去見年大將軍，勸大將軍諸事斂跡，免招物議。這時年羹堯三杯酒在肚裏，聽了陸虎臣的話，不覺羞老成怒，頓時拍案大罵。說：「俺如今替皇上家打下江山，便是天子見了俺，也要畏懼三分；你是什麼東西，膽敢誹謗俺家？」喝一聲：「斬！」便有帳下的刀斧手，上前來綁住，推出轅門去；也是陸虎臣的命不該絕，那刀斧手正要行刑，恰巧遇到岳鍾琪進帳來。陸虎臣忙喊：「岳將軍救我！」岳鍾琪問明白了來由，一面忙止住刀斧手，一面急急進帳去替他討情。平日年大將軍的軍令，沒有人敢攔阻的；祇有這岳鍾琪，是年大將軍平日所敬重的人，總算看在岳將軍面上，饒他一死。這時軍隊前鋒已到了盧溝橋，便對陸虎臣在橋下做一個更夫。年岳兩將軍帶領大隊人馬，直向京城奔來。消息報到宮裏，雍正皇帝下旨，命年大將軍兵馬暫駐紮城外，皇上要出城來親自勞軍。這時正是六月大熱天，雍正皇帝擺動鑾駕，迎出城來；一路在毒日頭下走着，皇帝雖坐在鑾輿裏，却熱得一把汗，淌個不住。一出城門，皇帝又棄轎乘馬；在馬頭上頂着太陽光，越發熱得利害。看看左右侍衛，却個個熱得汗流浹背，又不敢揮扇。好不容易走到前面大樹林子裏，林子下面，張着黃綬子的行帳，中央設着皇帝的寶座，雍正皇帝下馬來就坐。太監們上來打扇的打扇，遞手巾的遞手巾，獻涼茶的獻涼茶。一回兒聽得遠遠的軍號響，知道年大將軍到了；皇帝躡出帳去，騎在馬背上，候着。祇

見前面旌旗對對，刃戟森森，在日光下一隊一隊的走着，靜悄悄的鴉雀無聲；那兵士們臉上的汗珠，和雨一般淌着，却沒有人敢拿手抹一抹的。一隊隊前鋒隊走到皇帝跟前，行過軍禮，向左右分開；中間現出一面大纛旗來，上面繡着一個大年字。祇見年大將軍頂盔貫甲，立馬在門旗下；這邊皇帝兩傍文自尚書侍郎以下，武自九門提督以下，都按品穿着蟒袍箭衣，却個個熱得汗透重衣。那年大將軍和岳將軍，一見了皇上的御駕，忙滾鞍下馬，匍匐在地，行過大禮。接着那總兵提鎮協鎮都統帶一班武官，一個個上來朝見。皇帝吩咐賜宴，年大將軍跟着皇上走進行帳去，一同坐席；那班王公大學士貝勒貝子，在左右陪宴。九門提督兵部尚書和一班在京的武官，陪着岳鍾琪及一班出征的官員，在帳外坐談。一時觥籌交錯，君臣同樂。皇帝在席間，又談起處死胤禩胤禵的事體；年羹堯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嘴裏雖不說，心中却想到好一個陰狠的皇帝，我以後却要留心一二。接着皇帝又問起那班出征的英雄好漢，却如何了？年大將軍回奏：臣奉了皇上的密旨，到青海西藏，擄得敵將的妻女，選那美貌的，都賞給他們做了妻子；便是那羅卜的母妹，臣也作主，賞了那管血滴子的做了妻妾。如今他們個個被美色迷戀住了，却願意老死在那地方，不願再回京來了。雍正皇帝聽了，笑道：國舅妙算，人不可及！說話時候，酒已吃完，年羹堯起來告辭。說道：微臣軍務在身，不救久留。雍正皇帝格外殷勤，親自送出帳來。一抬頭見那班兵士，依然甲冑重重，直立在太陽光下面；那臉上被日光晒得油滑光亮，却不敢動一動。皇帝看了，心中有些不忍，便對內監說道：傳諭下去，叫他們快卸了甲罷。那內監忙出去，高聲叫道：皇上有旨，兵士們卸甲。誰知那太監連喊的三回，那班兵

士們好似不會聽得一般，依舊站着不動。那太監沒奈何，祇得回來奏明皇帝。這時年羹堯正和皇帝說着話，也不會留心。皇帝傳諭，後來雍正皇帝聽了太監的話，知道自己的聖旨不中用，便對年羹堯說道：「天氣太熱，大將軍可傳令叫兵士們卸了甲罷。」那年羹堯聽了，忙從袖裏掏出一角小紅旗來，只一閃，祇聽得嘩啦啦一陣響，那三萬人馬，一齊卸下甲來，一片平陽上，那盔甲頓時堆積如山。雍正皇帝看了，不覺心中一跳；他想這還了得，他倘然一旦變起心來，朕的性命，豈不是在他手掌之中麼？皇帝心中十分懊惱，年羹堯心中却十分得意。他奏說道：「軍中祇知有軍令，不知有皇命，還請陛下明鑒。」皇帝聽了這個話，心中越法不快，便也不做聲。年羹堯看看皇上的臉色不對，心中已有幾分明白，忙告辭回營。從此以後，雍正皇帝看待年羹堯，外面禮貌雖格外隆重，暗地裏却步步留心，替年大將軍在京裏收拾一座高大的府第，却派着許多偵探在大將軍宮中監察着。看看假期已滿，年羹堯便辭別皇上，回陝甘總督任去；一路自有地方官照料。內中有幾個皇帝派去的偵探，也添在也隨從人員裏，直到陝甘任所，以後年大將軍一舉一動，都有人報到京裏。那年大將軍却睡在鼓裏，他自己仗着是擁戴功臣，新近又打平了青海，在陝甘一帶地方，天高皇帝遠，漸漸有點胡作妄為起來。前面已經說過，年羹堯精力過人，他每晚睡覺，必定要有五六個粗壯蠻女，輪流伺候他。倘然沒有大力的女人，他想安睡。你想天下的美人，總是嬌嫩的多，如何經得起他的蹂躪？因此他也不愛那些揚柳似的女人，在外面雖一般也有三妻四妾，個個長得長眉侵髮，粉臉凝脂；在年大將軍眼裏，都拿他們當畫裏真真看，好看不中吃的。他無論出征進京，他行轅中總藏着十個村婦，接班兒

服侍他。直到他做陝甘總督，年紀也大了，精力也衰了，纔慢慢的和這班美人兒廝混起來；但是這時候，那班美人，年紀都在三十左右，年大將軍看看他們妙年已過，便有點厭惡起來。却打發他的手下人，在青海西藏一帶，搜尋年輕的回婦。說也奇怪，那班回婦，却長得美貌的多；不上半年，已搜得了十多個妙齡的少婦。年大將軍天天和這班回婦尋歡作樂，倒也十分快活。到第二年，年大將軍帶了大隊兵馬，到陝甘青藏一帶地方出巡；去看到了西甯地方，便有一位藏古貝勒名喚七信的，出來迎接。年大將軍有一個極壞的脾氣，他到了一個地方官衙門裏，非但要地方官出來迎接，連那地方官的妻子姊妹女兒，都要叫他出來迎接；他見了略平頭整臉的，便和他調笑一番，尋尋開心。那地方官忍辱含垢，敢怒而不敢言。如今他到了西甯地方，自然有一班官員和官員的眷屬出來迎接；別的女人，倒也平常，獨有那七信的女兒，名喚佳特格格的，却長得天仙也似的面貌，看他又嫵媚又華貴。年大將軍不覺動了心，夜裏便安榻在七信貝勒府裏；睡到半夜裏，他實在想這位美人想得利害，便喚一個心腹小僮進來，命他拿着軍令，到內院去傳佳特格格來侍寢。那佳特格格，見了軍令，一半有些害怕，一些也有些羨慕大將軍的威勢，便悄悄的跟着那僮兒到外院去，伴着年大將軍宿。一宵風流，他兩人便萬分恩愛；第二天，十信貝勒知道這件事，見木已成舟，且也怕年大將軍的勢力，便也把這位掌上明珠送給了年羹堯。年羹堯得了這位美人，便十分寵愛起來；一路出巡，都帶着這位美人睡在帳中，把那班回婦却丟在腦後。他因為要賣弄自己的勢力，又要討好這位美人，便傳下將令去，着軍門提督富玉山，在他帳外吹角守夜。你想堂堂一位提督，如今替年羹堯

打更守夜，未免太下不過去；但是害怕他的威力，也是無可如何。年羹堯夜夜同着佳特格格睡在帳中，耳中祇聽得帳門外嗚嗚一聲高一聲低的吹着角，心中覺得十分適意。夜夜這般吹着，那佳特格格便問：誰在外面吹着角兒？年羹堯聽了，把格格的腰手兒向懷中一拉，笑說道：因為格格睡在裏面，我便吩咐提督在外面把門。那格格聽了，把小嘴兒一撇，說道：俺不信！那有做到提督大人肯替將軍把門的？年羹堯說道：你若不信，俺可以立刻喚他進來給你看。說着，便吩咐僮兒：把富提督喚進來。那僮兒便出帳去，停了一會，領進一個人來，年羹堯一看，不是那提督富玉山，却是那富玉山手下的一個參將。年羹堯問：富提督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參將知道事情不妙，忙跪下來說道：富提督因有要事，回帳去一趟，且喚卑識暫時替代。那年羹堯聽了，冷笑了一聲，說道：好一個大膽的富玉山，他敢不守軍令，給我一齊砍了！這句話一出口，便有刀斧手進來，把這個參將揪出營去，停了一回，便送進兩顆頭來：一個是提督，一個是參將。年羹堯吩咐拿出去號令。自從年羹堯殺了這個提督以後，他手下的兵心，却漸漸有點不服起來。但年羹堯却睡在鼓裏，依舊是作威作福。這時他已經出巡回來，住在總督衙門裏；他大兒子年斌，已封了子爵，第二個兒子年富，也封了一等男爵，都帶着兵馬，駐紮在外面。年斌打聽得父親殺了富提督，擅作威福，心下大不以為然，便特意進省來拜見父親。說：俺們父子全仗軍心，軍心一散，萬分危險；如今父親殺了沒有罪的富提督，實在叫兵士們寒心的。那年斌話沒有說完，年羹堯早已大怒，喝一聲：孽畜！你敢是煽動部下來謀害你父親嗎？俺如今先殺了你！接着喝一聲：綁出去！便有四個如狼似虎的家將，進來把年斌綁住。這時年斌的妻子于

夫人正在屏後偷聽；見公公要殺他的丈夫，如何不急，忙趕到內院去，跪倒在他婆婆跟前，求他快快去救丈夫的性命。他婆婆陳夫人，祇生得年斌一個兒子，聽了如何不急；但他老夫妻兩人，早已沒有恩情，量來自己去求情，是不中的。便想起他家中的教書先生王涵春，是年羹堯十分敬重的人，凡是王先生的話，年羹堯沒有不依的。當下他婆媳二人，便站起身來，扶着隨身丫鬟，急急匆匆的從大廳後面繞過西書房去；這時王涵春正教年羹堯的小公子名叫年成的，在書房中對課，忽然看見他婆媳兩人，滿面淚痕，急急匆匆的走來，跨進書房，便雙雙跪倒，不住的求着王先生去救年斌的性命。王先生一時摸不着頭腦，還是于夫人約略說了幾句；王涵春聽了，拔起腳來便走。趕到大廳上，祇見那大公子正被四個家將押着，垂頭喪氣的出去。王涵春忙上去攔住了，一面走進大廳去，見年羹堯氣憤憤的坐在上面，他一見了王涵春，却又滿面推下笑來，起身迎接。王涵春坐下來，先說了些閒話，再慢慢談起年斌的事。王先生用極和順的口氣，反覆勸說了一番。又說大公子是一位孝子，他怕大將軍中了部下的暗算，纔敢直言進諫。那年羹堯平日原是十分相信這位王先生的，如今被他再三勸說了一番，便不覺恍然大悟，忙傳下令去，叫把大公子放了。那年斌進來，謝了父親的恩典，退進後院，拜見母親去了。這裏年羹堯吩咐擺上酒菜來，賓主二人，開懷暢飲。看官，你知道年羹堯這樣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爲何却敬重這位教書老夫子？原來這裏邊却有一個原由，這個原由說起來話長。那時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空有萬般家財，在三十歲上，生了一個大兒子，名希堯；看看自己到了四十歲，還不會生第二個兒子，心中十分懊惱。後來他夫人在三十八歲上，又得了一

胎，生下一個年羹堯來，把個年退齡快活得把個年羹堯寵上天去。看看到了八歲年紀，還不會上學；年退齡便去請一位鮑學先生來給他上學。誰知年羹堯自小生性粗蠻，也不願讀書，見了先生，開口便罵；那先生生氣，便辭館回去。一連換了五六個師傅，他總是不肯讀書。他年紀慢慢的長大起來，又天生的一副銅筋鐵骨，他後來不但見了先生要罵，且還要打呢。那許多先生，個個被他氣走；從此以後，嚇得沒有人敢上門來做他的先生。那年羹堯見沒有先生，樂得放膽游玩，這幾年被他在府中翻江倒海的玩耍，險些不會把家中的房屋拉坍。看看已到十二歲了，還是一個大字也不識，年退齡心中十分煩悶。有一天，他帶着兒子在門外閒玩，忽然一個走方郎中，搖着串鈴兒踱來。走到年家門口，向年羹堯臉上仔細一看，說道：好一位大將軍！不知這個走方郎中以後和年家有什麼關係，且聽下回分解。

雍和宮歡喜佛，爲清室污物，亦爲藏僧絕技。清廷尊重喇嘛，亦爲帝王羈縻遠人之深意。但彼所謂國師者，徒以左道惑人，並無才識之可言。雜居宮庭，宜其誨淫藏奸。彼時藏人愚陋，惕於喇嘛之淫威；吾人懷柔喇嘛，即所以懷柔藏人。今則藏人智識漸高，彼喇嘛者，亦等於陳貓古鼠矣。

「萬惡淫爲首。」此古語也。然吾以爲淫非惡也；日相伊籛博文之淫，清將年羹堯之淫，均不失爲一時俊傑。蓋淫爲生理之疇病，如胃量特大之多食；如指淫爲惡，則亦將指多食者爲惡乎？然淫人者，須擇其可淫者而淫之；若破人貞節，出於強迫，則爲奸人之大惡也。

功高震主，人君所忌。彼年羹堯一武夫，何以解此宜其得殺身之禍！自古忠臣如蕭韓，俱遭走狗之烹。

蓋人君而不俱此辣手，其何以御衆？彼誤談忠臣之義者，鑒於此，可以翻然改圖矣。

第三十五回 烏盡弓藏將軍滅族 妻離子散國舅遭殃

却說這位走方郎中，原是有本領的；當時他看定十二歲的小孩子，將來有大將軍之命。年還齡還不十分相信，那走方郎中又仔細一看，連連說道：「險啊！將來光大門楣也是他，險遭滅門大禍也是他。須要多讀些詩書，纔可免得這禍事。」年還齡聽說提起他兒子讀書的事體，便打動了他的心事。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孩子便壞在不肯讀書！」那郎中說道：「老先生倘然信託晚生，包在晚生身上，教導他成個文武全才。」年還齡聽他說話有幾分來歷，便邀他進府去暫住一宵。那郎中把自己的來歷，和教導年羹堯的法子，細說一番，說得年還齡十分佩服。到了第二天，便要請他做先生。這郎中說道：「且慢，老先生且拿出二萬銀子來，交給晚生，晚生自有辦法。」年還齡聽了，略不遲疑，便立刻拿出一扣錢莊摺子來，交給先生，任憑先生用去。從此以後，合家上下，都稱他先生。那先生拿了銀錢，依舊不管教年羹堯，祇是在年府後面買了一方空地，僱了許多工匠，立刻蓋造起一座花園來。樓臺曲折，花木重重，中間又造一座精美的書室；直到殘冬，纔把一座花園造成。四周高高的打一重圍牆，獨留着西南方一個缺口。先生便揀定明年正月十六日，爲年羹堯上學的好日子。到了那日，年還齡便備辦下酒席，請了許多親友來陪先生吃酒。吃完了酒，年還齡親自送年羹堯上學去。他向先生作了三個揖，說了種種拜託的話，轉身便走；先生把年還齡送出了那圍牆的缺口，吩咐工匠，把那缺口堵塞起來，祇留一個小小窗洞，爲遞送茶水之用。那年羹堯住在圍牆裏面，祇因花園蓋

造得曲折富麗，一天到晚玩着，却也不覺得氣悶。那先生坐在書房裏，終日手不釋卷，也不問年羹堯的功課。年羹堯也樂得自由自在，在花園中游來玩去；他自從到了花園裏，從不曾踏進書房一步，也從不會和先生交談一句。他高興起來，便脫下衣褲，跳下池中去游一回；水有時爬到樹上去捉雀兒。春天放風箏，夏天釣魚，秋天捉蟋蟀，冬天撲雪；一年四季，儘有他消遣的事體。有時玩厭了，便搬些泥土，拔些花草，也是好的。他在花園裏足足玩了一年，好好一座花園，被他弄得牆坍壁倒，花謝水乾，甚至於那牆角石根，都被他弄得斷碎剝落。祇有那先生住的一間書房，却不會進去過。便是那先生眼看着年羹堯翻江倒海，他也不哼一聲兒。後來年羹堯實在玩得膩煩了，便進書房去，惡狠狠的對先生喝道：「快替俺開一個門兒，俺要出去了！」先生冷冷的說道：「這園中沒有門的，你倘要出去，須從牆上跳出去。」年羹堯見不給他開門，便擎着小拳頭向先生面門上打去；祇見那先生雙眼一瞪，伸手把他臂膀接住，年羹堯不覺啊唷連聲。先生喝他跪下，他怕痛，不得不跪下；先生放了手，他一溜烟逃出房門去，一連幾十天，不敢踏進書房去。看看又到了秋天，景象蕭索，年羹堯也實在玩不出新鮮花樣來了，便悄悄的走進書房去；祇見先生低着頭在那裏看書，他去站在書桌邊默默的看了半天。忽然說道：「這樣大一座園子，也被俺玩厭了；他這小小一本書，朝看到夜，夜看到朝，有什麼好玩？」那先生聽了，呵呵笑道：「小孩子懂得什麼？這書裏面有比園子幾千百倍大的景子，終生終世也玩不完，可惜你不懂得。」年羹堯聽了，把頸子一歪，說道：「俺却不信，你且說給我聽聽，怎麼的好玩法？」那先生聽了，搖着頭說道：「你先生也不拜，便說給你聽，沒有這樣容易。」那年羹堯聽了，把雙眉一豎，

桌上一拍，說道：拜什麼鳥先生！俺也不希罕！說着他一搥手出去了。這先生也任他去，不去睬他。又過了十多天，年羹堯實在忍耐不住了，便走進書房來，一納頭便拜。說道：先生教給我罷！先生這纔扶他起來，喚他坐下。第一部便講水滸給他聽，把個年羹堯聽得手舞足蹈；接着又講三國志、岳傳，和古今來英雄的事蹟，俠客的傳記。接着又講兵書、史記、經書，以及各種學問的專書；空下來教他下大旗、射箭、投壺。後來慢慢的把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又教他出兵行陣的法子，飛簷走壁的技能。足足八年工夫，教成一個文武全才。他先生便叫年羹堯自己打開圍牆出去，拜見父親；那年退齡八年工夫，不見他兒子，如今見他出落得一表人才，學成文武技能，如何不喜，忙去拜謝先生。那先生拱一拱手，告辭去了；任你年退齡父子再三挽留，也留他不住。他臨走的時候，祇吩咐了年羹堯：急流勇退四個字。年羹堯如今富貴已極，却時時感念他的先生！因此他如今也十分敬重這位王先生。這位王涵春，雖敵不得年羹堯的先生文武通才；他在年大將軍家裏，却也十分忠心。便是年大將軍也十分信託他。他除教小公子讀書以外，兼管着年家的家務；年大將軍沒事的時候，也常常找王先生說話去。這王先生是一位仁厚的長者，他見年大將軍殺人太多，心中萬分不忍；祇因年大將軍性如烈火，也不好勸得。年家有兩個廚子，一個丫鬟，爲王先生送去性命，這是王先生一生一世不忘記的。他在臨睡的時候，總要念幾卷金剛經，超度他們；這件功課，他到老也不肯間斷。第一個廚子姓胡，在年大將軍家裏當廚子，已有四年了；有一天，年大將軍請客吃酒，有一樣菜，名叫鼈裙，是年大將軍特意點做的。這時王涵春坐在第一位，家奴送上一大盤鼈裙來；王涵春不知是什麼菜，問時，

年大將軍解說，是鼃魚背上四邊的肉，稱做鼃裙。說着，舉起箸來，遜客；王涵春夾一塊在嘴裏，正吃時，年羹堯問他：調味濃淡如何？這時因菜太熱，王涵春舌根上被菜燙得，開不得口，祇縐着眉心，把頭略搖了一搖。年大將軍看了，認做王先生嫌味兒不佳，他便回過頭去，暗暗的向門外的侍衛點了一點頭，停了一回，祇見那侍衛手中捧着一個硃漆圓盤，盤上遮着一方紅布，走進屋來，向上一跪，嘴裏高聲說道：胡廚子做菜失味，如今砍下他的腦袋來了，說着，把那紅布一揭，祇見盤中攔着一顆血跡模糊的人頭，把屋子的客人，嚇得個個轉過臉兒去，不敢睜眼。王先生問：究竟爲了什麼事？年大將軍說：因見先生縐着眉頭，知道味兒不佳，所以吩咐把他砍了。那王先生聽了，不覺直跳起來，連說：罪過！纔把自己因燙嘴縐眉頭的原因說了出來，那年羹堯聽了，也不說什麼，祇是一笑罷了。胡廚子殺死了以後，接下去的一個錢廚子，也知道從前的胡廚子因做菜失了味兒，砍腦袋的，便格外小心，每天吃什麼菜，先去問王師爺。這樣子做了一年，到也平安無事。這王先生是杭州人，有一天，他忽想起杭州的豆腐腦，十分有味；第二天便吩咐錢廚子做一盤豆腐腦。年大將軍和王先生是同桌吃飯的，見了這盤豆腐腦，他便勃然大怒，說：豆腐腦是最賤的東西，如何可以這麼待慢先生？喝一聲，砍下他的腦袋來！嚇得那王先生忙下位來攔住，說明這盤豆腐腦是自己特意要的，年羹堯纔罷休。又嘗嘗那豆腐腦的味兒，却十分可口，便吩咐以後每天做一盤豆腐腦請先生吃。這王先生天天吃着豆腐腦，也吃厭了，祇是不敢說；後來那錢廚子因家中有事，告假回去，便僱用了一個新廚子，聽說王師爺要吃豆腐腦，也照樣做了一盤。年羹堯一嘗，那豆腐又老，味兒又苦，不覺大怒，喝一

擊取下腦袋來。王先生急要攔時，已來不及了。後來那錢廚子假滿回來，依舊做一盤豆腐腦，那味兒依舊是十分鮮美。王先生詫異得很，暗地裏喚廚子來問時，那錢廚子說：「每一盤豆腐腦，用一百個鱸魚腦子和着，纔有這個味兒。」那王先生聽了，連聲說道：「阿彌陀佛！這新廚子真死得冤枉，叫他如何知道呢？明天快把這盤菜免了罷。」過了幾天，年羹堯又想出一樣新鮮小菜來，立刻請了許多賓客。那王先生依舊坐了首席，酒過數巡，祇聽得年大將軍吩咐上菜，祇見每一桌上，上間安着一個大暖鍋，暖鍋裏煎着百沸的雞湯魚翅。又每人跟前，安一個五味盆，一個銀鏹子，一把銀刀，一柄銀匙；大家看了，都莫明其妙。停了一回，每人跟前攔着一個小木籠，籠裏囚着一隻小猴兒。那猴頭伸出在籠頂外，好似戴枷一般，把猴子的頸子鎖住，使他不能伸縮。年大將軍先動手，舉起鏹子，在猴子的頂門上打一下，打成一個窟窿；把銀匙探進窟窿去，挖出猴子的腦髓來，在暖鍋裏略溫一溫，便吃。吃到一半，又拿銀刀削去猴子的腦蓋，再挖着吃。當時許多客人，見了年羹堯的吃法，都如法泡製；一時裏猴兒的慘號聲，刀鏹的磕碰聲，客人的贊美聲，諸聲並作。王先生坐在上面，早已嚇怔了，便推說頭痛，溜回房去；那班客人吃得個個咭嘴咂舌，連稱異味。年羹堯也吃得哈哈大笑。這一席酒，直吃到日落西山，殺了一百頭猴子。年大將軍吃得酒醉飯飽，便踱進書房來看望王先生。這時恰巧有一個丫鬟送茶給王先生，那王先生一面伸手接茶，一面起身招呼年羹堯，兩面一脫手，唵啷一聲響，一隻玉杯兒打碎在地，濺得王先生一身的茶水。王先生忙拿手中低着頭抹乾那茶漬，耳中祇聽得噠一聲響，急抬頭看時，那丫鬟的腦袋已經給年羹堯砍落在地。王先生到這時，忍不住把年羹堯

勸說一番；又說從來說的功高震主，大將軍在此地一舉一動，難保沒有皇上的耳目在此，大將軍如今正該多行仁德，固結軍心。這王先生正說着，忽然外面送進一角文書來；年大將軍看時，認得是他在京裏的心腹寫來的信。打開信來一看，早把個氣燄萬丈的年羹堯，矮了半截；祇聽他嘴裏不住的說道：休矣！休矣！那王先生接過信來一看，也不覺愁眉雙鎖起來；原來年羹堯在任上的一舉一動，都有偵探暗地裏去報告皇帝知道，接着那都御史上奏章，狠狠的把年羹堯參奏了一本。內面六部九卿，外面巡撫將軍，都紛紛的遞着參摺；最兇的幾條，說他潛謀不軌，草菅人命，佔淫命婦，擅殺提督。年羹堯看了，知道自己性命不保，便連夜整理些細軟，把小公子年成，託給王先生帶到南方去，撫養成成人，延了年家的一支血脈。這裏王先生纔走，那北京的聖旨已經到了。那聖旨上大概說道：

近年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恆為巡撫，妄參金甯瑛等員，騷擾南坪寨番民，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鐵鐘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係自持己功，故為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昏曠。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朕觀年羹堯於兵丁尙能操練，着調補浙江杭州將軍，總督印務，着奮威將軍甘肅提督兼理巡撫事。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着齋送來京；奮威將軍印，如無用處，亦着齋送來京。

岳鍾琪和年羹堯交情很好，得了這個消息，忙趕到西安來；一面接收年羹堯的印信，一面用好話安慰，答應他上奏章，代求保全。又撥了一百名親兵，沿路保護着。這年羹堯和岳鍾琪揮淚分別，看看到了江蘇的

儀徵地方；這地方有水旱兩條道路，從水道南下，便可直達杭州，從旱路北上，也可以直達北京。年羹堯心想皇上做郡王的時候，俺也曾出過力來；如今俺倘能進京去面求恩典，皇上看在俺擁戴的功勞上，便復了俺的原官，也不可知。想罷，便親自動筆寫奏章；裏面有兩句道：「儀徵水陸分程，臣至此靜候諭音。」這不過想皇上同心轉意，進京面陳的意思，誰知雍正皇帝看了這個奏章，越法觸動了他的忌諱；他疑心年羹堯存心反叛，要帶兵進京來逼宮。便將奏章交給吏部等衙門公閱。從來說的，牆倒眾人推；況且年羹堯平日威福自擅，得罪官場的地方很多，那班官員，你的一本，我也一本，衆口一辭，說年羹堯受莫大之恩，狂妄至此，種種不法，罪大惡極，請皇上乾綱獨斷，立將年羹堯革職，並追回從前恩賞物件。接着又有許多沿路人民紛紛控告年羹堯，沿途騷擾；這分明是那仇家指使出來的。那雍正皇帝看了，十分震怒，一夜工夫，連下十八道諭旨，把個赫赫有名的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連降了十八級，變做一個看管杭州武林門的城門官兒。這年羹堯到了此時，也是無可奈何，祇得孤淒淒的一個人帶了幾名老兵，到杭州做城門官去。那做城門官的，見有官員們進，出例須衣帽接送；那武林門又係熱鬧的所在，每日進進出出的官兒，不知有多少。却巧這時做杭州將軍的，不是別人，正是從前在年羹堯手下當過中軍官幾乎被他殺死後來罰他在橋下當更夫的陸虎臣。那陸虎臣鑽了別人的門路，三年工夫，居然官做到提督；他聽得年羹堯罰落在杭州看城門，便竭力運動去做杭州將軍。這真是冤家路窄，他到任這一天，擺起全副隊伍，整隊進城；合城的文武官員，都在城門口迎接，獨有那位城門官兒年羹堯，若無其事，自由自在，穿着袍掛，在廊下盤

腿兒坐着向日光。待到那陸虎臣走到他跟前，他依舊是不理不睬。陸虎臣不覺大怒，喝一聲：「年羹堯！認識俺嗎？爲何不站起來迎接？」年羹堯聽了，向他微微一笑，說道：「你要我站起來嗎？我却要你跪下來呢！」陸虎臣哈哈大笑道：「俺堂堂頭品官兒，難道跪你這個城門官兒不成？」年羹堯說道：「雖不要你跪見城門官兒，你見了皇上，總該跪下。」陸虎臣點着頭說道：「那個自然。」年羹堯不慌不忙，站起身來，說道：「陸虎臣，你看俺坐着的是什麼？」陸虎臣看時，見他身下坐着的是一方康熙皇帝賞賜的舊龍墊；他懷中又拿出一方萬歲牌來，攔在龍墊上，喝一聲：「陸虎臣跪！」陸虎臣不知不覺跪下地去，行過三跪九叩首禮。年羹堯纔把萬歲牌捧進屋子去，供着。從此以後，陸虎臣心中越法銜恨，回到衙門去，連夜上奏章，參年羹堯，說他有「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妄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貪贓之罪十八，忌刻之罪六，侵蝕之罪十五，殘忍之罪四」，共計九十二大罪。按律便該凌遲處死。這本奏章，真是年羹堯的催命符；聖旨下來，姑念年羹堯平定青海有功，着交步軍統領阿齊圖監賜自裁。年富仗父勢，無惡不作，着卽正法。年退齡，年希堯，着褫奪爵位，免議處分。所有年羹堯家產，盡數查抄入官。這道聖旨下去，年氏全家，從此休矣。這雖是年羹堯驕橫之罪，也是雍正皇帝有意要毀滅功臣的深意。當時年羹堯雖死了，却還有國舅隆科多，和大學士張廷玉，將軍鄂爾泰，三人在世；他三人都是參與密謀的。雍正皇帝刻刻在念，總想一齊除去他們，苦得沒有因由。那時凡是朝廷外放的大員，皇帝便派一個親信的人，暗地裏去充他的幕友，或是親隨；監察着那大員的舉動，悄悄的報入宮庭。內中單說一位河東總督田文鏡，他和鄂爾泰李敏達一班大臣，最是莫逆；他外放的

時候，李敏達薦一位鄔師爺給他。田文鏡因為鄔師爺是李敏達薦的，便格外看重他，諸事和他商量。鄔師爺問田文鏡道：「明公願做一個名臣嗎？」那田文鏡當然說願做一個名臣。鄔師爺說道：「東翁既願做一個名臣，我也願做一個名幕。」田文鏡問道：「做名幕怎樣？」鄔師爺道：「願主公給我大權，諸事任我做去，莫來顧問。」文鏡問：「先生要做什麼事？」鄔師爺道：「我打算替主公上一本奏章，那奏章裏面說的話，却一個字也不許主公知道；這本奏章一上，主公的大功便告成了。」田文鏡看他說話很有膽量，便答應了。鄔師爺一夜不眠，寫成一本奏章，請田文鏡拜發。那奏章到了京裏，皇帝一看，見是彈劾國舅隆科多的奏本，說他枉法貪贓，庇護年羹堯，又恃功驕橫，私藏玉牒，謀為不軌，種種不法行為。皇帝看了，正中下懷，便下旨削去隆科多官爵，交順承郡王錫保嚴刑審問。隆科多是擁戴的元勳，他見皇帝翻了臉，如何肯服？當順承郡王審問的時候，他便破口大罵，又把皇帝做郡王的時候如何謀害太子，如何私改遺詔，給他統統說個痛快。那順承郡王見他說的太不像話，便也不敢多問；一面把隆科多打入囚牢，一面具題擬奏。說隆科多種種不法，罪無可恕，擬斬立決。後來修大妃知道了，親自去替他哥哥求皇上饒命。皇帝也念他從前的功勞，饒他一死。下諭道：「隆科多念他是先朝的舊臣，免其一死，着於暢春園外築室三間，永遠監禁。妻子家產，免其抄沒。這樣一辦，雍正皇帝又了却一筆心事。」那田文鏡從此名氣便大起來，皇上傳諭嘉獎，又賞了他許多珍貴物品；內而廷臣，外而督撫，都見了他害怕。因為這件事體，田總督又送了鄔師爺一千兩銀子。這鄔師爺見總督重用他，便飛揚拔扈起來；在外面包攬詞訟，佔淫民婦，無所不為。這風聲傳到總督耳朵裏，如何能容得，立刻

把鄔師爺辭退了。這鄔師爺走出衙門，也不回家，便在總督衙門口買一座屋子住下，終日游山玩水，問柳尋花，說也奇怪，這田文鏡自從辭退鄔師爺以後，便另請了一位幕友，每逢奏事，總遭駁回，有時還要傳旨申斥。田文鏡害怕起來，託人依舊去請教這位鄔師爺，那鄔師爺大搭其架子，不肯再來。後來經中間人再三說項，鄔先生說出兩個條件來：第一件，不進衙門，便在家裏辦公；第二件，每天須送五十兩紋銀元寶一隻。田總督為保全自己的功名起見，便也沒奈何，一一答應了他。從此以後，鄔師爺住在家裏，每天見桌上擺着一隻元寶，他便辦公，儼然沒有元寶，他便擱筆。直到田文鏡逝世，那皇帝的恩典還是十分隆厚，聖旨下來，賜諡端肅，在開封府城裏建立專祠，入祀豫省賢良祠，後來這位鄔師爺也不知去向。人打聽出來，這位鄔師爺原是皇帝派他去監督田總督的。你想這雍正皇帝的手段，可利害不利害？那時有一位福建按察使王士俊，他進京陛見臨走的時候，大學士張廷玉薦一個親隨給他。這王士俊帶他到任上，便十分重視他，那親隨也十分忠心。光陰迅速，轉眼已是三年，王士俊因有要事要進京去請訓，這親隨便於前三日告辭。王士俊留着他，說：「你家在京裏，我也要進京，俺們一塊兒走，豈不很好？」那親隨笑笑說道：「不瞞大人說，俺本不是什麼親隨，原是皇上打發俺來暗地察看着大人的，如今大人做了三年按察使，十分清正，俺便先同京去，替大人報告皇上。那王士俊聽了，嚇得他連連向這親隨作揖，嘴裏說：『總總要老哥照拂。』這個風聲傳出去，那班外任官員，個個心驚膽戰，時時防備衙門裏有人在暗地裏監督他，便是那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人，見隆科多得了罪，就明白皇上的用意，便不覺自危。張廷玉十分乖巧，即上奏章告老回鄉，皇帝假

意挽留他，張廷玉一再上六告休，皇帝便准了他的奏。又在崇政殿賜宴錢行，在席上，皇帝御筆寫一副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的對聯，賞張廷玉拿回家去張掛。張廷玉回家以後，皇帝要買服他的心，常常拿內帑的銀錢賞他，一賞便是一萬；十年裏面，賞了六次。張廷玉屢次辭謝，聖旨下來，說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令汝以家事榮心。張廷玉無法可想，在家裏造了一座賜金園，算是感激皇恩的意思。張廷玉有一位姊姊姚氏，年輕守寡，頗有智謀；他見雍正皇帝毀滅功臣的手段，知道皇上的心是反覆不定的，便回家和張廷玉說明，把廷玉的家財圖書細軟等物，統統搬到他夫家去。果然隔了幾年，不出他所料，皇上聖旨下來，着兩江總督查看張廷玉家產，收沒入官。後來他兄弟親友怕被張廷玉拖累，便大家捐助十萬塊錢，攔在他家裏，待總督來查看。後來兩江總督把他十萬家產提存在江甯藩庫裏，雖說聖旨下來，發還張廷玉的家產，張廷玉也不敢去具領。欲知後來別的功臣如何遭殃，且聽下回分解。

自明清以八股取士，三尺孩提，束髮授書之時，便尚背誦熟讀強記，致使活潑小兒，視學塾如狴犴。宜乎橫悍如年羹堯者，有侮師逃學之舉矣。兒童天性爛漫，不勝督迫；且智慧之開，全在善誘之良師。常見會左二人家書，恆戒子弟毋死讀，養天機；又多近庶務，便是學問。年羹堯之師，可謂善養兒童天機矣！

軍法森嚴，令出維行，原是將將者之得意事；然專權寄閫，知人善任者，自古明主，會有幾人？况雍正天性刻忌，爲人臣者，自古有「鳥盡弓藏」之嘆。彼年羹堯一武夫，可謂不知機甚矣！

嘗見捕魚之鳥矣；以繩勒其頸，使捕得魚而不便於吞食，漁人又從而監視之。帝王之任用官吏也，何以異乎？是彼帝王者，視國家為一己囊中物，驅使官吏為彼羅掘天下之利，以供獻於一尊；又慮其侵吞也，則從而監視之。人人衙署中有一鄔師爺，豈獨田文鏡而已哉？

第三十六回 破好事大興文字獄 報親仇硬拆鸞鳳儔

却說那王涵春帶了年羹堯的小公子，晝夜趕程，在路上已聽得傳說年羹堯降調杭州將軍，過了幾天，又聽說連下十八道聖旨，年羹堯連降十八級，做了城門官。到了家裏，又得到年羹堯賜死，和二公子正法的消息；那小公子也不敢哭泣，不敢上服。王涵春替他改了名姓，姓黃，名存年。王涵春家住在揚州半邊街，原是三間平房，如今忽然改造了高樓大廈，王夫人渾身穿着綾羅，家中奴僕成羣，牛羊滿廄。王涵春十分詫異，問他夫人時，原來在三年前，王涵春出門以後，年羹堯已派了工匠來替他改造房屋，又在錢莊裏存了二十萬銀子，專聽王夫人使用。如今王涵春把小公子帶回家來，依舊把房屋銀錢還給小公子；那小公子再三不肯收受，王涵春無法可想，後來還是王夫人想出一個主意來，把自己一個女兒名叫碧雲的，嫁給小公子，又把小公子招贅在家，兒婿兩當。這時又聽得國舅也革了職了，張廷玉也抄了家了；王涵春嘆了一口氣，說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做功臣的應得的報應！但是也太惡辣了！這時皇帝看着他，他的對頭人都已死盡，功臣也都滅盡，便可高枕無憂了；還有一點放心不下的，便是那太子胤礽的兒子，名叫弘皙的，還帶了妻子，在北京城外鄭家莊居住。皇帝怕他有替父親翻臉的心思，因此常常派偵探到

他家裏去察看。那胤礽關在牢監裏，被雍正皇帝派人用毒藥謀死，叫這弘皙如何不恨；因此在家裏不免口出怨言，弘皙的夫人瓜爾佳氏，却十分賢德，常常勸丈夫言語須要謹慎，倘然傳到皇帝耳朵裏，又是禍水。誰知那弘皙怨恨的說話，雍正皇帝早已知道；有一天，忽然來了幾個內監，帶了五六十名兵丁，擁進府來，把弘皙夫妻兩人，一齊捉進京去。到得宮中，皇帝在內殿陞座，把他夫妻兩人提上來，親自審問；那皇帝見了弘皙，不覺無名火冒起了三丈，正要發作，一眼見他姪兒媳婦跪在一傍，真是長身玉立，美麗豐潤。皇帝近來跟着喇嘛和尙玩女人，在女人身上很有些閱歷；他知道那長身肥白的女人，玩起來最是用。問那年紀，今年三十歲，正是情慾旺盛的時候；他這時也來不及審問弘皙的罪案，忙下座來，親自把瓜爾佳氏扶起。他也忘了這是姪兒媳婦，兩人竟手拉手的走進宮去；第二天聖旨下來，叫弘皙自己回鄭家莊去，又封他做郡王，弘皙想想父親被人謀死，妻子被人霸佔了去，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覷沒人的時候，便拿寶劍在自己頸子上一抹；這一縷陰魂，早跟着他父親去了。這裏雍正皇帝霸佔了姪兒媳婦以後，朝朝取樂，夜夜尋歡，他高興起來，拉着瓜爾佳氏和貴妃到雍和宮看歡喜佛去。這日恰巧國師領着喇嘛在雍和宮中跳佛，把個雍正皇帝看得心花怒放。什麼叫做跳佛，原來喇嘛的規矩，每月揀一個大吉大利的日子，領着許多女徒弟，到雍和宮去；先在外室，把上下衣脫得清淨，走進宮去，捉對兒在佛座下面交戰。那些女徒弟，大半是官家女眷，個個長得妖豔萬分，倘然不是妖豔的女人，也夠不上這跳佛的資格。雍正皇帝看得興起，也脫去衣服，加入團體，和那班女徒弟互相追逐，覺得十分快活。他仗着有阿蘇肌丸的力量，

便奮勇轉戰，殺得那班女徒弟個個討饒；那班喇嘛都跪下來，口稱萬歲神力人不可及。從此以後，雍正皇帝有空便到雍和宮去游玩，倒也把那誅戮功臣的事體，擱在腦後。隔了幾天，忽然有一個浙江總督李衛，秘密上了一本奏章，說江西學政查嗣庭，本科文題，是維民所止四字。該大臣平日逆跡多端，此次出題，維止二字，是取皇上年號雍正二字而去其首，似此咒詛皇上，實屬大逆不道。雍正皇帝看了這本奏章，不覺勃然大怒，立刻下諭：查嗣庭着即革職，解交刑部看管；查該大臣向在內庭行走，後授內閣學士，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因缺員不得已而派往江西。今閱維民所止題目，心懷怨望，諷刺時事之意，不無顯露；想其居心乖張，平日必有記載，着浙江總督李衛，就近查抄。那李衛得了這個旨意，便如狼似虎的帶了幾十名兵丁，親自到查家去查抄。那查老太太，嚇得暈絕過去。查嗣庭的夫人祝氏見了，忙走出院子去，喝住那班兵丁，把一家老小救出。李衛抄查了半天，查不出什麼悖逆的著作；後來在他書箱裏搜出一本日記來，李衛把他拿回衙門去，摹倣他的筆跡，加上許多荒唐的說話，送進京去。聖旨下來，查嗣庭叛跡昭著，着即正法；長子查傳隆，一併處斬；家屬充軍至黑龍江。看官，你道這李衛為何和查嗣庭作對，這裏面却為一個小姐起的。查嗣庭的小姐倩雲，年紀十七歲，長得十分美貌，却是十分多情的；查嗣庭收養一個朋友的孤兒，名徐玉成的在家裏。那孤兒也長得十分清秀，和倩雲小姐非常親愛；他兩人在私地裏已經定下終身了。這件事體，倩雲的母親也知道；看看徐玉成這孩子，也還長得不錯，也肯用功讀書，十六歲上已經中了秀才。後來倩雲小姐美貌的名氣，傳說到外面去，人人知道；這時李衛和查嗣庭在京裏

做同寅，交情也很好，便託人向查嗣庭求婚。這查嗣庭回去和他夫人一商量，那祝氏便把女兒的心事說了出來。查嗣庭愛女心切，也不違拗他，便照實回絕了李家。誰知那李衛見查嗣庭不願把女兒給他，從此含恨在心，處處尋他的錯處；這查嗣庭又是有傲骨的人，如何肯屈服，便也從此疎淡起來。從疎淡而結成冤仇，前幾年查嗣庭也參了李衛一本，祇因李衛聖眷正隆，却不能搖動他；如今却被李衛報了仇。查嗣庭關在刑部監獄裏，待到正法的聖旨下來，查嗣庭已氣死在監獄裏；皇帝還不肯饒恕他，拿他戮屍示衆。那倩雲小姐，跟着母親祝氏，充軍到黑龍江，沿途挨飢受凍，過山渡水，虧得那徐玉成多情，在一俸照料，直送到黑龍江。徐玉成教讀糊口，養活他母女二人。自從與了這文字獄以後，雍正皇帝便常常留心那班讀書人的著作；却叮囑一班心腹大臣，隨時查察。不多幾天，便有陸生梅的文字獄；這陸生梅是禮部的供事人員，他因為迎合諸王求封建的心理，做了十七篇通鑑論。他文章裏說，封建制度如何有益，郡縣制度如何有弊。便有討好的人，拿他的文章到順承郡王錫保衙門裏去告密；那順承郡王受了皇帝的託付，正沒有法想如今得了這通鑑論的真實憑據，便鄭重其事的專摺入奏，說通鑑論盡抗憤不平之語，其論封建之利，更屬狂悖，顯係非議朝政，罪大惡極。雍正皇帝看了這本奏章，十分動怒，立刻下旨。陸生梅邪說亂政，着即在軍前斬首。誰知這裏陸生梅纔死，那江浙地方，又鬧出兩件文字案子來。一件是浙江人汪景祺，做了一部西征隨筆，書中非謗朝廷，稱頌年羹堯的地方很多；後來給地方官查出了，報上朝廷，聖旨下來，汪景祺犯了殺頭之罪。妻子充發黑龍江。一件是侍講錢名世，他和年羹堯是知交，年羹堯在日，他做了許多

稱頌年羹堯的詩。如今被地方官查出了，報進京去；聖旨下來，說他諂媚權貴，革職回籍。雍正皇帝又寫了一方名赦罪人的匾額，叫錢名世拿回去掛在家裏，是羞辱他的意思。雍正皇帝這種惡辣的舉動，原想鎮壓人心；誰知朝廷越是兇狠，那人心越是憤怒。人心越是憤怒，朝廷的防備越是嚴密。雍正皇帝在宮中閒暇的時候，想起還有一個大盜魚壳，還沒有除去，總是心頭大患；打聽得他在淮北微山湖一帶出沒，打劫來往客商。便秘密下一道聖旨給兩江總督于清瑞，就近查拿，立即正法。這于清瑞原是捕盜能手；他得了這聖旨，便私地察訪。他打聽得魚壳原住在微山湖中，他打劫的，盡是一班貪官污吏，奸商劣紳。這魚壳當初原是康熙皇帝請去保護太子胤礽的，後來太子廢了，雍正皇帝也曾去請他過；他祇因感激太子的恩德，不肯幫雍正去謀害太子。便帶了一個女兒，名叫魚孃，住在微山湖裏，專替地方上做些抱不平的事體。因此那微山湖左近的百姓十分感激他。如今朝廷有聖旨下來，要捉拿魚壳；早有人報信給魚壳。魚壳聽了，毫不驚慌，祇把他女兒魚孃去寄在一個朋友名叫虬髯公的家裏，隔了幾天。那兩江總督便親自來見他，魚壳見了這于清瑞，老實不客氣，說雍正皇帝如何殘暴，自己做的事如何仗義；這于清瑞因為他是江湖上有名的俠盜，也不敢得罪他，祇和他商量聖旨叫他來捉拿的事。那魚壳一點也不害怕，慷慨慨的自已走到江甯監牢裏去監禁起來；過了幾天，江湖上傳說魚壳大盜，已被兩江總督從牢裏提出來正法了。這個消息傳在魚孃耳朵裏，哭得死去活來；從此以後，他便立志替父親報仇，天天跟着虬髯公練習武藝，這且不去說他，却說雍正皇帝殺了魚壳，從此天下沒有他的對頭人了；心中十分快活。誰知隔不多天，

那四川總督岳鍾琪，有密摺遞進來，說湖南人會靜，結黨謀反；雍正皇帝心想我如此嚴厲，却還有這大膽的什麼會靜，敢來嘗試，非重重的辦他一辦不可。立時派了滿漢大臣兩員，到四川去會同岳鍾琪從嚴查辦。如今我再說那會靜，號蒲澤，原是湖南的一個飽學之士；他見清朝皇帝，一味壓迫漢人，心中十分憤恨，常常想集合幾個同志起義，驅逐滿人，恢復中原。有一天，他在家鄉地方一個同志朋友名叫張熙的家裏，借到一本呂晚村著的時文評選，裏面說的大半是華夷之別，封建之善，又說君臣的交情如朋友，不善則去之；又說攘夷狄救中國於被髮左衽，是君子之責。總之，滿紙都是排斥滿人的話。會靜看了，不禁拍案叫絕。這呂晚村，名留良，是湖南地方一個有名的文人；他手下學生不少，個個都是有學問的。康熙皇帝打聽得他的名氣，便派人推薦他去應博學鴻詞科；呂晚村心中是恨極滿人的，他如何肯去做官，便剃去頭髮，逃到深山裏做和尚去。他兒子呂毅中，也是一個有志氣的人，當下便和他父親的門生嚴鴻遠沈在寬一班人，結了一個黨，把他父親著作，拿出去輾轉傳抄。那張熙也抄得一份，藏在家裏；如今恰巧給會靜走來看見了，問起呂毅中在什麼地方？張熙說：便在本城。會靜便拉了張熙連夜去見呂毅中，呂毅中又邀他去見一班同志；因此兩面集合起來，結成了一個大黨。會靜自己說：認識四川總督岳鍾琪，此去憑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起義。俺們便在湖南響應。那班同志聽了，連聲說妙。當時會靜和張熙一班人，動身到四川去見了岳鍾琪，便說他是南宋岳飛的子孫，如今滿清皇帝，也便是金兀朮的子孫；現值總督身統大兵，國讎家恨，不可不報。岳鍾琪一時裏聽了會靜的話，心中有幾分感動；他同想到從前年羹堯的死，不覺自己也

寒心起來。後來細細的和會靜談論，知道他是秀才造反，毫無實力的；心中便立刻變計，一面假意和他們立誓結盟，一面悄悄的行文給湖廣巡撫，叫他暗地裏把呂毅中一班人看守起來，自己遞一個密摺到京裏。不多幾天，那皇上派來的兩位大員，來到四川，把會靜張熙一班人，一齊捉住；審問起來，會靜也不抵賴，一五一十的招認了。那兩位欽差，把這班犯人一起帶到湖南；那湖南巡撫，早把呂毅中一家人和那門生沈在寬嚴鴻遠一班人捉住，一審便服。欽差官據情入奏，皇上聖旨下來，說會靜張熙一班人，是被呂留夏的邪說誘惑，是個從犯，反把他加恩釋放了；祇有那呂毅中大逆不道，把他滿門抄斬。又從墳堆裏把呂留夏的屍身掘出來，再碎他的屍，那門生沈嚴一班人，一律處死。這場案件，足足殺了一百二十三個人，殺得百姓個個害怕，人人怨憤；呂氏合族人，却殺得一個不留。在忙亂的時候，却遺漏了一個呂毅中的小女兒；將來那雍正皇帝的性命，也送在這小女兒手中。這真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小女兒名叫呂四娘，是呂毅中第四個女兒，也便是呂晚村的嫡親孫女兒；這時年紀祇有十四歲，湖南巡撫派兵來捉拿他全家的時候，這呂四娘正在隣家閒玩，聽說父親母親被官裏捉去了，他一邊哭着，一邊要趕到衙門裏去看望父母。後來還是那隣家的女兒有計謀，忙悄悄把呂四娘去寄在呂晚村的門口一家姓朱的家裏。這姓朱的是一家村莊人家，家中養着百數十個莊丁；那班莊丁田裏空下來，沒有事，便請了一個拳教師，在打麥場上教授武藝。便是那姓朱的，也跟着學幾套拳腳，這教師年紀已有六十歲了，長得身材高大，臉上一部大鬍子，臨風飄拂；他舞起劍來，還是十分輕捷。呂四娘住在朱家，常常在屏門後面偷看；雖說他是十四歲

的女孩子，心中却常常想着他父母之讎。祇恨自己是一個女子，又毫無氣力，這血海冤仇，如何報法？如今見他家有這個老教師，正合他的心意；有一天，那姓朱的正在堂屋上請老教師吃酒，許多莊丁陪坐着，忽然屏後飛燕似的轉出一個女孩兒來，走到那老教師跟前，嘆的跪倒，口稱求老教師收留俺做一個弟子。衆人看時，這女孩兒不是別人，正是那呂四娘；起初這教師不肯答應，說女孩兒家學了本領何用？後來呂四娘再三求懇，臉上掛下淚珠來；那姓朱看他心志十分堅決，又怕他說出是呂毅中女兒的話來，便也代他求着教師，又認他是自己的妹子。這教師聽說是主人的妹子，也便答應了。從此以後，他也跟着衆人練習拳腳；一來是他報讎心切，二來也是女孩兒的身體輕靈，不多幾天，居然勝過那班男子。那老教師十分歡喜，從此格外盡心，把自己全副的本領傳給呂四娘。不上三年，那揮拳舞劍，飛簷走壁的本領，都已學得；教師又傳授他練氣的本領，和飛劍的本領。這兩種本領，非少林寺嫡派，不能學得。又過了三年，呂四娘非但件件都能，并且件件都精，也能夠把背心吸住牆壁，隨意上下；又能把短劍藏在指縫裏，彈出去取人首級。少林派這種本領，祇有三個人：第一個便是少林僧，第二個是雍正皇帝，第三個是虬髯公。如今教授呂四娘本領的老教師，便是虬髯公。他也恨雍正皇帝手段狠毒，殺死了他幾個徒弟；因此在江湖上結識許多好漢，暗地裏和皇家作對。這一天路過朱家，他和姓朱的，原是親戚，這姓朱的便留他住下，指導武藝。如今他得到了這個得意的女弟子，心中十分快活，便給他取一個名兒，名叫俠娘。又勸他江湖上以義俠爲重，將來出去，總以多做義俠事體爲是。如今你的本領，除了少林僧，可以算得第一人了。這呂四娘雖學了

這副本領，想起自己父母死得苦，心中便萬分悲怨；又因爲自己住在客地，有許多心事，也沒有可以訴說的地方。女孩兒到了十八九歲，便有說不出的有一腔心事。這時祇有那姓朱的兒子，名叫朱蓉鏡的，暗地裏在那裏照顧他。講到這朱蓉鏡，年紀還比呂四娘小兩歲，出落得風流瀟灑，溫柔俊秀；在女孩兒面上，最會用工夫。自從呂四娘到了他家裏，他便處處留神；凡是冷暖飲食，有別人所想不到地方，他便暗暗地照料着。有時得到好吃好玩的東西，他總悄悄地去塞在呂四娘睡的枕下。雖說如此，那蓉鏡從來也不敢和四娘說笑的；這四娘雖說豔如桃李，却冷若冰霜。在四娘雖也知道蓉鏡鍾情於自己，有許多地方，也深得他的好處；祇因自己有大事在身，便要竭力掙脫情網，因此他心裏感激到十分，那外面便嚴冷到十分。有時想到傷心的地方，便背着人痛哭一場；可憐一個嬌小女孩兒，祇因遭了家禍，父母撇下他一個人，冷清清的住在客地裏，他每到夜靜更深，從枕上醒來，想起蓉鏡的多情，又想起自己的苦命，便爬在枕上，嗚咽咽的哭一陣。說也奇怪，每逢呂四娘哭泣的夜裏，第二天蓉鏡見他雙眼紅腫，便悄悄的去買一方新手帕來，塞在他枕下。後來他兩人到底忍不住，見沒人的時候，也說起話來。那蓉鏡每見一回呂四娘，總勸他保重身體；那呂四娘聽他提起這個話，便拿袖子掩着臉，轉身走去。有一天，是大熱時候，兩人在走廊下遇到了；蓉鏡向四娘臉上細細一看，說道：「姊姊昨晚又哭過來嗎？」姊姊諸事看開些，姊姊爹娘又沒了，我又避着男女的嫌疑，不能安慰姊姊；姊姊倘哭出病來，叫我怎麼樣呢！四娘起初聽了，不覺羞得粉臉通紅；後來也撐不住那淚珠兒和斷線珍珠似的落下來。四娘急轉過臉去，拔脚便走；走進自己房裏，幽幽切切的

哭了一場。心想那蓉鏡在我身上如此多情，我總不能爲了他多情，便丟去我的大事；我儂然再和他廝纏下去，我便要被他的誤事了。到那時，我再丟去他，叫他傷心，豈不是反害了他。我不如趁早離開了他罷。他想到這裏，心中便立刻打定主意；在這晚月明如水，萬籟無聲的時候，一聳身跳出牆去走了。這是他第一次領略江湖上的滋味。他此番出門，身邊一個大錢也不帶，無可奈何，把隨身的釵環賣去了，僱了兩個拉場子的伙伴，一棒鑼響，掠那空曠地方，獻出他的好身手來。這樣一個美貌的女孩兒，叫那班俗眼如何見過，早已哄動了街坊看美人兒。到收錢的時候，那班人都要討美人兒的好，個個把錢袋兒掏空。四娘得了大利市，便趕別的碼頭去。這樣子一路曉行夜宿，關山跋涉，看看過了一個多月，到了山西太原府地方。那太原府是一座熱鬧城市，來往客商甚多，也有許多富家公子，終日在外面閒游浪蕩的。見了這孤女賣解，認做他借此擇壻；看看他面貌，實在長得俊俏。有幾個三腳貓，懂得一兩下拳腳的，便上去要和他比武。滿心想借此親近芳澤。四娘看他們遮得利害，便定下規矩，要和他比武的，便各拿出五十兩銀子來做彩錢；誰勝了，便把誰的彩錢拿去。可笑那班沒用傢伙，一上手便給四娘攆倒在地。那班急色兒，見他實在長得動人，便是被他攆了一交，也是甘心的。四娘樂得坐享他們的彩錢，一天到晚，竟有四五百兩銀子可得。後來四娘看看，招搖得太利害了，怕招官府的疑忌，因此他便離了太原，又到山東；一路裏仗他的美色，自有一班冤大頭孝敬他盤纏。有一天，他到了天津，照例設下場子，招人比武；忽然來了一個胖大和尚，個中捧着二百兩銀子，大聲說道：俺拿這二百兩銀子，和娃娃耍一耍。你儂然贏了俺，那不用說；這二百兩銀子，是你的；

俺偷然贏了你，俺也不要你的銀子，你從此也不用賣解了，快跟俺回寺做一個和尚媳婦去罷！四娘聽了，又羞又恨，便拿出師父傳授他的金剛拳來對付他；那和尚纔一交手，便喝一聲住！你是俺的師妹，不用交手了，這二百兩銀子，送給師妹做盤纏罷。怒俺家魯莽了。說着，供一拱手，轉身去了；這四娘得了和尚的二百兩銀子，便也收拾場子，從此也不在天津市上露臉了。悄悄的到了北京城裏，租了一宅院子住下。一個女孩兒做着人家，外人看了，十分詫疑；京城地方，遍地都是皇帝派出來的偵探，見他行踪不明，早已來盤查幾次。四娘知道事體不妙，便去住在一座古廟裏，敗井頽垣，淒風冷月，正在萬分枯寂的時候，忽然見牆頭上人影一晃，跳下一個大漢來。四娘把指甲一彈，飛過一劍去；那大漢一手接住，月光下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正是他師父虬髯公。看他一縷銀髯，在月光下飄拂着，哈哈大笑，說道：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上去把四娘手臂一把拉住，走出廟去，見廟門外又有一個女孩兒站着。欲知這女孩兒是什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從來諺云：「醜婦良家之寶。」此誠閱歷之談。美人爲室家之禍水，家破繫於是；人亡亦繫於是；而爲美人者，又復不自安於岑寂，好以色炫人。從此而魔障生矣！彼瓜爾佳氏者，卽以長身玉立，雪膚花貌，折其耦。

無私不公，此人之恆情。天下幾多豐功偉烈，皆以一念之私成之；幾多血海冤仇，亦以一念之私結之。查氏之獄，結怨於兒女之私，竟至戮屍不足，罪及妻孥。私之爲害，豈不大乎？

文人好弄，積習已深；然徒弄無益，反招奇禍。此俗所以有「秀才造反」之諺。雖人間正氣，恆寄於文人之筆；而事業鼓吹，亦賴文人之思想，爲社會之先導。近人謂「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呂晚村雖以文字獄而死，然其一點革命思想，蘊鬱澎湃，至今日而大洩，文人好弄，亦未始無成功之日也。

第三十七回 回破腹挖腦和尚造孽 奉簾入幃親王銷魂

却說呂四娘悄悄的離了朱家，別的人且不去說他，便是那朱蓉鏡，第一個要想然，他不見了呂四娘，終日裏廢寢忘餐，如醉如狂。他父親看了不忍，料定呂四娘此去，一定到北京報讎去，便和虬髯公說知，求他到北京去找尋。那蓉鏡哭着嚷道：「要一塊兒去，恰巧虬髯公家裏有一個女徒弟名叫魚孃的，也要到北京去，三個人便一路同行。沿路打聽四娘的消息，祇聽得一路人沸沸揚揚說，有一個女賣解的，臉兒又長得俊，本領又高強。虬髯公聽在耳中，料定是四娘，待到了京裏，却又不聽得消息。虬髯公料定四娘要做大事，在冷僻地方隱藏起來了。他先找一家客店住下，推說是爺兒三人，每到夜靜更深，虬髯公帶了魚孃，便跳上屋子，出去找尋四娘。如今居然被他們找到了一同回到客店裏，虬髯公先介紹四娘見過魚孃。四娘見魚孃面貌和自己不相上下，便十分親熱起來，問起魚孃進京來幹什麼事。魚孃便把父親魚亮如何給于清瑞捉去殺死，如今進京來，要替父親報讎。兩人走了一條道路，越法親熱起來。祇有那朱蓉鏡，見了四娘，好似小孩子見了乳母似的，一把拉住他袖子不放；又再三勸四娘莫去冒險，徒然送了自己性命。那四娘如何肯聽？但是同心一想，蓉鏡待他的一番恩情，恐怕世間找不出第二個男子了；我此番偷能成了大事，女孩

兒終是要嫁人的，到那時不嫁給他，却又嫁給誰去？他想到這裏，心中有了主意。四娘在江湖上閱歷了一番，那女孩兒嬌怯態度，都已收去，便老老實實的對蓉鏡說道：我這個身體，總是你的了；但是現在我還要向你借我自己的身體一用，待我報了大仇以後，任憑你叫我怎樣便怎樣。現在却萬萬不能違命。這幾句話，說得蓉鏡心中又憂又喜，却也說不出什麼話來。虬髯公做主，在西便門外租了一間屋子住着，假裝是兒媳姑娘一家人，却也沒有人去疑心他。他們便天天出去打聽皇帝的踪跡。那皇帝得了偵探的報告，知道京城裏現在到了許多刺客，在暗地裏算計他；便也着着防備，處處留神。一面秘密吩咐步軍衙門嚴密查拿。這時快到了祭天日子，欽天監便擇定吉時，請皇上祭天。雍正皇帝因外面風聲很緊，怕得出去；回心又想，偷然老躲在宮裏，一來給那班刺客見笑，二來那百姓見皇帝不出宮來，便要謠言蠱起。因此硬一硬頭皮，傳旨擺駕祭天。一面調集宮中侍衛，護駕出宮；那街道上自有那步軍統領，九門提督帶領全班人馬沿途照料。那軍士們搨着雪亮的刀槍，一路上站得水洩不通。沿路搭着五色漫天帳，直到天壇面前。停了一回，那一對一對鑾儀到了壇上；滿朝文武大員，一字兒在兩傍站着班。雍正皇帝從鑾輿中下來，侍衛們簇擁着走上壇去，上面設着祭品。雍正皇帝行過禮，正要轉身，忽聽得天壇上豁的一聲響，皇帝急把手指一彈，祇見一道白光，向天幔上飛去，落下一個狐狸頭來，皇帝纔覺放心。那左右侍衛，齊呼萬歲。這時鄂爾泰站在皇帝身後，皇帝笑着對鄂爾泰說道：朕聽說有一班亡命之徒，欲謀刺朕；京城裏面刺客很多，朕今天小試手段，叫他們知道朕的本領也不弱，他們也不用來自投羅網了。說着，冷笑一聲，把個鄂爾泰

嚇得諾諾連聲，不敢多說一句話。雍正皇帝回到宮裏，心中總是鬱鬱不樂；想起從前在少林寺學本領的時候，有一個鐵布衫和尚，本領在同輩中要算第一，他也能指頭放劍。如今把他留在外面，終不是好事體；也許爲讎家所指使來謀刺朕躬，這却不可不防。當時便把鄂爾泰傳進宮來，和他商量。鄂爾泰說道：「臣聞得這和尚在江南橫行不法，便沒有讎家指使，也須趕快去殺死他，爲人民除去大害。」雍正皇帝說道：「從前好漢，如今都不在了，且叫什麼人去幹這件事？」鄂爾泰思索了一回，忽然想起當年岳鍾琪將軍，曾說起有一個大岳和尚，如今在揚州天甯寺；不如下一道密札給江蘇撫臺，便請大岳去除了鐵布衫和尚。當下便把這意思奏明，皇上稱善。鄂爾泰退出宮來，如注泡製去。這時鐵布衫和尚在四川峨嵋山上，霸住一座大寺院，派他手下的徒弟下山去偷人頭。他每天要吃三個人腦子，峨嵋山下一般男女常常在半夜裏失去他的腦袋；弄得人人驚慌，個個害怕，大家逃避，村坊都空了。後來這和尚忽然異想天開，愛吃孕婦肚子裏的小孩；又派他的徒弟，在深夜裏闖進人家的內室，見有懷孕的女人，先姦污了，再取他的胎兒。那班徒弟，個個都是淫惡萬分，誰敢去攔阻他。這時白泰官閒住在家裏，他聽說四川峨嵋山的景子好玩，便動身到四川來游玩。偶然到一座村坊裏，時已更深，他們走江湖的人愛走夜路；他走過一座矮屋簷前，祇見裏面窗紙上射出淡淡的燈光來，忽見一個人影兒一閃，却是一個光頭。白泰官心中疑惑，這和尚深夜入人家，非姦即盜；他便站住腳聽時，祇聽得裏面有女人低低的求哭的聲音。說道：「師父饒了我罷！我痛死了！白泰官心下越法動了疑，便施展他的手段，輕輕的撬開了外屋子的門，躡進內室去；一看，祇見一個年輕女子，

剝得上下身體一絲不掛；躺在牀上，喉嚨裏呻吟着。一個和尚，爬在牀沿上，兩手不住的在那裏搨那女人的肚子。白泰官看了，不禁大怒；一聲身搶上前去，一把揪住和尚的衣領，提下地來一摔，那和尚站脚不住，倒下地去。白泰官便提着醋鉢兒似大的拳頭，向那和尚面門上不住的打去；那和尚滿臉的淌着血，嘴裏不住的討着饒。那時便有許多人走進房來，一面把白泰官勸住，一面喝問那和尚。那和尚說道：「這原不干我事，是俺師父硬逼着我來取這娘孃的胎兒。」白泰官問：「你師父是什麼人？」那和尚說：「便是鐵布衫和尚。白泰官在江湖上，也聽得鐵布衫的名氣，便說：好一個淫惡和尚！待我見他去說時，天色已明，這人家拿出餛飩稀飯來，請白泰官吃。白泰官肚子吃飽了，押着這和尚，叫了一個鄉下人領路；走到日落，纔走到峨嵋山脚下。見前面也有一個和尚，坐在大樹下納涼；白泰官認是他們一路的，喝一聲：「賊禿！你走搶步上前便交起手來，打了二十回合，兩人手脚愈打愈緊。打到要緊關頭，那和尚忽然跳出圈子，問道：「你敢是鐵布衫和尚的門徒？」白泰官說：「俺是來捉拿這賊禿的。你敢是這賊禿的徒弟？」這大蟲和尚也說：「俺是來捉拿鐵布衫和尚的。」白泰官心想，打來打去，原來打的是自家人。忙問道：「好漢，誰的命來的？」那和尚把胸脯一拍，大拇指一伸，說道：「俺奉的江蘇撫臺大人之命，敢問好漢，誰的命來的？」白泰官便把在村坊裏遇到這和尚搨取胎兒的事，一一說了。大蟲和尚氣憤起來，罵道：「鳥賊禿！你敗俺佛門的規矩，說着，聽的一聲，拔出腰刀來，結果了這個和尚的性命；轉過身去，向樹林裏一招手，便跳出十五六個大漢來。大蟲和尚帶着他們，走上山去。看看到了山門口，大蟲和尚便和白泰官商量分兩路殺進去；白泰官把上風，他一聲身跳上瓦去。這裏

大岳和尚先把衆人藏過，自己一人先上去打開山門，問鐵布衫和尚。那把守山門的，見是和尙，便也不疑心；領着他走進內院去，留他在知客室暫坐；自己進去通報。這裏大岳和尚招呼手兒，一班大漢都跟了進來；大岳和尚悄悄的跟在那和尚身後，曲曲折折，走過幾個院子，到了一個所在。庭心裏放着一張竹榻，一個胖大和尚，上身赤膊赤着脚，躺在竹榻上；一個女人，滿臉抹着脂粉，坐在和尚的身後，在那裏替和尚搔背。和尚伸手到背後去，撫着那女人的頸子。另一個女人，正送過一碗涼茶去；見把門的和尙進來了，他便站住通報道：師父有人來見。那胖大和尚聽了，忙坐起來看時，他見那把門和尚的身後也跟着一個和尚。便指着問道：他是什麼人？大岳和尚給他一個指手不及，搶步上前，擒住他一條腿。這鐵布衫和尚，到底是本領高強，忙拿出看家的本領出，飛過鴛鴦腿去；大岳和尚見擒住他的左腿，他又把右腿飛過來，知是少林派的內家，忙放了手。鐵布衫和尚在地上站住，伸手在竹榻上拿起一件布衫來，打過去；說也奇怪，這件布衫拿在他手裏，迎着風打來打去，好似一杆鐵棒一般。因此外人取他的綽號，叫鐵布衫。這時門外候着的許多大漢，一擁進來，各各拿出兵器來圍住了這和尚攻打；那和尚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半天，休想近得他的身。但是這和尚被他們團團圍住了，一時裏也不得脫身。他正想聳身上屋時，祇聽得屋簷上一聲大吼，跳下一個人來，一刀劈在鐵布衫和尚的頂門上；那個腦袋，頓時好似西瓜似的，對破開，直劈到額子上。和尚死了。那村坊上人，聽說和尚死了，個個快意；大家把和尚的屍首割成幾十塊，拿回家去熬油點燈。這裏白叅官見打了抱不平，也不和大岳和尚招呼，一聳身上屋去了。四川總督岳鍾琪，忙把大岳和尚

接進衙門去，在精室裏供養起來。不多幾天，北京密旨到來，賞大岳和尚白銀一萬兩；岳大將軍又派了材官，護送他回南。下幾十道札子，給沿途的地方官，叫他們舟車迎送，隨地照料。大岳和尚回到揚州，便大興土木，造倉聖殿，殿傍造一座吳園，園裏建一座華嚴堂。那些工程材料，都是地方上各紳董捐助的。大岳和尚天天在華嚴堂裏會客吃酒。這時揚州地方有三個地痞，仗着自己力大，專一敲詐百姓：一個是魏五，善騎馬，又能懂得馬的話。幾年前，有個狼山總兵到揚州來閱兵，那營裏的馬，忽然齊聲嘶叫起來。魏五聽得了，對人說道：「這個總兵官三個月後要死了。」後來那總兵官回去，果然隔了三個月死去。一個是張飲源，善舞雙刀，舞成一團；任你幾十個人，近不得他身。一個是薛三，能夠拉五十石的硬弓；這時揚州人稱他魏馬，張刀薛硬弓。自從大岳和尚來了以後，這三個人不服氣，常常到天甯寺去尋事，都被大岳和尚打敗出來。這三個人沒有面目住在揚州，便悄悄的避到別地方去了。有一天，大岳和尚正從方丈裏送出客來，纔走到階下，忽然見一個鐵香爐劈空飛來，大岳眼快，忙伸手接住。看時，原來是薛三來報讎的。誰知那薛三因用力過分，嘴裏嘔出一口血來，狼狼兇兇的逃回家去；連嘔了幾口血，便死了。接着那張三拿着雙刀，到華嚴堂去找大岳和尚；兩人交起手來，被大岳斬去了一條臂膊。這時祇剩了一個魏五，他知道明攻不能得勝；打聽得大岳和尚身上長癬疥的，每天起身用熱水洗澡。魏五便邀了七八個同黨，趁大岳在浴池裏洗澡的時候，打門進去，各各拿出兵器來攻打大岳和尚。赤手空拳，又是渾身赤條條的，如何敵得住。誰也打死了兩個人，後來到底被魏五斬去了一條腿，死在浴池裏。大岳和尚死的消息，報到京裏，雍正皇帝十分

可惜；但他想想這種有本領的人，留在世上，終是心腹之患，如今那班好漢都收拾完了，剩下幾個沒本領的人，也不去怕他。從此雍正皇帝依舊是尋歡作樂，不去防備了。那呂四娘住在京城裏，天天出去打探，找不到下手的機會，心中十分焦躁。朱蓉鏡和虬髯公勸他耐心等待。這時滿京城沸沸揚揚傳說，寶親王要大婚了。這寶親王是什麼人？便是鈕祜祿皇后從陳世倌家裏換來的兒子，取名弘歷。祇因他出落得一表人材，性情溫和，語言伶俐；在他弟兄輩中，有誰趕得上他那種清秀白淨？雍正皇帝又因他是皇后的嫡子，便也格外歡喜他；這時打聽得湖北將軍常明，有一個女兒，出落得端莊美麗，那常明的夫人郭爾額氏和皇后鈕祜祿氏，是幼時的鄰居，十分要好，後來郭爾額氏嫁了丈夫，生了一個女兒，他母女兩人常常被皇后宣召進宮去遊玩。那皇后也狠愛他女兒，時時賞賜首飾手帕許多東西；後來常明帶了家眷到湖北做將軍去，皇后也常常記念他們。有時和皇上提起，皇上說：你既愛他家的女兒，俺們何妨指婚給弘歷做了你的媳婦？豈不可以常常見面，一句話，提醒了鈕祜祿氏；看看寶親王也到了大婚之年，便催着皇帝下聖旨，指婚湖北將軍常明的女兒富察氏爲福晉。一面把常明調進京內，做軍機大臣。一面派親信大臣鄂爾泰和史貽直兩人做大媒；到常明家裏去行聘。到了吉期，雍正皇帝便把從前聖祖賞他的圓明園，轉賞給了寶親王，做他們新夫婦的洞房。這一天，滿園燈綵，笙簫聒耳，把富察氏迎進園來，交拜成禮。寶親王見富察氏長得斌媚秀美，便一刻也不捨得離開他。皇后鈕祜祿氏，見了這一對佳兒佳婦，心中也十分快樂。誰知天底下的事體，大都樂極生悲；雍正皇帝自從寶親王大婚以後，身體便覺不快；這也是他平日好色太

過，積下的病根。雍正皇帝每日非有兩個妃子輪流侍寢不可；他起初還仗着喇嘛的阿蘇肌丸，勉強支持；後來漸漸有點不濟了。那班妃嬪，爲固寵起見，還夜夜飄着皇上；後來看看皇帝實在動不得了，皇后鈕鈺祿氏，便把那班妃子趕開，親自守着皇上，侍奉湯藥。有兩個姓蔡姓方的御醫，輪流住在宮裏請脈處方。看皇帝病勢略略清健起來，忽然宮裏一班太監們吵嚷起來，說在長春宮鐘粹宮一帶，夜間常常聽得有人在瓦上走動的聲音，又有門窗開闔的聲音；接着那墀坤宮永和宮一帶的太監侍衛們，也吵嚷起來，說每夜見屋頂上有兩道白光飛來飛去；又有咸安宮的宮女，被人殺死在廊下。頓時把一座皇宮鬧得人心惶亂，雞犬不甯。皇后也會派侍衛們四處梭尋，又是毫無踪跡；後來愈鬧愈利害了，所有延禧宮，承乾宮，景陽宮，景仁宮，咸福宮，永壽宮，啓祥宮，儲秀宮的一班宮女太監們，每夜在夜靜更深的時候，驚擾起來；不是說見屋上有人行走，便是說屋內有白光來去。雍正皇帝害病在牀，聽了這種消息，知道必有緣故，祇是不便說出。這時史貽直當勇健軍統領，是皇上最親信的；那勇健軍，又是由各省將軍舉薦奇才異能的好漢編練成功的，一共有四千人員。如今宮庭不安，雍正皇帝便把史貽直傳進宮來，吩咐他帶領全隊勇健軍，在宮中直宿。這宮庭裏面，憑空裏添了四千個人馬，便覺得安靜起來，白光也不見了，響動也沒有了。那雍正皇帝的病體，也天天有起色了。後來皇后直待皇帝起了牀，行動如常，纔回己宮去。雍正皇帝一病幾個月，在病勢沉重的時候，寶親王帶了他的福晉，也天天進宮來問候；如今皇帝病好了，就想起他一雙小夫妻來，便推說養病，自己也搬進圓明園去住着。那班得寵的妃嬪，也帶進園去伺候。富察氏面貌又長得俊

又能孝順公公；雍正皇帝十分歡喜，已暗暗的把寶親王的名字寫在遺詔上了。講到那座圓明園，周圍有四十里路大小；園裏有極大的池沼，有極深的森林，有小山，有高塔，有四時常生的花草，有終年不敗的風景。寶親王住在裏面，和富察氏兩人終日游玩也游玩不盡。起初他夫妻兩人新婚燕爾，似漆如膠，專掠湖山幽靜花草深密的地方，調笑作樂；便是那班伺候他的宮女太監們，他也嫌他們站在跟前得眼，撞他們出去。後來他兩人也玩夠了，便覺得枯寂起來；雖一般也有妃嬪侍女，如何趕得上富察氏的姿色，一個也不在寶親王眼裏。寶親王心中常常想：如此名園，不可無美人作伴；俺那福晉也可算得美的了，但他一個人枯寂無伴，也覺無味。從此他存心要去尋訪一個美，一來給富察氏作伴，便有幾個乖覺的太監，看出親王的心事，便悄悄的引導他出園去闖私娃子。那南池子一帶，儘多的私娼；寶親王嘗着了這個味兒，如何肯捨？天天推說在涵德書屋讀書，却天天在私門子裏和密姐兒溫被頭。但他玩私娃子，祇能在白天；因為父皇住在園中，要早晚請安去。那班密姐兒，竟有幾個長得俊的；寶親王要把他們娶進園去，他們都不肯。祇有偶爾帶一兩個姑娘進園去游玩，在安樂窩裏吃酒行樂；祇瞞着富察氏和父皇兩個人，什麼風流事都幹出來。有一天，寶親王從安樂窩裏出來，時候尚早；他已有三分酒意，悄悄的走進富察氏臥房去。院子裏靜悄悄的，兩個侍女，在房外打盹；寶親王也不去喚醒他，蹇進房裏，祇見羅帳低垂，寶親王認是富察氏一個人午睡未醒，心想去賞識美人兒的睡態。便躡着靴腳兒，掩近牀前去；再一看，祇見四隻繡花幫兒的高底鞋子，伸出在羅帳外面。寶親王知道是有兩個女人睡着，他心中十分詫異；走上前去，輕輕的把帳門

兒揭開一看，見一個便是他的福晉富察氏，一個却不認識是誰家的眷屬。祇見他兩人互撲着腰兒，臉貼着臉，沉沉的睡着。再看那女人時，不覺把寶親王的魂靈兒吸出了腔子；飄飄蕩蕩的不知怎麼是好。原來那女人長得真俊呢！鵝蛋式的臉兒，長着兩道彎彎的眉兒；豐潤的鼻子，兩面粉腮上兩點酒渦兒，露出滿臉笑容來。那一點珠唇，血也似的紅潤。最動人的，是那一段白玉似的頸子上，襯着一片烏雲似的鬢脚；鬢邊插一朵大紅的菊花，真是嬌滴滴越顯紅白。他春葱也似的纖手，鬆髻的捏着一方粉紅手帕；寶親王看夠多時，不覺情不自持，輕輕的伸手把那方手帕從那女人手中抽出，送在鼻子邊一嗅，奇香撲鼻。寶親王不覺心中一蕩，他一面把那手帕揣在自己懷裏，一面湊近鼻子去，在那段粉也似的頸子上，輕輕一嗅；急閃身在牀背後躲着那女人。女人被寶親王這一嗅，驚醒過來，低的喚了一聲：「妹妹！」那富察氏也被他喚醒了，便笑說道：「怎麼俺兩人說着話兒便睡熟了呢！」那女人說道：「妹妹屋子裏敢有野貓來着？我正好睡着，祇覺得一隻貓兒跳上牀來，在俺頸子上嗅着；待俺驚醒過來，那野貓已跳下牀去了。這幾聲說話，真是隔葉黃鸝，嬌脆動人；寶親王聽了，忍不住了，忙從牀背後跳出來，笑說道：「對不起！那野貓便是俺！說着，連連的向那女人作下揖去，慌得女人那還禮不迭。寶親王轉過臉來，對富察氏說道：「那時俺把這位太太錯認是你，正要湊近耳邊去喚你起來，細細一看，纔認出來；一時自己臊了，便急急躲到牀背後去。誰知道這位太太說話也利害，竟罵俺是野貓。俺原也是該罵的，祇是俺很佩服老天，你也算得是俊的了，怎麼又生出這位太太來，比你長得還俊？這位太太，敢不是人，竟是天仙嗎？看官，從來天下的女人，一般的性情，你若當面贊他長

得俊，他沒有不歡喜的。那時這女人被寶親王稱贊得捧上天去，他心中如何不樂；祇見他羞得粉腮兒十分紅潤，低着頸子坐在牀沿上，祇是兩手弄着那圍巾中的排鬚，說不出話來。富察氏聽了寶親王的話，把小嘴兒一撇，笑說道：你看俺這位王爺，真是不曾見過世面的饞嘴野貓兒！怪不得俺嫂子要罵你是野貓。你可要放尊重些，這位便是俺的嫂子；俺姑嫂倆在家裏過得很好的，如今把我弄進園來，生生的把俺倆分散了。如今嫂子在家裏，想得我苦，悄悄的瞧我來，又吃你撞來；你既說他是天仙，快過去拜見天仙，拜過了，快出去！那寶親王巴不得富察氏一句話，忙搶上前去行禮；嘴裏也喚嫂子。又問：嫂子貴姓？那女人站起身來，一手摸着鬢，笑盈盈的說道：俺母家姓董額氏，俺丈夫名傅恆。寶親王拍着手，笑說道：俺這傅恆哥哥幾世修到嫂子這樣天仙似的美人兒？一句話，說得董額氏粉腮兒上又紅暈起來。富察氏見嫂子害羞，忙把寶親王推出房去；這裏董額氏也告辭出園去了。寶親王自從見了董額氏以後，時時把他的名兒提在嘴裏。他從此私娃子也不玩了，終日忙忙的想着董額氏那副美麗的容貌。不知寶親王將來和董額氏鬧出什麼風流案件來，且聽下回分解。

勇士死於力，謀臣死於功；力強則招忌，功高則震主，此亦人情自然之勢。彼為勇士為謀臣者，又復不知藏鋒避禍，往往恃功驕人，而死機至矣！此不獨為人臣者然也，即為帝王者，亦何莫不然？彼雍正帝，固一世之雄也；彈指殺人，其技高矣。然卒以此招殺身之禍，勇力其可恃乎？

小說描寫武士決鬪處，有故為神奇者，有落於俗套者，皆非寫實之道；此回鐵布衫和尚鬪力一段，寫

來有聲有色，奇技很闊，活現紙上。而細細看去，入情入理，一絲不亂；既不落於神奇，又不犯小說科白，自是寫實能手。

小說程度，惟在描寫閨闈，最能見其品格；而描寫宮闈，尤須有身分有體統。此回寶親王初見董額氏，細膩到極處，香豔到極處；而又能不失體統，不落身分。說野貓兒一段，活畫出北方貴婦閨房鬪口情景來。

第三十八回

弓鞋到處天子被刺

手帕傳來郎君入彀

却說寶親王自從那日無意中闖進富察氏的臥房去，領略了董額氏的香澤以後，時時把這美人兒攔在心裏，眼前常常現出那副嬌羞嫵媚的面貌來，鼻管裏常常好似有董額氏額子上的粉花香味留著。因此他把眼前的一班庸脂俗粉，丟在腦後，常常慙着自己福晉去把他舅娘子接進園來。從來女人愛和自己娘家人親近，如今得了王爺的允許，他姑嫂兩人常常見面；那董額氏也乖覺，見寶親王來了，他便立刻迴避。把個寶親王弄得心癢難搔。看看那董額氏一舉一動，飄飄欲仙，越看越愛，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肚去！祇是可惜沒有下手的機會。後來富察氏也看出丈夫的心思來了，索興把董額氏藏在密室裏；姑嫂兩人談着心，不給寶親王見面。那寶親王許久不見董額氏了，心中好似熱鍋上的螞蟻；在屋子裏坐立不安，廢寢忘餐起來。寶親王有一個心腹太監，名叫小富子，却長得十分伶俐；見王爺有心事，便悄悄的獻計，如此如此，一定叫王爺如了心願。寶親王聽了他的計策，連稱好孩子！快照辦法。那小富子奉了王爺的命令，

先在園內竹林清響館裏預備下牀帳鏡臺，一面打發兩個小太監和兩個侍女，押着一輛車兒，到常明家裏去，把舅太太接了來。這董額氏見富察氏的貼身侍女前來迎接，也是常有的事，心中毫不疑惑，便略略梳裝，坐上車，向圓明園來。照例車子到了藻園門外，停住，便有八個小太監出來，抬着車子，進園去，曲曲折折，走了許多路。這時盛夏天氣，在外面赤日當空，十分悶熱；一進園來，樹蔭深密，清風吹拂，頓覺胸襟開爽起來。董額氏坐在車子裏，一路貪看景色，不覺到了一個清涼的所在。車子停下，兩個侍女上來，把董額氏扶下地來；抬頭一看，祇見四面竹林，圍着一座小院子，耳中祇聽得風吹竹葉，那竹梢上掛着金鈴兒，一陣一陣叮叮的聲響。走進院子去，小小一座客室，上面掛着一方匾額，寫着竹林清響館五個字；四壁掛着字畫，滿屋子都是紫竹几椅，十分清雅。侍女引導着，走進側室去，祇見珠簾牙榻，紗帳水簾，鏡臺上放着梳具脂粉。黑漆的桌子上，琉璃盆中，放着各色水菓；窗前書桌上，一個水晶缸，養着幾尾金魚。窗外面一叢翠竹，映在窗紙上，一片綠色，連屋子裏人的衣襟上也綠了。董額氏看了，不由得贊了一聲：「好一個清涼所在！」兩個侍女跟在他後面，不住的打扇；一個侍女，送上滾茶來。董額氏便問：「怎麼不見你家福晉？」一個侍女回道：「福晉在荷軒洗澡，吩咐請舅太太在屋裏略坐一坐。」董額氏便也不說話，停了一回，兩個年紀略大的侍女，捧着衣巾盆鏡等物進來，說道：「請舅太太也洗個澡兒。」這董額氏天性怕熱，在家裏又常洗澡慣的，聽說請他洗澡，他也歡喜。侍女們忙服侍他卸妝脫衣，披上浴衣，趿着睡鞋，兩個侍女領着到房後面一間密室裏洗澡去。待洗畢出來，自有侍女替他重行梳裝，再勻脂粉，便有一個人，伸過手來，替他在鬢邊插上一

朵蘭花。董額氏在鏡中望去，見站在他身後替他戴花的，不是什麼侍女，竟是那寶親王。董額氏這一羞，直羞得他低着頭，靠在妝臺上，抬不起頭來；溜過眼去看寶親王時，祇見他直挺挺的跪在地上，嘴裏不住的天仙美人的喚着。又說：俺自從見了嫂子以後，頓覺得俺這人活在世上毫無趣味；那天在嫂子頭上偷偷的嗅了一下，這香味直留到現在。可憐把我想得飯也不想吃，覺也不想睡。天下的女人，也不在俺眼中。求嫂子可憐俺，看俺近來的形容消瘦，便知道俺想得嫂子苦；嫂子倘再不救俺，眼見得俺這條命保不住了。說着，這寶親王真的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哭得十分淒楚；他一邊哭着，一邊拿出手帕來抹眼淚。董額氏認識這手帕是自己的。停了一回，又聽寶親王說道：嫂子放心，今天的事，俺俱已安排停當。這裏在園的極西面，離着福晉的屋子又遠；那班侍女內監們，都是俺的心腹。嫂子倘然依順了俺，決不使外邊人知道；嫂子倘然不依順我，聲張起來，一來嫂子和俺的臉面從此丟了，二來便是聲張，這地方十分冷僻，也沒人聽得，把俺們好好的交情，反鬧翻了。嫂子倘然依從了俺，俺便到死也不忘了嫂子的恩德；嫂子倘然不依從俺，俺橫豎是個死，便死在嫂子跟前，也做個風流鬼。寶親王說着，從腰裏取出的一柄寶劍來，向頭上抹去。任你是鐵石心腸的女人，見人在他跟前尋死，他心腸便不由得軟下來；況且天下美人，大都是風流性格，見寶親王又是一表人材，又明知道他將來要繼承大位做皇帝的，又動了幾分羨慕的心腸。如今聽他一聲聲喚着好嫂子，又見他要自刎，便又動了幾分憐惜的心腸。他自己看看浴罷出來，祇外面披着一件薄紗的浴衣；玉雪也似的肌膚，映在紗衫外面，早已被寶親王看一個飽。看看自己的衣服，一齊脫在

牀上眼見得被寶親王攔住了。不能拿來。便是拿來。當着寶親王的面。也不能穿著。董額氏想到這種境地。方不覺嘆了一口氣。轉過身來。奪去寶親王手中的寶劍。伸着一個手指。在他額上一戳。說道：你真是我前世的冤家！寶親王趁此機會。便過去把董額氏順手兒一拖。一個半推半就。一個輕憐輕愛。成就了好事。事過以後。寶親王親自替他穿戴。兩人一時捨不走開。又調笑一回。直到傍晚。纔送他出房。那董額氏臨去的時候。轉過秋波來。向寶親王溜了一眼。低低的罵了一聲：鬼靈精！上車去了。寶親王心中十分得意。從此以後。他兩人一遇機會。便偷偷的在園中冷僻的地方尋歡作樂去。看看天氣漸冷。寶親王便和董額氏在露香齋一間密室裏私會。正快樂的時候。祇聽得隔院碧桐書院裏。發一聲喊。頓時人聲大亂起來。寶親王忙丟下董額氏。趕到隔院去。一走進院子。祇見大小太監。慌慌張張的說道：皇上腦袋不見了！這座碧桐書院。正是雍正皇帝平日辦公的地方。雍正皇帝因住在宮裏。十分拘束。又常常記念着寶親王。便移到園中來住宿。在大宮門後面。依舊設立宗人府。內閣。吏部。禮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鑾儀衛。東四旗各衙門的直廬。又在大宮門西面。設立戶部。刑部。工部。欽天監。內務府。光祿寺。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御書處。上駟院。武備院。西四旗各衙門的直廬。每天在正大光明殿坐朝。已有一年。十分安靜。不料到忽然出了這件大亂子。皇帝每到秋天。總在善桐書院批閱奏章。院子裏和書案前。都有內監和宮女伺候着。這一天伺候到黃昏月上時候。內監門點上官燈。皇帝在燈下翻閱奏章。忽然院子裏梧桐上。飛過兩道白光來。飛進屋子去。盤旋一回便不見了。那班宮女太監。眼見着兩道白光。頓覺昏迷過去。

開不得口；待到醒來，見皇帝已倒在地下，急上去扶時，腔子上腦袋已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內監們發一聲喊，那班侍衛大臣們，都一齊跑進來，見了這個情形，個個嚇得兩條腿發顫，沒了主意。停了一回，一班妃嬪和寶親王，都從人叢裏搶進來，捧着雍正皇帝的屍首，嘔啞大哭。後來還是寶親王有主意，吩咐內監快請鄂爾泰和史貽直兩人來商議大事。那太監走出園來，跳上馬，分頭趕去。鄂爾泰這時已經安睡，忽然外面大門打得應天價響，家僕去開着門，一個太監飛也似的搶步進來，滿頭淌着汗，氣喘噓噓的說道：快語大人！快語大人！皇上腦袋丟了！這句話傳到鄂爾泰耳朵裏，慌得他從牀上直跳起來，連爬帶跌的出去；也不及備馬，便騎了太監騎來的馬，沒命的跑到圓明園，跳下馬，搶進園去，那史貽直已先到了。這時候別的且不去管他，找皇上的腦袋要緊；大家拿着燈火，四處找尋。後來還是惠妃在屍首的褲襠裏找到了。那惠妃捧着雍正皇帝的腦袋，嗚嗚咽咽的哭得十分淒涼。你知道這惠妃是什麼人？便是那弘皙的妻子，胤礽的兒媳，雍正皇帝嫡親的姪兒媳婦；被雍正皇帝硬取進宮來，待他十分有恩情，封他做惠妃。惠妃這時早已忘了他的故夫；見雍正皇帝死得淒慘，便哭得十分悲哀。當時鄂爾泰忙把皇上的頭裝在頸子上，吩咐宮人給屍體沐浴穿戴起來；一面和史貽直兩人，趕到正大光明殿裏，從匾額後面，取出那金盒來，打開盒子，抓出遺詔來一讀，見上面寫着皇四子弘歷即皇帝位。便去拉了寶親王，帶着五百名勇健軍，趕進京城，到了太和殿，打起鐘鼓來滿朝文武齊集朝房；這時鄂爾泰滿面淌着淚，訴說皇上被刺時的情形；眾大臣圍着他靜聽。正聽到傷心的時候，忽然一個內監指着鄂爾泰說道：鄂中堂，你還穿着短衣呢。停一回怎麼

上朝一句話，提醒了他；纔想着出來得匆忙，不及穿外衣，便立刻打發人到家中去拿朝服，朝帽穿戴齊全。正要上朝去，忽然史貽直想起一件事，對衆大臣說道：皇上被人割去腦袋，說出去太不好聽；況且這件事，俺們做臣子的，都有罪的。也得關起城門來，大大搜一下；一面行文各省，文武衙門捉拿兇手。這一聲張，給人人傳說着，豈不是笑話？如今依下官的意思，不如把這件事隱過了；一來保住先皇的面子，二來也省了許多騷擾。俺們須把遺詔改成害急病的口氣，纔得妥當。當時鄂爾泰也連說不錯，立刻動筆，在硃房改好了。文官由鄂爾泰率領，武官由史貽直率領，走上太和殿；那班親王貝勒貝子和六部九卿文武官員，一齊跪倒。由鄂爾泰走上殿去，宣讀遺詔道：

朕摻急病，自知不起；皇四子弘歷，深肖朕躬，着繼朕卽皇帝位。欽此。

當時寶親王也一同跪在階下。鄂爾泰讀過遺詔，便有一隊侍衛宮女太監們，各各手裏捧着儀仗，下來把他迎上殿去；換了龍袍，戴上大帽，簇擁他上了寶座。階下衆大臣齊呼萬歲，爬下地去行過禮。新皇帝便下旨，改年號爲乾隆元年，大赦天下；一面爲大行皇帝發喪，一面却暗暗的下密旨給史貽直叫他查拿兇手，秘密處死。這史貽直奉了密旨，四處派下偵探搜查行刺皇帝的兇手。那兇手見大讎已報，早已遠颺在深山僻靜地方逍遙自在去了，叫這史貽直到什麼地方去捉他？如今我又要說呂四娘這邊的事了：呂四娘跟着虬髯公住在京城裏，和魚娘做着伴；還有一個朱蓉鏡，因捨不得丟下呂四娘，便離鄉背井，也跟着四娘到京裏來，一塊兒住着。四娘感念蓉鏡的恩情，答應他侍大讎報後，把終身許給他。從此以後，蓉鏡便格

外和四娘親熱；兩人真是同坐同行，百般恩愛。便是魚孃，蓉鏡也用十分好心看待他；凡是魚孃有什麼事呼喚他，他便立刻做去，因此魚孃也和蓉鏡好。他們三人常常坐在一間屋子裏，有說有笑；在外人望去，好似虬髯公一子一女一媳一家人，却沒有人去疑心他。便是虬髯公，也因住在京城裏，閒着無事，叫傍人惹眼；便把自己家裏的骨董搬些出來，開一片骨董鋪子。他鋪子裏常常有大臣太監們進出，虬髯公在他們嘴裏，打聽得宮裏的道路。四娘和魚孃兩人，便在夜靜更深時候，跳進宮牆去；在月光下看去，見殿角森森，宮瓦鱗鱗，映着冷靜的月光。一陣風來，夾着殿角的銅鈴聲，也不知道何處是皇帝的寢宮。他兩人既到了裏面，如何肯罷休；仗着他飛簷走壁的本領，東闖西闖。那宮裏的侍衛太監們，祇見兩條白光飛來飛去；那侍衛待要上去捉拿，那白光來去又很快，如何捉得住他。那時咸安宮有一個宮女，正在廊下走着；一道白光衝來，那宮女的腦袋便不見了。因此宮內的人，便吵嚷起來。虬髯公深怕四娘在宮裏亂闖，壞了大事，便勸他再耐守幾時；打聽得皇帝確實住宿的地方，再動手也不遲。因此四娘和魚孃暫時斂迹，那宮中也便安靜了許多。這時，雍正皇帝已遷居在圓明園內；那圓明園却不比得宮裏地方又曠野，侍衛又稀少，有幾處庭院，竟有終年不見人跡的。四娘和魚孃兩人，帶了乾糧，去躲在園中的冷僻處，打聽皇帝的消息；有時也聽得那班宮女太監們嘴裏露出一兩句話來，知道皇帝每天在碧桐書院辦公。到更深人靜的時候，他兩人又悄悄的出來打探路徑。後來他們把園中出入的門路看得十分熟了，便動起手來，一動手便成功。他們隨身帶着悶香，所以皇帝被殺的時候，那班左右侍衛，都一時昏迷過去；四娘割下皇帝的頭來，

意欲帶他回去，在他祖父父親坟前祭祀。魚孃說：這反叫人看出痕跡來，不如不拿去的好。魚孃便把雍正皇帝的頭拿來塞在屍首的褲襠裏，兩人相視一笑，便一聳身出了圓明園。這時虬髯公早已安排停當，悄悄的把骨董鋪子收了，僱了一隻小船，泊在城外十里堡地方候着。連候了三天，祇見四娘和魚孃兩人手拉着手兒笑嘻嘻的走來，跳上船頭，吩咐立刻開船。待到鄂爾泰進園去慌成一片的時候，四娘的船已和箭一般的搖過了楊村，向南去了。說也奇怪，這呂四娘不會報得父讎以前，便終日愁眉淚眼，淡裝素服，不施脂粉，不苟言笑。如今他見大讎已報，忽然滿臉堆下笑來，穿着鮮豔的衣裙，濃施脂粉，終日有說有笑。滿屋子祇聽得他的笑聲。朱蓉鏡看了，便說不出的歡喜。兩人一路裏同起同坐，十分親愛；到了湖南地界，虬髯公送蓉鏡回家。蓉鏡的父親見兒子回來了，便好似得了寶貝一般。當下蓉鏡便和他父親說知，要娶四娘做妻子，虬髯公自願替他兩人做媒。當下便擇了吉期，給他兩人成親。四娘做了新娘，便一改從前嚴冷的態度，頓覺嫵媚嬌豔起來，魚孃伴着他在新房裏，終日逗着他玩笑；蓉鏡終日跟住四娘，寸步不離，每日做些調脂弄粉畫眉拾釵的事體，光陰很快，不覺過了一個月。虬髯公要告辭回去，朱家父子再三留他不肯住下。四娘說：俺夫妻多仗師父，纔有今日；如今師父要去，俺夫妻須直送他到四川。蓉鏡也說不錯。這時猶有魚孃捨不得四娘，又想起父親被讎家害死，自己欲歸無家，心中十分淒涼，便止不住吊下眼淚來；四娘再三勸說，虬髯公也把魚孃認做自己的女兒。答應他永遠不丟開他，當時依舊四個人一齊上路，沿着長江上去；一路山光水色，叫人看了忘却憂愁不少。看看走進了四川地界，那一山路勢雄峻，他四人各各

騎着馬，從旱道走去；走出了劍閣，前面便是五老山。他四人立馬在山頂上，忽然見一個老頭兒，一個少年，也騎着馬從山坡上走來；魚孃眼快，認識那老人便是他父親魚亮。忙拍馬迎上前去。父女兩人，抱頭痛哭；這時四娘夫婦兩人和虬髯公，都跟了上來。問起情由，原來從前被于清瑞捉住殺死的，原是一個地痞，冒着魚亮的名子，在地方上橫行不法；後來被官廳捉去正了法，這真的魚亮，反得逍遙自在。祇是常常想念女兒，也會到虬髯公家裏去訪尋過；又因虬髯公帶着魚孃到京裏去了，如今得在此相會，真是喜出望外。說起多虧虬髯公平日管教女兒，魚亮連連拜謝。又說起大讎已報，大家更覺得十分快意。五個人說得熱鬧，獨把那少年丟在一邊；還是魚亮介紹他們見面，說這位少年，姓鄧，名禹九，是四川地方一個大財主，專好結識天下英雄好漢豪商大賈；如今魚亮也被他留在家中，朝夕講論武藝，盤桓山水，十分投機。當下那鄧禹九便邀大家到他東莊裏去，這東莊，便在那五老峯下面，蓋着二百多間房屋，養着五六百莊客，却是懂得點武藝的。這鄧禹九，堂上還有老母，自己年紀三十八歲，還未娶得妻房；他立志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到今日還沒有他當意的人兒。當日鄧禹九擺上筵席來，請他們父女夫妻師徒吃酒，吃酒中間，說起魚孃的武藝，虬髯公便吩咐魚孃，當筵舞一回劍，給大眾下酒，魚孃聽了，便下來卸去外衣，抱住鴛鴦劍，走到當地，舞動起來，起初祇見劍光鬢影，一閃一閃的轉動，後來那劍光越轉得密了，祇見一團白光，着地滾來滾去。坐在席上的人，祇覺冷風淒淒，寒光逼人。那鄧禹九看了，忍不住喝了一聲好。祇見一道白光，直射庭心，那魚孃收住劍，笑吟吟的走進屋子來。屋子的人，各各擎着酒杯，對魚孃說一聲：辛苦！一齊吃乾了。

一杯酒。這一席酒吃得賓主盡歡，直到夜深纔散。這夜，魚孃跟着他父親魚壳去睡，朱蓉鏡和四娘一房兒睡；獨有鄧禹九，伴着虬髯公睡。兩人在房裏說起魚孃的武藝，那鄧禹九看看屋子裏沒有人，便連連向虬髯公作揖，求他做媒，和魚壳說去，要說魚孃做妻子。那虬髯公一口擔任，拍着胸脯說：這件親事，包在老漢身上。第二天，虬髯公真的找魚壳替他女兒說媒去。那魚壳也很願意，祇怕父女多年不見，人大心大，不知魚孃心下如何？虬髯公便把四娘喚來，把鄧禹九求婚的意思，對他說了，又託他去探問魚孃的意思。四娘走到房裏，先把丈夫打發開，拉着魚孃的手，兩人肩並肩兒的坐在牀沿上，低低的告訴他鄧禹九求婚和魚壳心中願意的話。又問他：可願意不願意？那魚孃起初聽了這個話，羞得他祇是低着頭，不做聲兒；後來四娘催得緊了，魚孃不覺吊下眼淚來，四娘忙問時，魚孃說道：和姊姊廝混熟了，祇是捨不下姊姊；我情願老不嫁人，跟着姊姊一輩子，豈不很好？四娘聽了，笑推着他說道：小妮子說孩子話呢！你姊姊已嫁了姊夫了，來去總得聽丈夫的意思，如何由得俺們做主呢？妹妹既捨不得我，我帶着你姊夫常來看望你便了，那魚孃祇是搖着頭不肯，又說那姓鄧的，倘然有心，叫他去了家鄉，跟着姊姊一塊兒到湖南去住着。四娘聽了，拍着魚孃的肩頭，笑說道：妹妹說笑話了。叫人撒下這莊田家產，跟俺到湖南嗎？西北風去麼？那魚孃一歪賴子，說道：不相干，不去，俺便不嫁！四娘正在爲難的當兒，忽然朱蓉鏡從牀後跳出來，拍手笑道：姊姊捨不得妹妹，妹妹捨不得姊姊，便是俺也捨不得妹妹！如今俺把湖南的家去搬來，在五老峯下住着，給你們姊妹早晚見面，妹妹總可以嫁了。那魚孃聽了，白了朱蓉鏡一眼，說道：俺嫁不嫁，與你什麼相干？你們串通做一

起，要逼俺嫁，俺偏不嫁，看你們怎麼樣？接着，四娘又說了許多好話，又答應他把家搬來，陪他一塊兒住。魚孃這時心裏雖肯了，嘴裏却是不做聲，低着頭，手裏祇是弄着一方紅綢帕兒。蓉鏡暗暗地向四娘啣一啣嘴，又指指魚孃的手帕，四娘會意，劈手去把魚孃那方手帕奪來，急遞給蓉鏡，說道：快把這手帕拿出去，對師傅說，俺妹妹已答應了，拿這方手帕爲憑，叫師傅快說媒去。那蓉鏡接過手帕來，轉身飛也似的跑去。鄧禹九見魚孃答應了，真是喜出望外，一面選定吉日行禮；那魚孃見事已如此，便也無話可說。祇託四娘出來，說定三個條件：第一件，父親住在鄧家，要鄧禹九養老歸山；第二件，師傅虬髯公也要鄧禹九供養在家，不可怠慢；第三件，姊姊四娘，姊夫蓉鏡，也要留他住在一塊兒。那鄧禹九聽了，件件答應；一面打掃房屋，安排魚壳和虬髯公兩位老人的住處。一面在隔院建造房屋，安頓朱蓉鏡夫妻兩人。那蓉鏡又趕回家去，把父親接上山來，一塊兒住着；到了魚孃的喜期，那江湖上一般英雄好漢，都趕來賀喜。那院中擺下一百二十桌喜酒，一班客人吃得河枯酒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官闈豔迹，無國無之；然有足傳者，有不足傳者。其關於國運變遷，或出有真熾之情愛，皆足傳迷；此外濫淫污迹，無關大局者，皆無傳述之價值。惟此董額氏一代佳人，宜有佳話；文字寫來，豔而不淫，情不傷雅，令人神往。如此富麗堂皇之描情，非個人老手，不能至此。

半夜飛頭，深宮遇刺；此如何大事，何得不倉皇？鄂爾泰聞變進園一段，慌張就道，寫來令人噴飯；然細思當時確有此情景，當局者不自知耳。

呂魚二女，成功而還，回復女兒本相。昔何嚴冷，今何溫柔？前後判若兩人。當山中結婚一段，細膩溫存，令人羨煞。作者之筆，忽冷如鐵，忽軟如綿，能手也！

第二十九回 寶親王私通舅嫂 乾隆帝寵愛香妃

却說雍正皇帝自從被囚，娘魚孃二人刺死以後，寶親王便安然登了大寶；第一個不能忘懷的，便是他舅嫂董額氏。他又怕他舅子傅恆，從中作梗，便先下一道聖旨，把傅恆陞任爲禮部尚書。這傅恆原是一個小京官，忽見皇上驟加恩寵，把他感激得肝腦塗地；任你皇上叫他做什麼，他都願意。乾隆皇帝見傅恆一面已打通了，便假說皇后想念嫂嫂爲名，常常把董額氏接進宮去；董額氏每一次進宮來，必先到一間密室裏和皇帝相會。那乾隆皇帝一見了董額氏，早已魂飛魄散，骨軟筋酥。皇帝也不像做皇帝了。那董額氏也實實長得美，每逢他掩唇一笑，回眸一睇，乾隆皇帝便不覺對着他，天仙天仙的喚不住口。那董額氏又故意賣弄，那卸衣脫履，送茶搥腿的事體，都叫皇帝做去。皇帝也十分高興。董額氏常常脫去鞋子，把一隻脚擱在皇帝膝蓋上，叫皇帝搥腿；那皇帝對董額氏屈着一膝，蹲在地下，一面替他搥腿，一面嘴裏嫂子長，嫂子短的說笑着。他們玩夠多時，重行梳妝一番，再進坤甯宮去見皇后。那皇后富察氏，見了嫂子，也十分親熱，有時留他住在宮裏，姑嫂兩人同牀睡着，說說笑笑。在富察氏還睡在鼓裏，不知他嫂子和皇帝結下如此深厚的恩情，反時時把嫂子傳進宮來，敘家人之禮。這董額氏自從和皇帝有了私情以後，自己看自己十分尊貴，回家去便不肯和他丈夫同房；那傅恆在家裏，常常被他夫人驅逐出來，和他侍姬一塊兒睡。

去。傅恆有四個侍姬，相貌都趕不上董額氏；如今董額氏十分冷淡他，傅恆也沒法，只得和他侍姬胡纏去。董額氏和皇上暗地裏來去，看看已有兩年光陰了；這年春天，董額氏忽然有身了。這件事，第一個瞞不過丈夫；兩年裏邊，不會和丈夫同房，忽然肚子裏有了孩兒，便難免要受丈夫的責問。他心中十分害怕，後來他悄悄的和皇帝商量了一條計策；這一天，從宮裏回家來，忽然在自己房裏，擺下酒菜，把傅恆請進房來，陪他吃酒，那傅恆許久不見妻子的面了，如今看看妻子的面貌，越法標緻了，再加今夜董額氏看待他格外殷勤，早把個傅恆弄得神魂顛倒，他兩人一邊吃着酒，一邊調笑着，酒罷以後，董額氏便把丈夫留在房裏。那傅恆真是受寵若驚，這一夜的恩典，真是鞠躬盡瘁，殫髓淪肌。隔了幾天，董額氏對丈夫說道：「肚子裏已有孕了。」傅恆聽了，歡喜得什麼似的。傅恆這時雖已生了三個兒子，但都是他侍妾生的，董額氏却不會生過一個；如今聽說董額氏有了身孕，怎麼不要叫他活活的快活死到了時候？董額氏臨盆，果然生下一個男孩兒來；但是傅恆暗暗的一算，這孩子在肚子裏，祇有八個月，便出世了。忙悄悄的問他妻子去。那董額氏見丈夫倒也十分精細，便哄着他說：「自己身體單薄，養不住胎，所以八個月便墮下來了。這孩兒先天不足，你須要好好調養他。」傅恆聽了妻子的話，便信以為真，從此着意調養這個小孩；但是這小兒子養下地來，便已十分雄壯，啼聲也極其宏亮，到了滿月以後，董額氏抱他進宮去，朝見皇帝，求皇帝賞他一個名字。那乾隆皇帝看這孩子長得和自己一般，相貌魁梧，心中很是歡喜，想把他留在宮中，又怕在傅恆面子上太過不去，便賜他一個名兒，叫福康安，是望他長大起來有福康健平安的意思。皇帝皇后賞了許多

珍寶玩物。又怕外面的乳母不潔淨。這時富察氏正生下一個皇子來，便把皇子的四十個乳媪裏面選了二十個，到傅恆家裏去乳着福康安；又推說皇后愛這孩子，每月朔望，須把這孩子抱進宮去見一面。後來福康安到了五六歲上，皇帝便把他召進宮去，跟着皇子一塊兒在上書房上學。這時董額氏姿色略減，乾隆皇帝在宮中，已別有寵愛；他兩人的交情，也略略疎淡了些。但是傅恆的官階總不住的往上陞，一同兒已陞到文華殿大學士。傅恆的三個兒子，最小的也十四歲了；皇帝下旨，一齊選做駙馬，把三個公主，下嫁給他。獨有福康安，不得尙主。但乾隆帝看待福康安，恩情十分隆重；十二歲時，便封他做貝子，又把自己的御林軍，交給福康安統帶。暗地裏選了許多名將武士，去保護他。那班武將知道皇帝的意思，每遇出兵，總讓福康安得頭功；每遇交戰，自己故意敗下來，讓福康安搶上去；又在暗地裏幫着他打。待到打得勝仗，功勞全歸福康安一個人的。因此福康安每出兵，總打勝仗回來，皇帝必召他進宮去，賜宴賜物。福康安家裏御賜的東西，堆滿了屋子；後來回部大小和卓木舉兵謀反，乾隆皇帝要顯福康安的本領，下旨命他統領大兵，會合伊犁將軍兆惠出師回部。那兆惠臨行請訓的時候，乾隆皇帝悄悄的囑咐他照看福康安。又說：朕久聽得大卓木有一個妃子，名叫香妃；不但面貌長得美麗，而且體有異香，將軍此去，須格外留意探訪香妃的下落。兆惠聽了皇上的話，心下已十分明白，便諾諾連聲，告退出宮，和福康安合兵在一處浩浩蕩蕩，殺奔回部去了。這時福康安年紀祇有十八歲，打扮得風流俊俏，每天騎着馬，帶一隊衛兵，在大營四周深山茂林中圍獵取樂；他雖受了皇命，官做到督師，却把營盤駐紮在山陝邊界地方，並不出去。

打仗。自有一班名士，每日陪伴他彈棋飲酒，談笑消閒。那將軍兆惠，却帶領十萬大兵，從烏什地方打進喀什噶爾去；都統富德，又由和闐打進葉爾羌。和卓木兄弟兩人，連吃敗仗，丟了這兩座城池，越過蔥嶺逃去；兆惠派一支先鋒兵，追殺傅羅尼都，直追到阿楚爾山，殺死敵軍人馬數萬。兆惠看看得勝，便催動人馬，長驅直入，殺到呂達克山地區的伊西渾河邊。大小卓木兄弟兩人，逃過河去，後來被巴達克山地方的會長擒住，割下頭來，獻與兆惠將軍；那兆惠將軍，不敢居功，忙把兩個人頭，裝在匣子裏，派人連夜送到督師福康安營裏。福康安得兆惠將軍的戰報，便專摺入奏。聖旨下來，封福康安爲靖安伯，准用親王儀仗；又把回部總名改做新疆，分設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陞兆惠爲新疆將軍，兼辦事大臣，富德陞任參贊大臣，又令福康安刻日班師進京。這時兆惠心中念念不忘的，便是那個香妃。那大卓木自從被巴達克山會長殺死以後，這香妃便不知下落；看看福康安班師的日期，一天近似一天了，兆惠打發他手下人，四處打聽香妃的下落，總打聽不到。此番若不把香妃送進京去，皇帝定要惱恨，自己前程，怕要不保；後來還是富德說：那大卓木旣被巴達克山會長殺死，那香妃一定也流落在巴達克地方；俺們不如向巴達克會長去要回來。富德這句話，果然被他猜着；那巴達克會長，原也見香妃長得美貌，所以把大卓木殺了，滿意要享這豔福。誰知香妃見丈夫被巴達克會長殺了，心中十分憤恨；任那會長如何硬逼軟騙，他總不肯失節，你若逼得他利害些，他便痛哭覓死。那會長見一塊肥羊肉上不得嘴，正在進退兩難，忽然兆惠將軍打發人來要這香妃，說他是罪人的妻孥，須要把他解進京去，獻俘朝廷；那會長聽了，看看這香妃不肯

從他，樂得做一個現成人情。祇說：這香妃是同部地方第一個美人，得來很不容易；香花供養，保存顏色，更不容易。如今天朝須拿和闐百璧十對來交換。那兆惠爲要討好皇上，祇得把十對上好的和闐白璧送去；那會長得了白璧，便把香妃送來。兆惠親自穿戴衣冠，迎進將軍衙門去，看香妃時，果然長得雪膚花貌，嬌豔動人。兆惠安慰了一番，說：此去皇上十分寵愛，享不盡的繁華，受不盡的富貴。他日得寵，休忘了我這遠臣推薦之功。那香妃聽了，祇是憨笑，也不說話。兆惠又問他：此去萬里京華，可有什麼要攜帶的奴婢器物？早早吩咐我，都可以照辦。香妃聽了，便說：別的沒有什麼，祇有舊時兩個心腹丫鬟，捨他不下；求貴將軍許他一塊兒跟進京去。兆惠聽了，便打發人到卓木的宮裏去，把兩頭丫鬟傳喚出來，又吩咐他：凡是香妃平日裝飾服用的東西，一齊帶進京去。新疆到北京，沿途造着客館，館裏面錦衾繡帷，鋪設得十分華麗；又怕香妃在路上冒了風霜，減却了顏色，便造了一輛蒲輪瘦車，四面用錦帳遮蔽。香妃睡在車子裏，一路走去，十分安適；到了一個客館裏，除他兩個貼身的鬟伺候外，又派了二十名使女，二十名差官，在館內奔走供應。館外面自有福康安的兵隊駐紮保護。那香妃每日要洗澡，福康安備了羊乳牛酪，奇花異香，供香妃洗用。據服侍香妃的使女傳說出來，香妃天天用羊乳牛酪擦洗，他皮膚十分白嫩，每洗過澡，用各種異香薰過，又用香茶漱口；因此香妃每說一句話，每坐一坐，那香味終日不散。講到他的面貌，莊端美麗，叫人見了，又敬又愛；不用說是男子，便是女人見了他這白淨的肌膚，嫵媚的容顏，也要神魂顛倒。一路行來，福康安因爲他是天子的禁嬪，便也不敢和他親近；倒是香妃常常把福康安喚進客館去，笑談雜作。最動人的，

便是他回眸一笑，靚犀微露，齒白唇紅，真令人心意也銷；看他終日嬉笑，好似忘了國讎家恨。福康安少年倜儻，也算得是一個風流健將了；但是見了這香妃，也不覺得低頭斂息，退避三舍，在路上走了半年，看到了京師；乾隆皇帝第一個掛心的是福康安，第二個掛心的是香妃。如今兩個人都到了跟前，叫他如何不喜？他一面暗暗的吩咐內監，把香妃安置在西內；一面御殿受俘，福康安出殿朝拜，便把出師新疆得勝回朝的情形，一一奏聞。乾隆皇帝看這少年將軍，立功絕域，說不出的滿心歡喜；又因他是自己的私生子，便格外寵愛，恨不得把他拉在懷裏，撫慰一番。祇因礙着君臣的禮節，便着實的稱贊了一番。接着又獻上俘虜來，這時回部的君臣和他的眷屬，一齊被福康安押解進京，送上殿來；個個都匍匐在地，不敢抬頭。皇帝翻閱獻俘名冊，見頭一名便是回部酋長霍集占夫妻兩人；皇帝便命把他夫妻傳上殿來，跪在龍案下面。吩咐他：抬起頭來。那霍集占見了皇帝，不住的磕頭求饒；又看那酋婦，雲鬢飛蓬，玉容憔悴。雖說風塵勞頓，却也嫵媚動人。乾隆皇帝看了，心中詫異，怎麼回部地方，專出美人；我看這酋婦，也可算得是美人兒的了。不知那香妃又怎麼的美呢？皇帝這時，忽然想起香妃，便潦潦草草的受過俘，吩咐把霍集占夫婦，打入刑部牢獄；其餘都押赴刑場正法。可憐一聲旨下，不知送去了多少性命。這裏霍集占夫婦兩人，祇得孤孤淒淒的去享受牢獄風味。乾隆皇帝一面吩咐在懋勤殿大開慶功筵宴，一面急急走進西內看香妃去。那香妃自從進了皇宮，見宮殿巍峨，人物富麗，便也十分快活，他終日和那妃嬪宮女游玩着；祇因他性情和順，舉動嬌憨，便大家和他好。有時和那宮女替換穿着衣服，有時和宮女們去一牀兒睡；不多幾天，那宮中

的妃嬪，個個和他十分親熱。到了第八天上，忽然傳說天子臨幸西內，那班宮女，七手八脚的把他打扮起來，叫他出房去迎接聖駕。那香妃抵死不肯，也祇得罷了。停了一回，皇帝走進房來，香妃低着頭，祇是坐在牀前，動也不動。左右宮女，連連喚他接駕，那香妃祇是低頭弄着帶兒，好似不會聽得一般。皇帝急急擺手，叫宮女不要驚動美人，自己走上前去。在香妃身子前後細細觀看，祇見他長眉侵髮，玉顏籠蓋，那一點珠唇，紅得和櫻桃一般，十分鮮艷。看他後面，粉頸珠玉，低鬟垂雲，柳腰一搦，香肩雙斜，再看他兩手玲瓏纖潔，幾疑是白玉雕成的。乾隆皇帝靜靜的賞鑑了一回，覺得他神光高潔，秀美天成，反把他一段邪淫的念頭，倒壓了下去。祇覺得一陣陣暖香，送入鼻管來，把個皇帝愛得他手尖兒也不敢去觸他，一觸，祇是連連的嘆着氣，說道：好一個美人！好一個天仙！天地靈秀之氣，都把你一人佔盡了！祇恨朕無福，不能早與美人相見。今日相見，却叫朕拿什麼來博你的歡心呢？說着，又嘆了幾口氣，便走出房去。叮囑宮女須要小心伺候，美人離鄉萬里，也難怪他心中悲苦；你們須竭力勸慰，美人要什麼，須立刻傳給總管太監辦到。誰敢怠慢美人，吃朕知道了，立刻砍他的腦袋！誰能叫美人歡喜，也重重有賞。美人沿途辛苦了，朕如今且去，讓他多休養幾天，你們須靜靜的伺候，不可驚動了美人。那班宮女太監們，聽了皇帝的吩咐，祇得啞啞連聲。皇帝這樣的溫柔的禮貌，他們却第一次看見。待皇帝走了，大家不覺在暗地裏好笑。說也奇怪，那位香妃，見了皇帝，便鐵板着面孔，不言不笑。見皇帝去了，却依舊嬉笑顏開，和宮女們玩耍去了。這西內建得一座好大的園林，香妃生長在蠻荒地方，却不會見過這大內的景色；他帶着自己兩個侍女，和一班宮女，有時在西

池蕩漿，有時在瑤島登高，有時在花港垂釣，有時在小苑射鹿。正游玩得有興，忽然說：皇帝頒賞香妃物件。那宮女催香妃快謝恩領賞去，那香妃把粉頸兒一歪，逃在摘星樓上躲避去了。那送物件的太監，見香妃嬌憨可掬，便也無可如何，祇得把這實在情形復旨去了。又隔了幾天，乾隆皇帝實在想得香妃利害，朝罷回宮悄悄的走到西內去，走進宮門，祇聽得內屋裏一片香妃的歡笑聲。那內監們見皇帝來了，正要喝威，皇帝忙搖着手，叫他不要聲張，自己躡着腳，走進內屋去。祇見香妃袒着酥胸，散着雲鬢，兩個宮女，正服侍他梳頭；三五個侍女，坐在地下，香妃赤着一雙白足，踏在侍女懷裏。面前幾個大盤，盤裏都是皇帝新近賞他的珠寶脂粉；他拿着一樣一樣的賞給侍女，那班侍女，一邊笑着，一邊謝賞。香妃把賞剩的東西，隨手亂拋，惹得那班侍女，滿屋子搶看，一時嘻嘻嘩嘩，一片嬌聲，好似樹林中的鶯燕一般。乾隆皇帝在簾外看了半天，忍不住哈哈大笑，掀着簾子進去。屋子裏的宮女，見天子駕到，忙各各爬在地下接駕；獨有香妃好似不會看見一般，自己對鏡理妝。皇帝也不去驚動他，靜悄悄的坐在鏡臺一邊，看他梳頭，梳成了頭，穿着着襪，一任皇帝怔怔的看着；香妃祇是抿着嘴，垂着眼，一睬也不睬。乾隆皇帝細細的問宮女：香妃飲食起居，可有什麼不適？每天做些什麼事體消遣？又問他：住在宮中，可快樂麼？那宮女一一回奏，皇帝看着香妃，嘆了一口氣，說道：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接！朕知道美人，怎的這般無緣？便把兩個年長的宮女，傳喚到跟前來，悄悄的吩咐他，叫他覷香妃歡喜的時候，勸香妃趁早依順了皇帝，好處正多着呢。那宮女口稱領旨，送皇帝出宮，回進屋子來，便把皇帝諭旨對香妃勸說一番。那香妃却嬉笑自若，好似不聽得一般。到了第二

天皇帝又賞香妃許多珍寶衣飾；香妃拿來，依舊分賞給他侍婢。從此以後，皇帝天天有東西賞給香妃；香妃有時拿來轉給太監宮女們，有時便隨手棄擲，略不愛惜。如是又隔了幾天，有一天，乾隆皇帝酒醉了，想起香妃，便命太監扶着，走到西內去；一走進宮門，內監們嘩嘩的喊了幾聲，宮女知道聖駕又到，忙催香妃出去接駕，香妃抵死不肯。宮女們沒法，祇得出來，把皇帝扶進內室去；香妃見皇帝來了，依舊氣憤憤的，低着頭子坐着。皇帝連喚幾聲香妃，又喚美人，他都不理；皇帝哈哈大笑道：「美人兒害羞也！」說着，把衣袖向門外一揮，那宮女太監們，一齊退出門外去，祇把香妃和乾隆皇帝兩人留在屋子裏。皇帝到了這時候，實在忍耐不住了，便走過去，捏住香妃的手腕，祇說得一句：「好白嫩的臂兒！」祇見香妃颯的拔出一柄尖刀來，向臂上割去；皇帝手快，急奪住他的尖刀，那雪也似的臂兒上，已割了一個裂口，淌出鮮紅的血來。皇上的酒也嚇醒了，忙拿袍袖去替他遮掩；一面喚宮女進來，替他包紮傷口。乾隆皇帝見香妃性情節烈，便也不敢把威力去逼他，祇吩咐宮女隨時規勸他。香妃自從割臂以後，終日哭着嚷着，要回家鄉去；皇帝可憐他異地孤懷，便吩咐內務府在香妃住的樓外空地上，連日連夜趕造同部的街市，和同回營，同回教堂。又弄了許多回子，在街市上做買賣，跑來跑去，和同部的風俗一絲不差；又命宮女，每日領着香妃在樓上看望。那香妃見了同部街市，知道皇帝怕他想念家鄉，爲他大興土木，造成這許多同部的房屋，他心中雖感念皇帝待他的一番深意，但他見了同部街市，心中念家鄉越法念得利害，常常倚在樓窗口，對着那窗外風景，淌眼抹淚。有時皇帝親自到他宮中來，打疊起千萬溫柔，用好話勸他；無奈他一聽得皇帝提起同部，那眼

淚便好似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撲簌簌的溼透了衣襟。皇帝看了他這可憐樣子，便也不忍去逼他；祇來坐一回，看望一回，便去了。後來那宮女暗地裏勸着香妃，說：皇帝的威權很大。妃子終是拗不過去的；將來惱了皇帝的性子，說不定要恃強來姦污你，也許綁出宮去殺了。到那時妃子一般總是一個死，一般守不住貞節，還不如趁早依順了皇帝，多享幾年快樂；皇帝也是一個多情種子，那個妃子得了寵，保不定和唐明皇寵楊貴妃一般，留下千古韻事，也不負上天生妃子這一副美麗容顏了。任你宮女說得天花亂墜，那香妃聽了，總當做耳邊風一般；過勸得恨了，那香妃便從袖子裏拿出一柄尖刀來，向頸子上抹去，嚇得那宮女魂不附體，忙上去奪下來。那香妃冷笑數聲，說道：你奪去何用？我身邊藏着這樣的尖刀四五柄呢！你們不逼我便罷，你們倘然逼得我過狠了，俺便自己結果我自己的性命。不然，那皇帝倘然來逼我，俺有尖刀在此，叫他和我一塊兒死宮女聽了香妃一番話，深怕將來闖出大禍來，便悄悄的去告訴了本宮總管；那總管太監，想想擔不起這干係，便悄悄的去通報皇后。皇后富察氏，得了這個消息，心中又氣又害怕；他夫妻之間，因為董額氏的事體，吃皇后知道了，從此禁住董額氏不許他進宮，皇帝恨極了皇后，從此也不進皇后的宮，兩口子鬧翻了。皇后知道自己不能勸諫皇上，便把這事體偷偷的去告訴了皇太后。皇太后鈕祜祿氏，生平十分痛愛皇帝的，又知道皇帝有些左性，當面一定勸他不轉，須得要想一個釜底抽薪的法子，去斷了皇帝這條心。他婆媳兩人商量了半天，商量不出好法子來。後來還是坤寧宮裏一個老太監，名叫余壽的，想出一條計策來；如此如此，對皇太后說了，皇太后連說：不錯。當下叮囑宮中上下人，嚴守祕

密；暫時不動聲色；那乾隆皇帝，又去看望過香妃幾趟，那香妃總是冷冰如霜，任你溫情軟意，他總是個不理不睬。乾隆皇帝看了這樣，暗裏自己傷心，心想我貴爲天子，却不能享這一段艷福，真是人生在世，各有姻緣。但眼看着這樣一個美人兒，叫朕如何放手得？要用強威逼呢，心中却又不忍。他日思夜想，心中十分鬱悶，任你千嬌百媚的妃嬪，在他跟前，山珍海味，供在桌上，他總是食不知味，寢不安席。從來說的，憂能傷人，乾隆皇帝，慢慢的積想成病。皇太后見他容顏一天消瘦似一天，心中便好似刀割；他知道要救皇帝的性命，這計策萬不能不做了。看看冬至節近，禮部奏請皇上祭天，這是每年的大禮，照例在祭天的前三日，皇上齋戒沐浴，住宿在齋宮裏。到祭天的這一天，文武百官，五更時候起來，先到圓丘去迎接聖駕；那皇上祭過了天，心中念念不忘香妃，心想我四五天不見他，不知他的容顏怎麼樣了？一進宮門，便趕到西內去，一看，見屋內靜悄悄的，不但見香妃，連那班宮女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再看室內，衣物拋棄滿地；忙傳管宮太監時，那太監跪稱：香妃和一班宮女，都被太后宣召去了。乾隆皇帝聽了，忙把靴底亂頓，嘴裏連說：糟糕！糟糕！一轉身，忙向坤寧宮趕去。欲知香妃下落，且聽下同分解。

董額氏既通於親王，即厭避其夫；此凡失足婦人同有之心理。親王富貴勝於傳恆，勢利之念，女子爲甚，宜董額氏之厭其夫矣。又有一念，爲既已失足，一見其夫，不免內疚於心，此董額氏之所以避其夫也。

福康安少年富貴，榮寵已極；愛憐私子，人生天性，雖帝王亦不能掩其迹。自來因私子而紊亂國事者，

史不勝書；彼乾隆帝雖寵福康安，尚知大體，不致倒持太阿，此所以謂英主也。

香妃豔迹，流傳千古；而漂泊一身，尚不失為節烈美人，自是難能而可貴。女子而節烈，固可貴矣；美人而能節烈，則尤可貴。在宮庭中，而不為威屈，不為勢誘，終保其清白之身，尤為可貴可敬。雖然，非彼故主以深情厚義結於前，曷克臻此情之足，以維繫人心，誠大矣哉！

第四十回

獄中回婦深夜被寵

宮裏天子靜晝竊聽

却說皇太后見乾隆帝爲了想念香妃，弄出一身病痛來，心中十分不忍；祇因沒有機會，不好下手把香妃弄死。他和宮中太監，早已預備下計策；這一天，趁皇帝住宿在齋宮裏，便派一個總管太監，到西內去，把香妃和服侍香妃的宮女太監們，一齊傳喚了來。先盤問宮女：香妃如何進宮？皇下如何看待他？香妃進宮來時，帶了多少奴婢器物？皇上又賞過多少珍寶衣物？皇上和香妃見過幾回面？見面的時候，皇上說些什麼？香妃說些什麼？香妃平日在宮裏做些什麼事？說些什麼話？皇上可會親近過香妃的身體？香妃可有感激皇帝的話？或是惱恨皇帝的話？細細的問過一番，那宮女也一一照實的奏明了太后。太后吩咐宮女站過一邊，又把香妃傳進宮來；那香妃一走進屋子，滿屋子的人見了他的容顏，都吃了一驚。皇太后回過頭去，對富察皇后笑着，說道：長得妖精似的，怪不得俺們皇帝被他迷住了！那香妃見了皇太后和皇后，也不下跪，祇低着頭站在一傍；皇太后第一個開口問道：你到俺們宮中來，皇上用萬分恩情看待你，你知道感激麼？那香妃聽了，冷冷的說道：俺不知道感激皇上；俺祇知道痛恨皇上！皇后說道：你爲什麼要痛恨皇上？那

香妃說道：俺夫妻好好的在回部，皇上什麼要派兵來奪俺土地，殺俺酋長？殺俺酋長也罷了，爲什麼要弄俺進京來？弄俺進京來，照俘虜定罪，一刀殺了，也罷了，爲什麼獨不殺俺，又把俺弄進宮來？把俺弄進宮來也罷了，那皇上爲什麼要時時的來調戲俺？香妃說到這裏，不覺氣憤填膺，祇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粉腮兒上顯出兩朵紅雲來，那容貌越法美麗了。皇太后聽他說到皇上調戲一句話，不覺微微一笑，說道：依你現在的意思，打算怎麼樣？那香妃說道：太后若肯開恩，放俺回家鄉，待俺召集丈夫的舊部，殺進京來，報了俺丈夫的讎恨。太后聽了，忙搖着手道：這是做不到的，你休妄想。香妃接着說道：不啊，仍舊放俺回宮去，待有機會，刺死了皇帝，也出了俺胸中的怨氣。皇后聽了，忍不住腦恨起來，喝道：賤婢！皇上什麼虧待了你？你却要下這樣的毒手？太后忙攔住皇后道：俺們且聽他再說些什麼。那香妃又說道：再不啊，祇求太后開恩，賞俺一個全屍，保全了俺的真節罷。他說着，滿面淌下淚珠來，撲的跪下地去，連連磕着頭求着。太后看了，心下也有些不忍，便點着頭，說道：看這孩子可憐，俺們便依了他的心願罷。皇后也說：太后說的是。太后一面吩咐把香妃扶起來，一面傳進管事太監來，命他把香妃帶出去，吩咐侍衛拉出去，在月華門西廂房裏勒死，賜他一個全屍罷。那香妃聽了太后的諭旨，忙爬下地去，磕了三個頭，謝過恩，轉身跟着太監出去了。那兩傍站着的宮女內監們，個個忍不住吊下淚來。這是乾隆皇帝祭天前一天的事。第二天，待到皇帝回進宮來，得到這個消息，趕快搶到坤甯宮去救時，已經來不及了；太后見了皇帝，便拉着他的手，把好好話勸說一番。又說：那回同女子，存心狠毒，倘然不勒死他，早晚便要闖出大禍來。到那時，叫我如何對得住

你的列祖列宗呢？爲今那回回女人也死了，你也可以丟開手了；你看你自己這幾天爲了他消瘦得不成樣兒了。我的好孩子！快回宮去養息養息罷。太后說着，伸手去摸皇帝的臉，他們母子天性，皇帝被太后說了幾句，倒也不好說什麼。祇得退出宮來，悄悄的拉着一個太監，問他：香妃的屍首，停在什麼地方？那太監悄悄的把皇帝領到月華宮西廂房裏，皇帝一見了香妃的屍身，忙搶過去抱住了，祇說得一句：朕害了你也！那眼淚和潮水一般的湧了出來，香妃的衣襟下，溼了一大塊，慌得那太監跪下來，再三求皇上回宮。那皇上哭夠多時，又仔細端詳了一回香妃的臉面，又親手替他擦上了眼皮。說道：香妃香妃！我和你真是別離生死兩悠悠！乾隆皇帝還怔怔的站在屍身傍邊，不肯走；經不得那太監一再催請，他便從屍首手上勒下一個戒指來，縮在袖子裏，走出屋子來，把月華門管事的太監傳喚過來，吩咐他用上好棺木收殮，須揀那風景山勝的地方去埋葬下。那太監連稱：遵旨。悄悄的去和內務府商量，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把香妃生前的衣服，替他穿紮下；偷偷的抬出宮去，在南下窪陶然亭東北角上堆了一個大塚。塚前豎一方石碑，上面刻着香塚兩個大字；碑的陰面，又刻着一首詞兒道：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這首詞兒，是乾隆皇帝託一位翰林院編修做的，刻在碑陰，表明他終古遺恨的意思。這座香塚，直到如今，還巍然獨存；凡游陶然亭的，見了這座孤坟，人人要替當年的香妃洒幾點熱淚。這都是閒話，如今且不去

說他，再說乾隆皇帝，自從香妃死過以後，心中十分煩悶；看看那香妃留下來的戒指物在人亡，由不得他要吊下淚來。他住在宮中，任你那班妃嬪宮女，如何哄着他玩，他總是難開笑口；幸得福康安常常進宮來，乾隆皇帝見了他，任你萬千擔愁恨，也便丟開了。福康安陪着皇帝在宮裏，有時下一盤棋，有時吃一杯酒；說說笑笑，倒也消遣了歲月。看看過了殘冬，已到新春，乾隆皇帝慢慢的把憂愁忘了，有一天，睡到半夜裏，忽然又想起香妃來了。因想起香妃，猛記得還有去年那個回酋霍集占夫妻兩人，到如今還關在刑部監獄裏；那霍集占的妻子，却也長得俊俏動人，那時祇因一心在香妃身上，便也把他忘了。如今我何不把那女人喚進宮來玩耍一番，也解了我心中之悶。當時乾隆皇帝立刻吩咐管事太監，到刑部大牢裏去，把那霍集占的妻子，須在五更以前，提進宮來。那太監奉了聖旨，也不知皇上是什麼意思，便飛馬趕到刑部大堂裏，一疊連聲催提人；這時已夜靜更深，所有值堂的侍郎郎中，早已回家去了。那值夜的提牢司員，正在好睡，忽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嚷着：接旨！把那司員嚇得跳下牀來，披着衣服，趿着鞋子，一面發顫，一面說道：吾輩官小職微，向來夠不上接旨的身分，這便如何是好！那太監大聲說道：沒有傍的事，你祇把牢門開了，把那回回女人，交給俺帶去便完了。那司員聽了，越法嚇得他把雙手亂搖，說道：堂官不在衙門裏，在這半夜三更，開放牢門，倘有疎忽，叫俺這芝麻綠豈似的小官，如何擔任得起？那太監急了，連連跺着脚，說道：好大膽的司員！有聖旨到來，你還敢抗不奉旨。俺問你，有幾個腦袋？那司員越聽越害怕，嚇得也哭了；後來虧得一個提牢小吏，想出一個主意來，說道：俺們不開牢門，又擔不起抗旨的罪；在這半夜三更，開了牢

門，却又擔不起這風火。此時沒有別法，祇得請公公暫等一等，俺們把滿尚書請來接旨；得他一句話，俺們便沒事了。那太監到了此時，也沒有法想，祇叫他們快去把滿尚書請來。這司員答應了一聲，是便飛馬跑去，打開了滿尚書的門，把這情形說了；那滿尚書聽了，一時也摸不着頭路，祇得慌慌張張跟着司員到衙門裏來，接了聖旨，驗看了硃印，並無錯誤，立刻打開牢門，把那回回女子從睡夢中提出來，當堂驗過，交給內監；那內監早已把車轎備好，悄悄的送進宮去。皇帝這時，還擁着被窩等着。那回回女子，在大牢裏昏天黑地的關了大半年，自問總是一死的了？忽然在這半夜三更，把他提進宮去。宮女推他跪在皇帝榻前，嚇得他低着頸子，跪在地下，祇是索索的發顫。皇帝喚他抬起頭來，雖說他蓬首垢面，却也俊俏嫵媚。皇帝命宮女傳喚敬事房太監來。那太監專伺候皇帝房事的，得了聖旨，便來把回婦拉進浴室去，替他上下洗擦；宮女替他梳粧一番，赤條條的，共他盤腿兒坐在一方黃緞褥上，兩個太監把褥子的四角一提，叉進皇帝的臥室去。皇帝看時，見他容光煥發，妖豔冶蕩，也不在香妃之下，便把他扶上榻去臨幸了。第二天皇帝坐朝，那刑部滿尚書出班來，正要奉請把那回回會犯妻發還，乾隆皇帝知道他的意思，不待他開口，便先說道：霍集占大逆不道，屢抗皇師，朕原意將他夫妻正法；祇因他罪大惡極，朕昨夜已竟拿他的女人，糟蹋了言畢，便哈哈大笑。一時文武官員聽了，都十分詫異，大家面面相覷。殿角鐘鼓聲響，皇帝已退朝了。誰知那霍集占的妻子，却是十分妖冶的；乾隆皇帝上了手，便夜夜捨他不得，把他留在景仁宮裏，朝朝取樂，封他為回妃。第二年，便生下一回皇子，皇帝無法寵愛他。回妃說生男回部，不慣清室的起居，乾隆皇帝便下旨意。

給內務府，叫他在皇城海內造一座寶月樓，樓上造一座柱臺，高矗在半天裏。樓大九間，四壁都嵌着大鏡，屋子裏牀帳帷幕，都從同部辦來，壁上滿畫着同部的風景。這寶月樓緊靠皇城，城外周圍二里地方，造着回回營。回妃每天倚在樓頭盼望。有時回妃起了家鄉一念，不覺淌下眼淚來，皇帝極意勸慰。拿了許多珍寶來博他的歡心。回妃回嗔作喜，便和皇帝在密室裏淫樂一回。那密室建造得十分精巧，壁上用金銀珠寶嵌成精細的花紋，滿地鋪着厚軟的地毯；室中除一衣架外，一無所有。北向壁上嵌一面大銅鏡，高一丈五尺，寬六尺；人走在室中，一舉一動，都映射出來。皇帝和回妃，天天在室中調笑取樂。如何取樂法，外人却不得而知。第三年上，回妃又生了一個皇子，皇帝便把回妃改做旗女裝束，去拜見太后，太后認做是皇帝新選的妃子，又他生了皇子，便也十分寵愛他。過了幾天，適值皇太后萬壽，皇帝為博太后的歡心，命內務府傳集京城裏的伶人，在大內戲台上演劇；皇帝親自扮做老萊子，掛上白鬚，演斑衣戲綵一齣。皇太后十分歡喜，命宮女拿了許多糖菓，撒在戲臺去，說賞老萊子。那皇帝便在臺上謝賞，引得皇太后呵呵大笑，那班陪坐看戲的文武大員，都一齊跪下來，喚皇太后皇上萬壽無疆。皇帝看了這情形，心中忽然想起聖祖在日，奉慈聖太后六巡江浙，萬民歡悅；如今朕登極十五年，天下太平，皇太后春秋正盛，正可以及時行樂。看看左右，沒有人可以商量的，便想起方恪敏公，正從南方回京，便在西書房召見恪敏；恪敏是一個先朝老臣，當下便竭力勸止，說：皇上為萬民所仰望，祇宜雍容坐守，不宜輕言出京。乾隆皇帝聽了他的說話，一時裏打不定主意；心想和太后商量去，便也不帶侍衛，悄悄的向慈甯宮走去。走過月華門，正要向隆

宗門走來；祇聽得門裏有切切私議的聲音。皇帝便站住了脚，隔着一座穹窿偷聽時，認得一個是自己逢格氏保姆的聲音，一個不知什麼人，對說着話。那人問道：如今公主還在陳家嗎？逢格氏保姆說道：那陳閣老被俺們換了他的兒子來，祇怕鬧出事來，告老回家；如今快四十年了，彼此信息也不通，不知那公主嫁給誰了？那人又問道：照你這樣說來，陳家的小姐，却是俺皇太后的嫡親公主；當今的皇上，又是陳家的嫡親兒子嗎？那保姆說道：怎麼不是。那人說道：這種大事，可不是玩的呢；你確實不會弄錯嗎？那保姆又說道：千真萬真，當年是俺親手換出去的，那主意也還是俺替皇太后想出來的；祇因俺皇太后做了正宮，多年不育，又深怕別的皇子得了大位，恰巧這時皇太后有了身孕，那陳閣老太太也有了身孕，陳太太和俺皇太后先時原是十分要好的。皇太后常常召他進宮來游玩，打聽得他的肚子和俺皇太后肚裏是同月的，皇太后便和俺商量，養下孩兒，倘是皇子，那不必說；倘是公主，也須瞞着先皇，假說是皇子。一面打聽陳家消息，倘陳家生下男孩子來，便哄着陳太太把那男孩子抱進宮來，暗地裏把公主換出去。後來果然陳家生了一個男孩子，俺皇太后生下一個公主；到兩家滿了月，太后哄着陳太太，把他兒子交乳母抱進宮來。俺們一面把乳母留在宮門口廂房裏，拿他弄醉了；皇太后悄悄的喚俺去，把陳家孩子換下來，又把公主換出去。公主臉上罩着一方靚袱，那乳母醉眼矇矓，也便抱着公主出宮去了。那人聽保姆說到這地方，便說道：這樣說來，俺們的當今皇上，却真正是陳家的種子了。那保姆說道：怎的不真。可嘆俺當時白辛苦了一場，到如今，皇太后和皇上眼裏看我，好似沒事人兒一大堆罷了！乾隆皇帝偷聽了這許多話，心中十分

詫異；急急輕輕的轉身回到御書房，一面打發人悄悄的把那保姆喚來，當面盤問。那保姆見皇上問他，嚇得他爬在地下，連連碰頭，說：皇上寬懷大量，莫計較小人的說話。奴才罪該萬死，祇求皇上饒奴才一條狗命！那乾隆皇帝便用好言安慰他，命他起來說話；又盤問他當時把自己換進宮來的情形。保姆見皇上臉色十分和順，便大膽把當時的情形，細細的說了。又說道：奴才雖該死，却不敢欺瞞皇上。皇上聽了他的說話，知道這情形是真的，不覺嘆了一口氣，怔怔的半天不說話。那保姆站在一傍，又不敢說話，也不敢退出；半晌，祇見皇帝把書桌一拍，說道：俺決意看他們去。又叮囑保姆：從此以後，莫把這話去告訴別人。吩咐他回房去罷。那保姆回到房裏，接着有一個太監，奉着皇帝的命，把他勒死在牀上，悄悄的埋葬在院子的牆角裏。當乾隆皇帝和保姆說話的時候，在御書房裏面的一間骨董房裏，早把左右侍衛和太監打發開了，所以他們一番話，却絕沒有第三個人聽得；但是皇帝得了這個消息以後，便處處留心，覺得自己的面貌口音，和先皇是截然不同的。便心中越法疑惑，他第二天，到慈寧宮去請安，見了皇太后，便問道：俺的面貌，何以與先皇的面貌截然不同？皇太后聽了這句話，臉上陡的變了顏色，說不出話來。乾隆皇帝看了，心中越法雪亮；從此便打定主意，要到陳閣老家去探望他的父母。但是皇帝深處簡出，不能輕言巡遊；如今要到江南去，須假託一件事，纔可免得臣下諫阻。忽然想起了皇太后萬壽的日子快到了，不妨說是承歡母后，奉游江南；況且先皇奉慈聖太后六巡江浙，已有先例。這時工部又報稱海塘工竣，更可以借閱海塘爲名，悄悄的到海寧探望陳閣老去。主意已定，便進宮去見太后，說奉母出巡江南，承歡膝下；那太后聽了，起

初推託說：此去又得勞動百姓，不如免了罷。後來皇帝再三懇慰着，太后心想，從前慈聖太后也會享過這個福，皇上有這一片孝心，俺也可以享得；便也答應了。第二天，皇帝坐朝，把奉母南巡查閱海塘的意思說了；當時雖有裘日修、陳大受幾個大臣，出班諫阻，無奈乾隆皇帝南游之心已決，便也不去聽他。一回下旨，定於乾隆十六年四月南巡；一面命大學士劉統勳代理朝政，史貽直總攬軍務。這個聖旨一下，把那班沿途的官員，忙得走頭無路；內中第一個告奮勇的，要算揚州的鹽商。那商人平日持勢壟斷，得的不下數千萬內中，要算江汪馬黃四姓，最是豪富，真是揮金如土，日食萬錢的。兩江總督知道他們有錢，便叫他們承辦皇差。有一個江鶴亭，是個首富；他家中有一座水竹園，十分清幽，養着一班小戲子，天天在園中演唱歌舞。如今聽得皇上南巡，他便把花園修改得十分華麗。那班戲子裏邊，有一個唱小旦的，名叫蕙風，長得玉膚花貌，又能妙舞清歌；江鶴亭又親自教授他許多新曲，預備供奉皇上的。同時有一個汪如龍，也是一位大鹽商；他打聽得江家的事體，便也預備接駕。他家却有一班女戲子，個個長得仙姿國色，烟視媚行。這也不去說他。單說內中一個頂尖兒的，名叫雪如，豈蔻年紀，洛神風韻，全個揚州地方，誰不知道汪家有這個尤物。便是汪如龍自己，也萬分憐惜；雖說美玉當前，也不忍加以狂暴。所以雪如到十八歲年紀，還是一塊無瑕美玉，未經採摘。此番聽說皇上南游，那汪紳士便和總督說知，願以家伎全部供皇上娛樂。到了兩宮動身那日，車馬如雲，帆檣相接；一路上花迎劍佩，露拂旌旗。看看到了清江，那兩岸的官紳，手版脚靴，匍匐在船頭上接駕；皇帝傳總督進艙問話：此地何處可奉太后駐駕？總督奏稱：有江紳的水竹園，聊堪駐足。皇

帝便吩咐移駕水竹園。一霎時水竹園中，人頭簇擁，車馬雜沓，園內笙歌鏘鏘，園外兵戟森嚴。那江鶴亭奔走駭汗，照料一切。皇帝奉着太后，御宴觀劇，席間見蕙風軟舞清唱，十分嘆賞。直到日影西移，纔登車回舟。那汪紳士送皇帝上船以後，因蕙風獻技，深得皇帝的歡心，意想明天總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賜，心中十分欣慰；便是那地方上的大小官員，都替他預先道賀。到了第二天一早，兩江總督帶同文武官員，到御舟上去叩問聖安，那江鶴亭也夾在裏面。誰知纔到得埠頭，祇見太監們向他們搖手，悄悄的說：皇上正在舟中聽歌，重擾了皇上的清興，嚇得那班官員躡手躡腳的不敢說一句話。那兩江總督求太監放他們到船頭上去伺候，那太監也不肯。大家沒法，祇得一字兒站在岸上伺候；看看那汪紳士，却坐在船頭上，和一班太監們說笑自如。江紳士看了，十分詫異；又看看那船上四面黃幔低垂，那一陣陣的清歌細樂，度上岸來，叫人聽了，不覺神往。那汪紳士心中十分詫異，他想揚州歌舞，在全國中要算第一；而我家的集慶班，在揚州地方，又算是最上乘了。如今什麼地方又來了這班清歌妙舞，竟叫聖上爲他顛倒至此。心中實在有些氣憤不過，便拉着一個太監，悄悄的問時。不知那太監肯說不肯說，且聽下回分解。

寫香妃縊死一段，母盡其慈，妻盡其愛，香妃盡其烈，而乾隆帝盡其情；各有血忱，躍躍紙上。讀之令人感，令人敬，令人愛，令人悲，令人憐惜，令人痛哭，許君許君，何筆弄人一至於此耶！

同是一回婦，香妃何其痛，霍集占之妻何其蕩；然在乾隆帝視之，雖不得香妃而益增其敬愛情感之念，雖得霍集占之妻，實無絲毫情感，直以一洩慾機視之耳。此兩人身價，實有天淵之隔。

保姆不慎，漏洩春風，卒以召殺身之禍。然宮庭之間，一言殺身，曾不足奇；彼爲帝王者，爲杜患計大，恩等於大怨。而父子骨肉之念，雖帝王無以異於恆人，則彼之殺保姆也，亦欲取其自由耳。

第四十一回 念父母乾隆下江南 爭聲色雪如登龍舟

却說乾隆皇帝到了揚州，第一天聽江紳士家集慶班的歌舞，十分贊嘆；在江紳士和那兩江總督的心中，意謂聖上一快活，總少不了一二百萬的賞賜，因此大家替江紳士高興。誰知到了第二天，大家到埠頭去伺候，那太監把許多官員一齊擋駕在岸上，一個也不替他們通報；看看那御舟上繡幕沉沉，笙歌細細。江紳士急打聽誰家戲班，在裏面戲技；那太監不肯說，總督去打聽他也不肯說。這班官員從辰時直站到午時，站得腰酸腿軟；那御舟上歌聲纔息，接着一陣嬌軟的笑聲。兩江總督求內監替他上船去通報，那內監一開口，便要一萬；後來再三懇情，總算讓到六千塊錢。那太監得了銀錢，纔告訴他在船上歌唱的，是汪紳士家的四喜班，那領班姑娘雪如，長得翩若驚鴻，嬌如游龍；聖上已看中了，如今歌舞纔罷，已傳命雪姑娘侍宴。各位大人如要朝見，不如暫退，俟皇上宴罷，再替你們奏報不遲。那班官員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暫時退回接駕廳中，匆匆用過了午飯，再到埠頭去候旨。那太監替他們去奏報，忽然傳出聖旨來，獨傳汪紳士進艙去朝見；那汪紳士早在船頭上伺候，聽得一聲傳喚，忙整一整衣帽，灣着腰，低着頭，戰戰兢兢的走進艙去。半晌，又見他笑嘻嘻，揚揚的踱出艙來。停了一回，聖旨下來，賞汪如龍二品頂戴，白銀八十萬兩，准他在御前當差。那汪如龍接了聖旨，走上岸來，自有許多官員前去趨奉他。汪如龍臉上，不覺有了驕傲

的神色見了那江鶴亭，越法是瞧他不起。江鶴亭和他去攀談，他便理也不理；江鶴亭滿面羞慚。那汪如龍祇向總督拱了一拱手，上轎去了。這裏看汪紳士去過以後，內監纔傳出聖旨來，說着諸官紳退回衙門。皇上午倦欲眠，毋庸伺候。裏面祇拿出一萬銀子來，賞江紳士；那江紳士空盼望了一場，祇盼望到這一點一萬兩銀子，單是謝太監們也不夠。祇得垂頭喪氣的回去。暗地裏打聽，原來那四喜班是汪如龍家的，皇上生長深宮，所見的都是北地胭脂，如何見過這江南嬌娃？況且這雪如是揚州地方第一個美人，嬌喉宛轉，玉肌溫柔，一度承恩，落紅滿茵。皇帝見他還是一個處女，便格外的寵愛起來，一連三天，不傳見臣民，把那班官紳弄得徬徨莫定。到船邊悄悄的問時，那太監總說：聖上和新進的美人在船中歌舞取樂，直到第四天上纔召見兩江總督；這時皇上心中十分歡樂，當面褒獎那總督，說他設備周到，存心忠實，便賞他內帑四十萬兩。那總督急忙磕頭謝恩。第二天，龍舟便行，沿途過鎮江南京，供應十分繁盛。這時皇帝有雪如陪侍在身邊，早夜取樂，便也無心游玩；祇是那江紳士，吃了這個大虧以後，心中念念不忘。他回得家去，和那蕙風晝夜計議，總要想法拾回這個面子來，纔不愧爲揚州的首富。那蕙風也因為自己遭了這場沒趣，急欲挽回盛名來；便日夜思量，甚至廢寢忘餐。連想了幾天，忽然被他想出一個妙法來了。這法子，名叫水戲臺；是把戲臺造在船上，戲臺上鋪設得十分華麗。這戲臺照樣造成兩隻，又編了許多皇母宴，封神傳，金山寺熱鬧的戲文，化了十萬銀錢，買通了總管太監。這時御舟已到了金山脚下，在半夜時分，江紳士悄悄督率着夫役，把這兩座水戲臺，駛近御舟，兩傍用鐵練，和御舟緊緊扣定。到了第二天，皇帝還和雪如睡在榻

上，忽然聽得細樂悠揚；皇帝問時，那總管太監奏稱：有揚州紳士，獻一班童伶，在艙外演唱。皇帝命把窗幃揭起，祇見船身左右造着兩座華麗的戲臺，左面臺上，正演着羣仙舞；一羣嬌的孩兒，個個打扮得嬌花弱柳似的，一邊唱着，一邊舞着，那歌聲嫋嫋動人，舞態宛轉欲絕。合着笙簫悠揚，真好似在廣寒宮裏看天女的歌舞一般。左面纔罷，右面又起，繡幕初啓，接着一個散花天女，唱着舞着出來，歌喉嬌脆，容光煇媚。皇帝說道：這般美貌，正合天仙的身分。問是誰家的女兒？那總管太監早得了江紳士的好處，便奏說是揚州紳士江鶴亭家的集慶班。扮這天仙的，是領班的名叫蕙風。皇帝聽了，點頭嘆賞。說道：也難爲他一片忠心！這孩子也怪可憐的。皇帝睡在榻上，懷中撫着那雪如；一邊吃酒，一邊看戲。那戲臺上演過歌唱的戲以後，便大鑼大鼓的演起天門陣來；接着又演法門寺。第二天，依舊是兩面戲臺，輪流演着熱鬧的戲文。這樣一天一天的演着，皇帝如何見過這有趣熱鬧的戲文？早把個皇帝看出了神；夜裏又演目蓮救母，觀音游地府的燈火戲，忽而神出鬼沒，忽而烟火漫天。皇帝看到高興的時候，便去後面船上把太后請來。那太后看了，也十分贊嘆。這樣子不知過了幾天，忽然太監報稱，已到蘇州。那蘇州巡撫，帶領合境官紳，在外面接駕；那皇帝聽了，十分詫異。說：御舟並不會搖動，如何已到了蘇州？到這時候，總管太監纔稱：這都是江鶴亭的一片巧妙心思，祇怕皇上沿路寂寞，便造這兩座水戲臺，練這班小戲子，孝敬皇上。乾隆皇帝聽了，說：難得江鶴亭一片忠心傳旨也賞他二品銜，又賞銀八十萬兩。那江鶴亭得了賞賜，便走上御舟去謝恩。皇帝當面獎勵了幾句，又吩咐那蕙風，每演完戲，許他進船來伺候。從此皇帝，聲有蕙風，色有雪如，心下十分快樂。那

江鶴亭得了賞賜回去，故意穿了二品的頂戴，去拜見汪如龍；那汪紳士見他也得了好處，心中十分嫉妒。看他那副驕傲的神氣，心中又十分氣憤。從此以後，江汪兩家，便暗暗的結下冤讎。那汪紳士日夜想法，總要壓倒那姓江的。這是後話。如今再說乾隆皇帝從蘇州到了杭州，便把那水戲場搬到西湖中央，賞與官員們看戲；又見西湖景色優勝，便坐着輕暖小轎，牽着太后，天天游玩去。在乾隆皇帝未到杭州的時候，省城裏那班官紳，早已忙亂着籌備接駕的事體。起初大家會議的時候，也想挑選一班絕色的船娘，在西湖裏採蓮盪漿，以悅聖心；後來打聽得揚州有一個雪如，國色天香，被他拔了頭籌。如今杭州再用這條老法子，未免落他人科臼，給揚州人見笑。又尋沒省城大地方的場面，倘然蓋造園林，匆促之間，決不能成偉大的工程；況且西湖有天然的圖畫，這人造的園林，也決不能勝過這天然風景。大家正想不出法子的時候，忽然就中有一個韓紳士，起來說道：如今我有一個妙法了。俺西湖上淨慈寺海潮寺昭慶寺廣化寺鳳林寺清蓮寺，上至靈隱天竺，儘多名山古剎，高僧大佛，當今皇上，天生聰慧，自幼便喜經典禪機。那五臺山清涼寺，聖駕時時去巡幸，寺中設有寶座，皇上常命衆僧高坐參禪；寺中万文法名慧安，原是世祖剃度時候，伺候過的，後經聖祖封爲智慧正覺佛。皇上和他最好，便拜他做師父。慧安有一個徒弟，名曼如，智圓，皎然，高明，心澄，大澈，智恆，無象，個個都是禪參上乘，舌妙蓮花。皇上稱他們師兄。這種情形，都是俺託京中官員從親近內監那裏打聽得來的。那揚州蘇州的官紳，還不知道呢。如今俺們正可以趁此機會，搜尋天下的高僧，安插在西湖上各大叢林裏；待皇上駕到，各廟中高搭綵棚，大做法事，另建講臺，請各高僧上臺說法；

皇上見了，一定歡喜。又可以見得我們省中官紳的清高。當時浙江巡撫聽了，便問他老兄如何知道皇上必定歡喜？那姓韓的說道：皇上從揚州蘇州一路行來，享受的盡是聲色繁華；忽然見這清靜佛地，好似服了一劑清涼散。皇上又是有佛根的，如何不喜？一席話，說得在座諸人，各各稱妙。那巡撫又說：俺們要求聖心愉悅，非得仍去請五臺山法師來主持各寺不可。當下由巡撫修了一封密書，派人晝夜趲程，趕到五臺山去請求名僧。這時清涼寺主持僧慧安，已告老退休，由大徒弟曼如當家；那曼如雖說參禪聰明，却是一個貪財好色之徒。見杭州巡撫派人來請求高僧，知道這時發財的好機會，便冷笑對那人說道：你們杭州人也知道急來抱佛腳嗎？如今俺山中正要修造銅殿鐵塔，最少也得一百萬銀元，纔得造成；師兄弟都下山四處募化去了，誰有空兒來踏江南的齷齪地方！那人見曼如口氣決絕，杭州接駕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心中焦急得不得了。便再三和曼如商量：師兄弟既不在山，便求大和尚派幾位徒弟去，也是好的。那曼如祇是搖頭不應。那人急得沒法，便答應捐二十萬兩銀子，修造鐵塔；後來漫漫的加到四十萬塊錢，那曼如纔答應下來。立刻在斗房裏喚出四個和尚來，吩咐他跟着來人到杭州說法去。那班杭州官紳，聽說請到了五臺山高僧，便興高彩烈，預備清潔的禪堂，莊嚴的講座。這四個和尚到杭州的時候，合城官紳都前去迎接。誰知見面之下，談論起來，却是一竅不通，舉動惡俗，不覺大失所望；祇因他是五臺山來的，便也照常敬重他。那知道這四個和尚住在寺裏，漸漸的不予清規起來；起初還不過是偷葷吃素，那寺院後門外，常常見許多雞毛鴨骨。後來索性偷起女人來了。蘇杭女人本來是信佛的多；這時聽說杭州地方設廣

大道場，那蘇杭一帶的名媛閨秀，趁御駕未到以前，都搶着到西湖上來朝見名山，瞻禮佛像。那和尚便在寺中造着密室，見有略平頭整臉的婦女，便拉去藏在密室裏；不上一個月工夫，被他騙去的婦女，已有三十六個。那鄰舍人家，和遠路香客，見走失了自己妻女，便吵嚷起來，四處找尋；那和尚僱着工匠，天天在廟裏建造深房曲室，沒日沒夜，和那班婦女在裏面宣淫作樂。又擅自把廟中產業押的押賣的賣，他仗着是皇上師弟兄的勢力，有誰去敢攔阻他？便是走失了那班婦女，也明知道是這幾個和尚鬧的鬼；雖有那班婦女的父兄丈夫，告到官裏來，也祇好裝聾作啞，不去理他。那和尚膽子越鬧越大，後來索興連官家眷屬，也被他拐騙了去。這時塘棲地方有一個紳士，姓楊，曾經做過關外總兵，因養病在家，他有一位姨太太，名叫琳娘，原是審姐兒出身，祇因他面貌長得十分標緻，這楊總兵十分寵任他。琳娘一向信佛，聽說杭州地方迎接高僧，建設道場，便和總兵說知，要到杭州燒香去。總兵官也依他，親自陪他到杭州來。誰知祇到了三天，那琳娘便不見了；四處找尋，毫無影踪。這總兵急了，告到將軍衙門裏；那將軍派了幾個親兵，幫他找尋。後來這總兵偶然從琳娘貼身的丫頭口風裏聽出來，纔知道他的姨太太，是被那五臺山來的和尚騙去的。他原是一個武夫，聽了這個話，如何忍得？便立刻帶了自己的跟隨，打進廟去；果然在地窖裏找到了。這地窖打扮得錦帳繡帷，鋪着長枕大被，點着不夜天燈；那琳娘和別家十多個婦女，都關在窖子裏。總兵急找那和尚時，已逃得無影無踪，氣得那總兵咆哮如雷，帶着琳娘要趕上蘇州去，却聞上告。慌得那杭州一班官紳一齊起來勸阻，又由大家湊了十萬銀錢，算是遮羞錢，送他回鄉去；那失走的三十六個婦女，一

時都找得，由地方官備了船隻，各各送他們回家去。這一場大鬧，把個莊嚴的佛場，打得七零八落；看看接駕的日期，一天近似一天，那道場須從新修建，且不去說他，最爲難的，在這短促日期，到什麼地方去找請名僧來主持講壇？後來也是那韓紳士想出一個救急的法子來，說杭州人文薈粹之區，深通內典的讀書人，一定不少；我們何妨把他們請來，暫時剃度，分主講壇。韓紳士這個主意一出，那一班寒士，略通內典的，都來應募，韓紳士自己也懂些大乘小乘的法門，便一個個當面試過，揀了幾個文理通順，聰明有口才的，便給他們剃度了，分住各山寺院。和他們約定，偷能奏對稱旨的，便永遠做和尚，送他二萬兩銀錢；沒有接過駕的，待皇上回鑾以後，任聽回俗，另送他四千兩銀錢酬勞。內中有一個姓程的，一個姓方的，一個姓余的，一個姓顧的，四個人都是深通內典，辯才無礙。韓紳士給他們都改了名字，姓程的改名法馨，住持昭慶寺；姓方的改名惠林，住持淨慈寺；姓余的改名拾得，住持天竺寺；姓顧的改名寶相，住持靈隱寺。內中要算法馨最是機警，便在昭慶寺前建設大法場，設七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夜間請法馨大師登壇說法。那法場在平地上，搭蓋百文綵棚，四面掛滿了旛、幡、寶蓋，莊嚴佛像，做起道場來，鏡鼓殿地，梵吹振天，燭光徹宵，火城列炬，香烟繚繞，薰聞數里。善男信女，憧憧往來，南無之聲，響徹雲霄。那講壇上更是莊嚴，綵結樓閣，高竄半天；蓮坐上端坐着法馨大師，合掌閉目，金光滿面。臺上燈燭輝煌，香烟氤氳，老僧入定，望去好似金裝佛像。臺下雨道兩傍，站着五千僧人，整齊肅靜；地上鋪着尺許厚的花毯，人在上面走着，寂靜無聲。那四方來瞻禮的男女，萬頭擁擠，如海潮生，走進門來，個個都合掌低頭，屏息侍立。大門外用金地黃字繡成奉

旨建設道場六個大字，兩傍豎起下馬牌；上寫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下車字樣。那和尚打坐一日，到夜裏說起法來，真是聲如洪鐘，舌架蓮花，說得個個點頭，人人皈依。說到第十四日上，聖駕已到，接駕的官紳，把各寺住持的名單進呈御覽。皇帝見設廣大道場，心中第一個歡喜，那皇太后也是信佛的，說起當初聖祖在日，如何與佛有緣；這杭州西湖，又是一個佛地，是宜優禮僧人，廣闡佛法。那乾隆皇帝便奉着太后，親臨道場。皇帝吩咐在場的都是佛門弟子，一例平等，許人民瞻仰聖顏，不用迴避。那法磬和尚，高坐講臺，見御駕降臨，他也若無其事，自在說法。那皇帝和皇太后帶了全城官員，便在壇下恭聽。直待講院了，那法磬纔下臺來，恭接御駕。皇帝笑問道：和尚從何處來，法磬答道：從來處來。皇帝這時手中正拿着一柄摺扇，猛向法磬頭上打了一下；這時候在兩傍侍從的官員，見了大驚失色，意謂天子震怒，看看皇帝臉上，却笑容滿面。大家正詫異的時候，忽聽得法磬喉中大喊一聲，哄哄的響着，好似打磬子一般；那聲音漸長漸遠。皇帝聽了，大笑道：和尚錯了！他磬等不得你磬，你磬乃不應此我磬；什麼道理？法磬大聲答道：磬亦知守法，非法不敢出聲。皇帝說道：和尚又錯了！你聲非聲，你法亦非法；那沒你磬也非磬。有什麼敢不敢？又有什麼守不守？又爲什麼要出聲？你要出聲，便出聲，更何容得你守？法磬也笑着答道：和尚沒有扇子，所以和尚是磬；和尚是磬，不是磬聲，所以和尚是法。如今是和和尚錯了，扇子來了，磬聲若出，和尚圓寂，和尚還是守的法。皇帝聽了，把扇子拋給法磬說道：朕便把扇子給你。那法磬接了皇帝的扇子，便連連打着光頭，一邊打着一邊嘴裏便哄哄的響着，輕重快慢，跟着扇子，好似在那般打磬子一般。皇帝看了，又忍不住笑起來，問

着他道：和尚自己有了扇子，便不守法；這是和尚的錯呢，還是扇子的錯？法磬說道：不是和尚錯，也不是扇子錯；是法磬錯，是給扇子與法磬的錯。皇帝莊容道：原是扇子錯，却不料累了和尚，還不如撤去扇子的乾淨。說着，便伸手奪去法磬手中的扇子，摔在地下；那法磬不慌不忙，拾起扇子來，說道：罪過！罪過！扇子不錯，原來是法磬錯了。皇帝略略思索一回，說道：罷罷！和尚便留着這柄扇子，傳給世人，叫他們不要再錯了。法磬合掌閉目，念着佛號道：西天自在光明大善覺恆圓滿佛！南無聰明智慧無牽無礙佛！皇帝看了，也合掌答禮道：什麼佛，什麼佛，竟是乾矢橛！說着，便轉身到各殿隨喜去。游畢，走出門來，法磬帶領五千僧人男女信徒，恭送御駕；皇帝走出了大門，回過頭來，笑着對法磬說道：破工夫明日早些來。法磬躬身答道：和尚是沒有吞針的。皇帝說道：管他則甚？你破工夫明日早些來。法磬又把扇子在自已頭上打一下，却不作聲；皇帝笑問他：爲什麼這磬子不響了？法磬說道：竟是乾矢橛，什麼佛，什麼佛！皇帝聽了，又不禁大笑。便吩咐法磬坐轎，也跟着到淨慈寺去。那淨慈寺住持僧人，便是惠林，早在寺門口接駕。皇帝進寺去，瞻禮佛像以後，便帶着兩個和尚，上吳山去，站在最高峯上，見錢塘江中來往船隻甚多。乾隆皇帝忽然問惠林道：和尚看江中有多少船隻往來？惠林略不思索，便得道：祇有兩隻。皇帝一時解不過來，惠林替他解道：這兩隻船，一隻名爭名，一隻名奪利。皇帝又問道：和尚怎麼也見得名利？惠林道：和尚不見得名利，所以見得這兩隻船中人，是名利；偷然兩船中人見得是名利，所以不見得兩船以外是見得兩人中船是名利。皇帝聽了，點着頭說道：法磬便是惠林，惠林便是法磬！到了第二天，皇帝又帶着法磬惠林到天竺寺去；那天竺寺住持僧

名叫拾得。這時八月天氣，雖還熱，天竺寺院裏木樨花却開得甚是熱鬧。皇帝劈空問道：聞木樨香否？拾得答道：此是香，此不是木樨；此是木樨，此不是香。木樨與香，原是兩極的。乾隆帝笑道：和尚又錯了！此是木樨，卽是香；此是香，卽是木樨。香與木樨，原是一鼻孔出氣的。拾得合掌說道：那沒還他是無有木樨，無有香。并何有聞？并何有聞木樨香者？乾隆帝聽了，又點頭稱妙。這天竺地方，原是三面環山的層巒疊嶂，隨處有茂林清泉；乾隆皇帝一時捨不得離開，天天帶着幾個高僧，覓勝尋幽，參禪悟道。他這時另有山林之樂，便把那雪如蕙風聲色脂粉都丟在腦後了。在天竺山上，玩了幾天，便上山來，到靈隱寺去。一進山門，便見危峯撲人，高樹障日，便贊嘆着道：好一個清奇的所在！靈隱寺原有一個高僧，名叫法華，年記已八十八歲，另在一間密室裏告老養靜，皇帝也頗知道他是道德高深的和尚。這時靈隱寺的住持僧名叫寶相，在寺門外接駕。乾隆定要見法華，寶相奏稱：法華初次減度，皇上讓他去罷。皇帝生氣，說道：朕要法華，他敢減度，此是何法？寶相說道：此不是法，此是初次減度，皇上定要他，他便減度了；便不是初次，此是色相的減度。皇帝道：你言色相，你是什麼色相？你敢是寶相？你便敢是法華的寶相？寶相同奏道：和尚是無色，色卽是空，卽是色；和尚是無相，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皇帝聽到這裏，拿一個指兒一豎，說道：和尚敢是有寶？寶相接道：和尚是乾矢橛，和尚是金剛不壞身，所以和尚是寶。皇帝說道：法華不是金剛不壞身，所以減度，便不是寶。寶相指着山門口的飛來峯答道：說他也不是寶，人皆不信；他却不是減度，他却是飛來，所以稱他是寶。皇帝便問道：他是否寶？寶相答道：是飛處飛來，也不是寶相；不是飛處飛來，也是寶相。皇帝

聽了點頭道：法華便是寶相，寶相便是法華！寶相便陪着御駕，進大雄寶殿去，瞻禮佛像；又到羅漢堂去遊玩，見塑着五百尊羅漢，個個都現着金身寶相。乾隆帝嘆道：這纔是金剛不壞身呢！這句話，被隨扈的太監聽得了，知道皇上的意思，便悄悄的去告訴了浙江撫臺，那撫臺便連夜傳集工匠，在羅漢堂中間塑一個皇上的金身。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帝王出巡，原所以採民隱，訪民俗，通上下之氣，求治平之道；一國之元首，欲得民心，成大業，莫善於此，亦莫急於此。今乾隆帝下江南，臣下以聲色蔽之，以貨利誘之；卒至君民障隔而民怨愈盛，是左右之罪也。

順治出家，乾隆巡幸五台山，另有用意，非真悅禪也。浙江士民，竟以緇流接駕，是不獨違背釋氏清修之真諦，而亦高視乎彼錦繡叢中之帝王矣。在彼時徒致一番紛擾，直至今日，西子湖畔，空留此廟貌，佔盡人家好田地，且奈此輩不農不工之和尙，誰階之厲也？

乾隆帝與諸僧參禪，雖屬野狐之流，然亦頗見當時平民平等氣象。惜乎彼僧人者，徒以逢迎愉悅爲事，不能於此時迎機諷勸，示以福國利之民正途，爲可惜耳！

第四十二回 東征西討福康安立功 依翠偎紅皇太子偷香

却說乾隆皇帝，見浙江撫臺替他塑了一個金身，在靈隱寺裏羅漢堂裏，心中十分得意，笑說道：朕從此也是龍華會上人了！這時，大學士梁詩正隨從左右，這梁詩正是一代的詩人，皇帝帶他在身傍，隨時叫他捉

刀。乾隆帝見杭州山水明秀，寺院崇宏，便喚梁詩正做詩；裏面有兩句：有山有古寺，無寺無名僧。乾隆帝看了，說道：好一個無寺無名僧！朕家自有佛法，自有名僧；今朕足跡所到，便當佈此真理。管事太監聽了這個話，又悄悄的去告訴浙江巡撫；那巡撫又偷偷的問太監道：皇上家有什麼佛法？有什麼名僧？那太監笑笑說道：大人不聽得俺宮中有雍和宮喇嘛僧嗎？那巡撫聽了，恍然大悟，知道皇帝也要在西湖上造一座雍和宮，供養幾個喇嘛；便暗地裏託人進京去探問，知道皇上和國師無遮，十分有交情，便把無遮請來，請他主持一切。那無遮到了杭州，先見過皇上，說明要在靈隱寺左近建造喇嘛廟，開一個無遮大會；皇帝十分歡喜，便吩咐內務府發銀十萬，又示意江浙官紳捐銀，共得到五十多萬兩銀子。無遮便開劃一切，動工建造。這時聖駕巡幸到海甯去了，先由浙江文武官員陪奉巡視海甯石塘，并看江潮看過了潮，乾隆帝把一班文武官員都留在城外，自己帶着幾個侍衛和太監進城，到陳閣老家裏去了。這陳閣老便是陳世倌；他自從兒子被鈕古祿妃換去以後，便告終養，帶着家眷回海甯去；後來雍正皇帝和他情分很厚，再三下聖旨喚他進京去做官，他實在推却不過，又怕堆却得太過了，要起皇帝的疑心，便祇得進京應召。雍正皇帝十分敬重他，他一家人，陳說，陳元龍，父子叔姪都做了頭品大員，位極人臣。陳世倌官做到首相，封文勤公。直到乾隆年間，予告還家，皇帝賞銀五千兩，在家食祿。乾隆帝又製御詩賜他，詩裏面有兩句道：老臣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到這時，乾隆帝下江南，陳世倌已死。乾隆帝自從知道自己陳閣老的兒子以後，便格外優禮陳家，凡是坟上的碑碣隧道，命一律參用王禮；陳家子孫，怕觸犯忌諱，求別的御史一再奏

請，始許他墓道中用王禮，外面碑碣，仍用闍老常禮。乾隆帝又吩咐查明陳氏後代子孫有若干人，統統賞給大小官銜，進京去供職。這時乾隆帝御駕忽然親臨陳家，陳家的子孫，一個也不在家中；一聲聽說天子駕到，嚇得家中一班婦女孩童，沒了手脚。後來還是陳老太太有主意，把族長去請了來。那族長雖也做過幾任知縣，但這接駕的事體，他一生也沒有經歷過；再加年紀已有八十歲了，耳聾眼昏，嚇得也渾身索索的抖，祇怕有得罪的地方。誰知乾隆帝見了那族長，却和顏悅色，問他：陳家有多少家產？陳老太太還康健嗎？那族長謹慎小心的回對了幾句。乾隆帝便吩咐他領路，到闍老墓前去。那族長領着聖駕，走到墓堂；皇帝回過頭來一看，見身後還有幾十個王公內監跟着。看看走到碑亭前，皇帝吩咐大家在亭中站着，祇帶着兩個太監直走到坟前；先在坟圈前後視察一周，忽然吩咐兩個太監，把黃幕遮起來。外面的王公太監們，被黃幕遮住了，看不見皇帝在裏面做什麼；祇有那兩個扶着黃幕的太監，看得清清楚楚。後來回京去，內中有一個太監露出口風來，說皇上在黃幕裏面，實在是對陳闍老的坟墓在那裏行跪拜禮。聽的人十分詫異，知道這件事關係重大，便從此不敢告訴第二個人知道。當時皇帝行過禮出來，立刻下一道上諭，頒發庫銀二十萬兩，給陳老太太爲養膳之費；又添買祭田十頃，添種坟樹四百株。在墓道前蓋造御祭碑亭三座，亭上蓋着黃琉璃瓦；亭外面有皇帝親手種的皮松兩株，古柏兩株。吩咐地方官另立專祠，兼管着陳墓春秋兩季祭掃的事體。諸事停妥以後，皇帝還在陳墓前後徘徊不忍去；後來經王公大臣一再催請，纔退出來。走過中門，回過頭來，吩咐陳家族長，把這中門封閉了，以後非有天子臨幸，此門不得再開。那族

長諾諾連聲。這裏皇帝回到行宮去，祇見案上擱着京中兵部的奏報；打開來看，那奏報上說閩浙總督報稱臺灣逆賊林爽文舉兵叛，圍嘉義，除派兵兜勦外，盼望京中救兵甚急。乾隆帝見了這奏章，便立刻下旨同京。到了京中，自有許多官員接駕；這時第一個蒙召見的，便是福康安。這時福康安已賞嘉勇巴圖魯，賜御用鞍轡，又畫像在紫光閣上，十分榮耀。第二日，皇上聖旨下來，授福康安爲鎮遠將軍，會同京中各武將，帶領勇健軍，馳赴臺灣，勦滅賊寇。這個聖旨一下，那班武將，都要討福康安的好，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一陣斬殺，殺得那林爽文大敗奔逃，逃到臺東深山中，被福康安手下的牙將活捉過來，獻上大營。福康安凱旋到北京，把林爽文獻上朝廷。乾隆帝心中格外歡喜，聖旨下來，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帶，紫纒金黃瓣珊瑚朝珠；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嘉義公生祠。再畫像在紫光閣，皇帝親製像贊。在這個時候，福康安忽然死了夫人，京中文武官員，都去弔孝；福康安夫妻恩情很厚，那夫人又長得十分美貌，如今斷了絃，叫他如何不悲傷。乾隆帝也特意下詔勸慰他，又賞治喪費三萬元，特派大臣御祭。這種恩典，沒有第二個人比得上了。但是在福康安心中，總是念念不忘他夫人。恰巧乾隆帝的六公主，已到了下嫁的年紀，便有大學士阿文成出來做媒，替福康安求婚，一面又由乾隆帝的岳母進宮去求，富察后不料乾隆帝一口回絕不准，那富察后也對他母親笑笑說道：這件事體，是萬萬使不得的。福康安的母親董額氏，也不願他兒子去做駙馬。這時福康安有兩個哥哥做駙馬的，乾隆帝却不十分寵愛他們；如今這福康安是乾隆帝極寵愛的，却又不肯招他做駙馬。這裏面的深意，却祇有皇帝皇后和董額氏三個知道。後來那

傅恆的母親，實在求得利害；皇后便答應把六公主下嫁給福康安的兄弟，却把和碩親王的格格指婚給福康安。這時福康安年紀祇得二十六歲，當時奉旨完姻以後，接着又有廓爾喀賊匪侵犯後藏；聖旨下來，仍叫福康安親統六路兵馬，會同大學士阿文成，前去征勦。說也奇怪，那賊匪一聽得嘉義公的名氣，便嚇得他魂膽飄搖，連打敗仗；不到一個月，便平服下來。接着又是甲爾古拉集寨酋長反叛，皇上便命福康安統領得勝兵馬，轉齒前去；那酋長聽說福康安人馬趕到，便嚇得他親自跪在帳前求降。一連得勝文書送到京中，聖旨下來，許他班師；福康安官晉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兵馬走在路上，乾隆帝又賞他御製詩喜詩，親筆寫在扇子上。又賞御用佩囊六枚，又加賞一等輕車都尉，照王公親軍校例，賞他僕從六品藍翎三缺。皇帝這樣看重他，那沿路的地方官，誰不趨奉他？這時兩湖總督濮大年，要討福康安的好，和他幕友商量；沿江一帶，都紮着燈綵，吹打迎送。湖南巡撫又到杭州去借得水戲臺來，跟着福康安的坐船，日夜演戲。那福康安在船中，吃酒看戲，十分快樂；船到洞庭湖中，那湖裏原有一種洞庭艇子，四面湘簾明窗，收拾得十分清潔。艇子頭尾上掛着五色琉璃燈，兩傍遮着繡帷；船梢頭都用船娘搖櫓，打扮得十分妖豔。一共有百十隻艇子，那船娘齊聲唱着皇上的誌喜詩，歌聲十分嬌脆。福康安坐船在中央，那許多洞庭艇子都圍繞着大船；慢慢的盪着漿，緩緩的唱着歌；福康安看了，贊嘆道：「他們真好似洛水神仙！」便吩咐艇子靠近大船，福康安跳過艇子去，見裏面明窗淨几，便吩咐設席，請過幾個幕友來，陪他吃酒。席散以後，福康安偶然踱到後艙去閒望，祇見船尾一個女孩兒，赤着一雙白足，身上披一件猩紅斗篷，豐容盛鬋，桃腮櫻唇，

十分俊俏；手中搖着櫓，那一搦柳腰，臨風擺動，真是小巧輕盈，把個福康安看怔了。忽聽得那女孩兒輕展珠喉，唱起曲子來，娟娟動人，微風起處，掀開了斗篷的下幅，露出紅裳綠襖來。那女孩兒回過頭來，見了福康安，不禁眼波一溜，嫣然一笑，露出十分蕩意。福康安不禁心神搖盪，拍着手說道：「江南地方，有這樣的妙人，俺在京中如何見過！忙回進艙來，吩咐侍從，快把那船梢上的女孩兒喚來；那侍從去喚時，這女孩兒說道：「青天白日，羞答答的叫人怎生見去？」福康安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吩咐他晚上來見俺罷。」到了昏夜，祇見那女孩兒打扮得異樣風流，走進艙來，盈盈拜下地去。福康安在燈下看時，見他容光煥發，和日間又是不同。福康安忙把他扶起來，拉在懷裏，問他名字；那女孩兒說名喚寶珍。福康安從此寵愛寶珍，一路南下，俱是寶珍伺候。看看揚州地方，福康安替寶珍賣一座別墅，給他住下；所有沿路官員的供獻，和皇帝的賞賜，約有五六十萬銀錢，福康安統統交給寶珍，自己帶兵凱旋進京去。乾隆帝見了他，自然有一番獎勵，稱贊傳旨下去，賞戴三眼花翎，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這一天，福康安進宮去謝恩，由內監領他直走進骨董房，祇見皇上身傍有一個年輕大員，手中拿着一個古瓶，和皇帝說笑着。那舉動十分輕佻，皇帝非但不生氣，反拉着他的手，笑嘻嘻的說道：「你歡喜這瓶嗎？」便賞給你拿回家去罷。那大員謝也不謝，便拿着瓶去了。福康安在一傍看了，心中十分狐疑，問又不好問得；退出宮來，悄悄的去問劉統勳。劉統勳說道：「這便是皇上新近識拔的總管儀仗大臣和珅的便是。福康安在京外時，也聽說皇上十分寵任和珅，但他也不會見過，和珅是怎麼樣的人，如今見他舉動輕佻，心中便厭惡他，暗暗的叮囑劉相

國，須要好好的防着他。列位，你知道和珅是什麼樣人？何以乾隆帝忽然寵任他到這地步？說起來，這裏面也有一段豔史。原來當初乾隆帝做太子的時候，祇因雍正帝和鈕祜祿后十分寵愛，常常把他留在宮裏；乾隆帝這時還是寶親王，到底少年心性，見宮中十分好玩，便東溜西逛，什麼把戲都玩出來。這時雍正皇帝有十六個妃嬪，內中最得寵的有四人：一是舒穆祿氏，一是伊爾根覺羅氏，一是馬佳氏，一是陳佳氏。那馬佳氏和陳佳氏，原是漢女，冒充旗人入宮的；雍正皇帝因他兩人長得比別人格外白淨細膩，便格外寵愛他些。太子這時年紀已有十七歲，男女之愛，正濃厚的時候，便終日和那班妃嬪宮女調笑無忌；那妃嬪也因他是皇帝皇后寵愛的太子，誰敢不依順他？再則，因那太子也長得英俊風流，那班宮女也愛和他逗着玩笑。內中祇有一個馬佳氏，他自己仗着美貌，脾氣也冷僻，不肯和太子胡纏；這太子偏看中了他，時時覷他不防備的時候，便闖進宮去，翹着馬佳氏，或是要吃他嘴上的胭脂，弄得那馬佳氏惱了，他纔放手。這種事體，也不只一次了。這一天，合該有事：馬佳氏在宮中閒着無事，見自己的雲髻，有些鬆懈下來，便喚宮女替他重理梳粧。青絲委地，正在梳理的時候，這寶親王忽然悄悄的走進屋子來；宮女見了，正要聲張。那寶親王站在馬佳氏身後，忙搖着手，叫他不要聲張。一面躡手躡脚的走上去，從馬佳氏身後伸過手去，掩住馬佳氏的兩眼。那馬佳氏猛不防有人來調戲他，顫着聲兒急問：是誰？寶親王忍着笑不做聲，那宮女也掩着嘴暗笑。馬佳氏認做是歹人，他這時手中正握着一柄牙梳，猛力向身後打去；祇聽得哎喲！一聲，不偏不倚的，打在寶親王眉心裏，那血便直淌出來。寶親王忙放了手，捧着臉，轉身逃出宮去。這裏馬佳氏知道

是打壞了太子，心中又害怕，又羞憤，暗地裏哭了一場。誰知道了第二天，大禍來了：因為恰巧第二天是初一日，宮中規矩，皇子皇女，都要進宮去朝拜父皇母后；寶親王眉心裏受了傷，給鈕鈞祿后看見了，十分心痛。便把寶親王拉近身來，細細的一看，知是被人打破的，便十分詫異，連連的追問：和誰打過架來？那寶親王見問，又是心慌，又是羞愧，便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鈕鈞祿后看了，越發起了疑心，便大聲喝問：寶親王被母后逼問不過，一時也無可推託，便說：曾和馬佳妃玩兒，妃子失手打傷的。這馬佳氏性情冷僻，又因皇帝寵愛他，鈕鈞祿后平日也厭惡他；如今聽了這個話，便十分動怒，一口咬定說馬佳妃調戲他兒子，立刻傳命，把馬佳妃喚來，一頓棍子亂打。喝着太監，拉出月華門去，拿繩子勒死。寶親王見母后生了氣，又不敢勸，又不敢走，站在一傍，眼看着太監把馬佳妃橫拖豎拽的拉出宮去，他心中好似刺着十八把鋼刀一般的痛。好容易伺候母后進去了，他一轉身急急趕到月華門去看時，那妃子粉頸上，被繩子切住，祇剩得一絲氣息。寶親王哭道：我害了你也！忙把自己指頭咬破，滴一點血在妃子頸子上，說道：今生我無法救你了，但願和你來生有緣；認取頸子上的紅痣，我便拿我的性命報答你，也是願意的。這一句話說完，妃子掛下兩點眼淚來死了。寶親王又化了一千塊錢，買通了宮女，把馬佳氏貼身的襯衣脫下來，拿去天伴着他睡；直到寶親王登了皇位，纔把這件事體漸漸的忘記了。後來乾隆帝在大廟中拈香回宮，那班御前侍衛和鑾儀衛的人員，都散去了；忽然宮裏太監傳話出來，皇上又要出宮去，探望協辦大學士陳大受的病。慌得那班鑾儀衛的人員，七手八脚的，又把御用儀仗拿出來伺候；不知怎麼，一時裏把那頂黃蓋不知丟

到什麼地方去了。那皇上却已踱出宮來，陞了鑾輿；那儀仗人員越發心慌了，東奔西跑的找那頂黃蓋，兀是找他不到。乾隆帝坐在鑾輿中，十分惱怒，頓着腳說道：這是什麼人做的事體？這樣荒唐得利害。這時有一個抬龍輿的官學生聽了，忙跪下來，同奏道：這事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看他年紀很輕，命他抬起頭來；一看，不覺把個皇帝看怔了。祇聽得乾隆帝嘴裏祇說得一個噴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驚臨陳墓一節，爲千古疑案；然證以過去種種，蛛絲馬跡，自可按索。惟此一點，爲乾隆帝一生之盛德，亦人生不可僞飾之天性。余卜居陳墓左近，垂五六載，目擊彼殘碑斷碣，牛羊踐踏，極目荒涼，固一時之盛舉也，而今安在哉？盛衰之局，轉眼空花耳！

水上船娘，寫來異樣風流；福康安雖方享綺羅，而見此洛水仙子，則又不能不心怡目駭。於以嘆宦途逢迎之工，無所不至；於此而聚精會神以赴之，則焉有餘力以顧及民瘼哉？可嘆！

寶親王調戲馬佳氏，酷似紅樓夢中寶玉調戲金釧兒一節；臨死立誓，又酷似寶玉偷視晴雯一節。然寫來別樣風流，十分哀豔；於以見作者筆力之工豔，實與曹氏不相上下。

第四十三回 證前盟和珅弄權 結深歡高宗宿娼

却說乾隆帝當時見了那抬轎的少年，不覺心裏一動；他心想這人十分面善，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朕和他從前是十分親熱的，怎麼一時想不起來了？他怎麼又替朕抬着鑾輿呢？乾隆帝這樣怔怔的想着，那班伺候的內監，看見皇上這副神氣，也十分詫異；祇得靜悄悄的，忽然見皇帝走下鑾輿來，吩咐把儀仗收

了，不出宮去了。一面自己躡進宮去，一面傳旨把那抬轎的少年傳進宮來。那少年也莫明其妙，他從來也不會進宮去過；今見天子傳喚他，嚇得他渾身打戰，走進宮去，內監直領他走進御書房，跪在地下，一動也不敢動。皇帝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吩咐內監們一齊退出，便開口問：你叫什麼名字？那人磕着頭，說：名叫和珅。又問他多少年紀？同奏說：二十四歲。又問他是什麼出身？同奏說是滿洲官學生。這時乾隆帝忽然想起來了，原來這和珅的面貌，和從前那勒死在月華門下的馬佳妃，一式一樣，絲毫不差；屈着指兒算一算，那馬佳妃死後到現在，恰恰二十四年。乾隆帝想起從前馬佳妃一番情形，不覺心中一酸；自己在椅子上坐下，喚和珅跪近身來，又喚他把衣領解開來。乾隆帝看時，見他頸子上果然有一點鮮紅的血痣。乾隆帝忍不住伸手把和珅一抱，抱在懷裏，吊下眼淚來。說道：你怎麼投了一個男身呢？那和珅認做皇上發瘋了，慌得他動也不敢動，一任皇帝哭着說着。這和珅原是十分伶俐的，聽皇上說起從前和馬佳妃的一番情義，便撒癡撒嬌的說道：陛下害得我好苦！說着，也吊下眼淚來。皇帝舉起龍袖，替他拭淚。兩人唧唧噥噥的在御書房裏說了半天話，乾隆帝又送了他許多貴重的衣服骨董；另外又賞他五萬兩銀子。第二天，聖旨下來，特拔他做掌管儀仗的內務大臣，從此乾隆帝把個和珅百般寵愛起來，那和珅也常常進宮去伺候皇帝；有時在御書房裏同榻而眠。和珅放出許多嬌媚的樣兒來，迷住皇帝，那乾隆帝真的拿他當馬佳妃子一般看待；外面許多大臣，知道和珅得了寵，便又搶着去趨奉他。有的送錢鈔，有的送房產，有的送美人，有的送骨董珠寶。這和珅原是小人得志，不知道什麼禮法的；他仗着皇帝的寵愛，儘力的做那貪贓枉法的

事不到幾年，和珅家裏居然宅第連雲，家財千萬，奴婢成羣，美人滿室。不用說別的，便是和珅的家奴，也有許多官員去孝敬他；祇叫那家奴在他主人前說一句話，便可以立刻陞官發財。那乾隆帝心中祇有一個和珅，別人的話，他都不信；祇有和珅說的話，他句句相信。有時遇到皇帝動怒的時候，祇叫和珅進來說一句話，立刻轉怒爲喜。皇帝常常喚和珅，稱他我的人。那四方進貢來的寶物，皇帝吩咐和珅自己挑選，把十成裏的三四成，都賞給他。接到實在，和珅已是和皇帝對分了貢物；因爲那進貢來的東西，先要經過和珅的手，他早已揀好的東西，拿到自己家裏去藏起來，却把揀剩的送給皇帝，皇帝又分給他。因此和珅家裏的珍寶，越積越多，有許多還勝過大內的。有一天，正是十五日，皇子皇女都進宮來朝見，皇后留他們在宮中游玩。七阿哥和誠親王兩人，在長春宮中游玩；那七阿哥一不小心，打碎了陳設在宮中的一隻碧玉盤。那玉盤直量有一尺寬，顏色翠綠，是乾隆皇帝最心愛的；如今七阿哥見打破了，嚇得他祇是守着那破盤哭泣。却巧和珅從院子裏走來，誠親王年紀大些，知道這件事祇有和珅幫忙；他兩人忙給和珅磕頭，和珅起初不肯管閒事，後來看七阿哥真急了，誠親王又許他回家去對父母說知，情願孝敬他一萬塊錢，求他想一想法子。和珅纔答應。到了第二天，那誠親王的父親，真的送過一萬塊錢去；和珅便在家中拿了一隻碧玉盤，悄悄的依舊去安放在長春宮裏。那碧玉盤却比宮中舊時的要大一陪，這原也是進貢來的，和珅却把大的留在家裏去用了。那和珅不獨要偷皇帝的寶物，他平日到大臣家去，見了珍貴的東西，便也老實不客氣的向那主人要了去；那大臣雖也心愛，見和珅向他要，他也沒有法想，祇得送給他。因此各大臣

相約都把珍寶收藏起來，不給他看見。有一天，早朝時候，和珅先到朝房去，見一個大臣，名叫孫士毅，封文靖公的，也先在房裏了。那孫士毅閒着無事，從懷裏掏出一隻鼻烟壺來把玩着；和珅湊過身去看時，見那鼻烟壺是用一顆雞蛋般大的珍珠雕刻成功的。和珅看了歡喜，伸手向他要；那孫士毅急了，說這是此番俺出征越南得來的，昨天已奏明皇上，今天須把他去孝敬皇上，萬萬不能再送給大人的了。和珅看他急得利害，便笑着說道：俺和大人說着玩的，誰要你的來？隔不到三天，孫士毅又在朝房裏遇到了和珅，和珅便從懷裏掏出一個鼻烟壺來給孫士毅看，說道：俺也得了一個。孫士毅看時，和他孝敬皇上的那個，一模一樣的。便問他：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和珅說道：俺向皇上去要來的。和珅這種肆無忌憚的事體，看在那班御史的眼裏，實在有些忍不住；便今天一本，明天一本，大家雪片也似的奏參和珅。無奈乾隆帝認定和珅是馬佳氏的替身，總是放縱他。常對和珅說道：俺們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朕的錢，便是你的，你多要些，也不礙事的。非但不降他的官，還飛也似的陞他的官；不多幾年，直陞到大學士，拜他做首相。那劉文正公反做了一個協辦大學士，但劉文正是一個正直的人，見和珅鬧得太不像了，常常當面責備他。兩人又常常揪到皇帝跟前，去辯論曲直。乾隆帝看劉文正是正直的老臣，自己不肯責備和珅，便借文正監督着和珅，叫和珅不敢十分放肆。因此每見文正來奏告和珅如何貪贓，如何枉法，便用好言安慰他。這一年，平定準回，凱旋受俘，立碑太學；乾隆帝硬把這個功勞，加在和珅頭上，說他有贊畫之功，封他公爵。和珅受賀的時候，家中擺下七天的戲酒。第一天請皇上臨幸。乾隆帝在傍晚時候，擺駕出宮；沿途燈火，照澈天地。直到相府

門口，好似一條火龍。那和珅府中，越法熱鬧；燈燭輝煌，遠望去好似一座火城。上面搭着五色漫天帳，地下鋪着尺許厚的錦毯，從大門口直到內堂；馬脚踏在上面，好似踏在草地上，肅靜無聲。和珅親自在門口接駕。禮部尙書做招待官，九門提督在鼓臺上打鼓；那吹鼓亭中吹打的，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員。停一回，皇上坐席開宴；戲劇開場，皇帝親自點了一齣堯舜禪讓的故事，在兩傍伺候的大臣見了，都十分詫異。那皇帝和和珅有說有笑，和珅竭力勸酒，皇上不覺酒吃醉了，大臣們都退出在外面。和珅把家妓喚出來歌舞着，勸皇上吃酒，皇帝十分快樂，和那班家妓調笑着，不覺酩酊大醉。和珅命內中最美的一个家妓，扶着皇帝進裏屋去睡下；那家妓便被皇帝臨幸了。皇帝醒來，已是三更時候；他拖着那家妓，洗盥再酌。吃到高興的時候，皇帝把自己的御服脫下，把扮戲穿的龍袍穿在身上，笑問着妓女道：朕似漢家天子否？那和珅這時候也吃醉了酒，把皇帝脫下的御服，穿在身上。笑問皇帝道：臣可似陛下否？君臣調笑了一陣，不覺東方已白。乾隆帝見和珅襯衣的領子上繡着金龍，問他什麼意思？和珅回奏說道：這頸子曾經陛下御手撫摩過，因此用繡龍的領子保護着。乾隆帝伸手摸着和珅的頸子，說道：卿真能善替朕意。他兩人說說笑笑，延挨着。那第二天的賀客，都已到了門口；打聽得皇上尚未回宮，嚇得他們一齊退出。獨有劉統勳知道，便直闖進裏屋去，請皇上回宮。乾隆帝見劉文正來了，心中卻有幾分忌憚，祇得擺駕回宮去。後來和珅暗暗的把自己一個妹子送進宮去，說見臣妹如見臣。乾隆帝也把他妹子十分寵愛起來。從此和珅不但引導皇上在宮內淫樂，且慢慢的引着皇帝出禁城來，暗地裏逛私娼去。這時京城裏有一個鼎鼎大名的私娼，名叫三

姑娘；一般達官貴人，都在他粧閣裏進出，便是和珅，也是一位入幕之賓。因此京城裏有一班官員，要鑽營門路的，都來求三姑娘；這三姑娘頤指氣使，氣燄萬丈。他門口常常有二三品的大員伺候了一天，進不得門的。如今和珅又把個天子引到三姑娘房裏去，那三姑娘越法不把這班官員放在眼睛裏，天天哄着那皇帝。講到這三姑娘的姿色，綺年玉貌，再加上一段旖旎的風韻，任你宮中第一等美人，也趕不上。不用說別的，便是牀第的工夫，也叫這位皇帝拜倒在石榴裙下。從此皇帝時刻捨不得三姑娘，天天溜出宮來尋歡買笑去。那時有一位頤親王的公子，打聽得三姑娘的名氣，便化了上萬的金錢，祇圖得和三姑娘見一面兒；那公子實在愛三姑娘愛得利害，天天把整千整萬的銀子送進去，想和他一親肌膚。但在三姑娘眼裏，看得一錢不值。那公子銀錢越化越多，整整的化了二十萬銀錢，被頤親王知道了，追問他兒子，纔知道都化在三姑娘一人身上，不覺勃然大怒，立刻趕到步軍統領和九門提督兩衙門去，一陣咆哮，逼着他派出差役去，向三姑娘要回銀錢來，立刻把三姑娘驅逐出境。那統領和提督聽說有這樣放肆的審姐兒，便也十分震怒，立刻派了差役，趕到三姑娘那裏；那班人奉着上官的命令，如狼似虎，見人便捉，見物便毀。院子裏的鴉母龜兒，一齊被他們細綁起來，看看打進後院去，忽然迎出一個老漢來，伸手攔住。那班差役如何肯依，一擁上去，要推翻這老漢；誰知那老漢兩條臂兒和鐵棒相似，任你三五十人的氣力，休想推得他動。那班人沒法，正要向老漢脅下攢進去，早被老漢伸着一個指兒，在他們肩窩裏一點；那班差役，個個都目定口呆的直挺挺的站在地上，好似拿釘子釘住的一般。後面的差役，看這個情形不妙，一轉身逃回

衙門去；這時做步軍統領的是富察后的叔父，得了這個消息，氣得他三屍神咆哮，七竅內生烟，便立刻親自帶了一隊親兵，趕到三姑娘院子裏去。這時已是黃昏人靜，院子裏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出來；那位統領直闖進後院去，祇見文窗繡幕，裏面隱隱射出燈火來。裏面一陣調笑的聲音，夾着三姑娘的絃索歌唱的聲音；統領站在院子裏，喝一聲：「抓那班親兵，正要搶進房去！」忽見那三姑娘穿着一件銀紅小襖兒，款步出來。後面跟着一個俏丫鬟，手中捧着風燈罩兒，照在三姑娘粉臉上，越顯得他唇紅齒白，俊俏動人。祇聽得嚶嚶鶯鶯聲似的，說道：「禁聲些。裏面貴人正要睡呢。你們倘若驚動了貴人，俺問你們有幾個腦袋？」那統領聽了，愈加生氣，喝一聲：「打進去！休聽這賤人的花言巧語。」正在危急的時候，忽然房裏面走出一個小丫頭來，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兒，直送在統領手裏；那統領看了，嚇了一跳，頓時矮了一截。原來那張紙條上寫着：「汝且去，明日朕當有旨。」欽此。十一個字，下面蓋着一顆鮮紅的皇帝之璽。統領到了此時，一句話也不敢說，悄悄的帶着原來的親兵，退回衙門去；一面另派了一大隊守衛兵，暗暗的在三姑娘的屋子四圍保護着。第二天，統領朝見皇帝，正要奏諫，皇上不可微行，誰知他不曾開得口，那乾隆帝早已對他笑着說道：「卿辦事甚勤，但也不使過於認真，殺了風景。那統領聽了，嚇得他連連磕頭。乾隆帝嘴裏雖這般說，心中却疑或是皇后指使這統領來的，因此十分厭惡皇后。那富察后夫妻恩情很厚的，又生性爽直，爲皇帝好色，多寵妃嬪的事體，常常暗地裏勸諫他。清宮裏有背祖訓的規矩，富察后祇怕皇帝荒淫無度，打聽得皇帝睡在妃子房裏，到五更還不起身，便打發太監，頭頂着祖訓，直到皇帝的臥房門外，跪下，嘴裏滔滔不絕的背

着祖訓，一遍背完，又是一遍；那皇帝一聽得太監背祖訓，便要立刻披衣下牀，跪聽祖訓。那皇帝倘然不下牀，那太監便背誦不休，總以到皇帝起身爲度。富察后常常拿這個法子去治着皇帝，皇帝因此心中越法厭惡。皇后這一天，皇帝從三姑娘那裏回宮來，給富察后知道了，便拔下簪子，披散了頭髮，再三苦諫。乾隆帝看了，冷冷的說道：「皇后竟要打通內外壓制朕躬嗎？只是朕非李唐諸兒柔懦無能的可比，皇后不必枉費心血罷。」說着轉身走出宮去了。從此乾隆帝天天在三姑娘院子裏尋樂，回宮去總要聽富察后嘖咕幾聲。乾隆帝覺得宮中的箝制，不復可忍，便又打算恭奉太后慈駕南巡去，借此可以物色美人，快遂平生之願。主意已定，便下詔巡幸江南。他此番却把大權交給和珅，又叫劉統勳在一傍監督着。自己奉着皇太后動身出京去。滿朝文武百官，都齊集在午門外送行，獨有和珅直送出京城。乾隆帝看和珅滿面愁容，認是他不捨得離開皇上，便對他說道：「朕原打算和你一塊兒到江南遊玩去，如今國事沒有人照料，祇得偏勞你了；待朕回京時候，再和你吃酒尋樂，你也不可憂愁。」和珅回奏道：「皇上旨意，臣敢不奉命；祇因家中近日死了一個愛妾，心中高分悽楚，因此不覺憂形於色，還求皇上寬恕。」皇帝聽了，哈哈笑道：「莫傷心，朕此去江南儘多佳麗，便當替你物色一個美人來，解你的憂愁。」和珅聽了，忙跪下地來謝恩。乾隆帝離了京城，母子兩人，坐了大號龍船兩隻，又跟着一百號官船，沿着運河下駛，過了天津，入了山東界。那沿途地方官的供應接送，十分忙碌，這且不去說他。單說那揚州地方的鹽商，仗着有千萬的家財，都要在皇帝跟前討好；他們從前也會辦過接駕，如今聽說乾隆帝又要南巡，便各各興高彩烈的準備接駕，炫奇鬥富，各窮心力。

就中單表那江鶴亭和汪如龍兩人，從前因承辦接駕，結下冤讎；如今他兩人豈肯錯過機會，便用盡心計，想出奇妙的玩意兒來，討皇帝的好。因此這一番揚州紳士的接駕，又要算汪江兩人第一精妙。你道那汪如龍是拿什麼來接駕？原來汪如龍自從第一次接駕以後，便暗地預備第二次接駕的事體。那雪如自從得了皇帝寵幸以後，汪如龍便把他安頓在藻水園裏；他的兩肩，因為得乾隆帝的手扶搭過，便在小襖的兩肩上，繡着兩條小龍。從此汪紳士喚他雪娘娘，十分敬重他；另外買了二十幾個女孩子，在園中請雪如教授歌舞。那雪如便揀皇帝愛聽何曲兒教給他們，又教他們新樣兒的跳舞；汪紳士又請了許多名士，編了幾齣新曲文，教他們練習。練習純熟了，恰巧得了乾隆帝南巡的消息；汪紳士便趕上一程，在清江浦地方接駕。這清江浦是出山東地界第一個碼頭；皇上御舟從濟南兗州一帶行來，忽看了這奇異的玩意兒，容易叫聖心快活。那汪紳士帶了工匠人等，早在江邊忙碌了許多日子；待得御舟一到，那兩岸接駕的官紳排列跪着好似長蛇陣，乾隆帝在御舟中望去，祇見遠山含黛，近樹列屏。停了一回，御舟到了船埠，那接駕的臣民，齊聲歡呼：皇太后皇上萬歲！皇帝正含笑倚着船窗望時，祇見岸上大樹上掛着一枚大桃子。欲知這桃子有什麼奇異之處，且聽下回分解。

乾隆帝別有鍾情，和珅會逢其適耳。然即此一念，和珅得以售其奸，乾隆於以受其遇，此實不是為兩人病。試思以輿臺廝養而驟躋高位，烏得不弄權？在乾隆一味姑息，實寄情於已死之馬佳氏耳。於和珅乎何與？在乾隆帝實為情種，而在和珅亦無足深責；獨可恨者，當時左右，祇知逢迎，不知勸諫，不能

辭其咎也。

爲男兒須掀撼天地，爲女兒須芻狗英豪，方不虛此一生；爲三姑娘者，狎玩帝子，叱咤臣僚，可以一世矣！

妬爲婦人美德，然須出諸溫婉，動以至情人非木石，無有不被其感化者。若行動監視，語言挺撞，示人以難堪；雖恆人亦有所不能忍，况爲不可一世之帝子乎？富察氏不明此理，徒斤斤於語言之間，無怪其他日遭黜廢之禍也。

第四十四回

鶯鶯燕燕龍鬚繡

葉葉花花雲雨樓

却說乾隆帝兩眼正看着那樹上的大桃子，那個桃子忽然自己移動起來；看他離了樹枝，落下地來，又慢慢的在地上轉動，移近岸來，直到龍舟邊。到移近看時，却也有房屋一般高大；外面鮮豔紅潤，配着兩大瓣綠葉，引得那班官員都圍着觀看。正看時，祇聽得一棒鑼響，桃子裏面打起十番鼓來；鼓聲纔住，豁的一聲，那桃對縫裂開，壓成兩半個；裏面露出一座小戲臺來，正搬演那羣仙祝壽的故事。一串珠喉，唱着萬壽無疆的曲兒；皇帝看時，那扮呈母的，正是那雪如；豐容盛鬋，越法出落得美豔了。皇帝和他幾年不見，想起舊情，未免動心，再看那班祝壽的仙子，個個都是輕盈嬌小，風光流動。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走出一個垂髫女郎來，輕雲冉冉，豔絕人寰；身披羽衣，下曳霓裳，珠喉巧轉，舞袖翩翩。歌舞多時，看他直走下臺來，手中捧着玉盤寶瓶，走近船窗，獻與皇上；乾隆帝看他秀眉入畫，笑靨承睫，早不覺心神怡蕩。看他翠袖裏露出

纖纖玉指，養着尺許長的指爪兒。乾隆帝笑問道：卿可是麻姑再世？朕却要問你的小名兒是什麼？女郎見問，便低低的奏稱：小女子，賤名叫昭容。接着掩袖一笑，橫眸一轉。皇帝急喚內監拉住他的裙角兒，祇見他驚鴻一瞥，早已跑上臺去，唱起霓裳羽衣曲來。滿臺的女兒，和着歌唱；歌聲嫋嫋，動人心魄。乾隆帝吩咐：賞雪如玉如意一柄，碧霞洗撒指及粉盞各一個，金瓶一對，綠玉簪一對，赤瑛杯一，白玉杯一，珠串一掛；昭容也賞玉如意一柄，金瓶一對，綠玉簪一對，珠串一掛；其餘女郎，各賜綠玉簪一支，珠串一掛。雪如在臺上，領着一班女孩兒謝賞，到了晚上，把雪如昭容兩人，傳上御舟去侍寢。那昭容原是雪如的妹子，豆蔻年華，洛神風韻；皇帝看他嬌憨可憐，越法寵愛他。第二天，把那汪如龍宣上御舟去，又賞他二品頂戴，銀錢五十萬兩；叫他先趕回揚州去，照料一切。那汪如龍領了聖旨，謝恩出來，回到揚州，便耀武揚威的越發不把江鶴亭放在眼裏；那江鶴亭見汪如龍得了好處，便和蕙風在暗地裏預備別的新奇玩意兒，和汪如龍爭勝。那汪如龍却睡在鼓裏。待皇上御駕到揚州的時候，他又預備下了一套新奇的烟火；到了那日，皇帝坐在高樓上，文武百官在兩傍陪侍。起初祇見對面漆黑一片，慢慢的露出一點火星來；那火星四處亂滾，愈滾愈大，忽然拍的一聲，火星爆裂，滿地紅光。紅光中現出一株大樹來，滿樹桃花，在火光中展動；那花朵兒愈開愈大，一霎時花謝蒂落，花蒂上結着一串桃子。那桃子又漸漸的大起來，內中有一個最大的，從樹上落下來；那樹枝樹葉都不見了，這桃子從中裂開兩半個桃子，向左右移開，變成兩座戲臺。一座臺上搬演西遊記的故事，妖魔鬼怪，變幻無窮；一座戲臺上裝出莊嚴寶相，上面蓮臺上坐着一尊觀音，衆仙女在下面

摹拜。停了一回，那邊戲臺上的孫行者，演一齣偷桃的戲，把一盤仙桃偷了出來；這邊戲臺上走下一個仙女來，接過盤子去，直獻到皇帝座前。乾隆帝看時，又是一個絕色的女郎；見他低鬟斂袖，嫵媚天然，便笑道：江南地方，真多美人！這句話一說，早有一個內監上去，把他留下了。三位美人，輪流着伺候皇上。皇上好似進了迷魂陣；那御舟在河心裏行着，兩岸的官紳忙着迎送，皇帝也沒工夫傳見。那御舟出了揚州地界，忽然聽得兩岸有嬌聲唱曲子的；皇帝推窗一望，祇見兩岸有兩隊婦女，一隊穿着青色衫裙，一隊穿着紅色衣褲。兩隊約有一百個女人，個個都長得妖嬈白淨；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條五色的緯繩，那一百支小繩子，都歸總在兩大支緯繩上面。這兩大支緯繩，用五色綢帶子纏着，綁在御舟的一株牙杆上；牙杆下面插着繡花的小龍旗，從船頭上密密的直插到船尾上。船的兩舷，又有兩隊婦女打槳；一隊是女尼，穿着紺色的衣衫，一隊是道姑，穿着絳色的衣裳，各各臉上施着脂粉，嫵媚萬狀。船上的打着槳，岸上的拉着緯，一遞一聲，輪流唱着嬌豔的曲兒；皇帝看了，不覺心花怒放，回頭問大監們道：這是什麼？那總管太監回奏說：這是揚州紳士江鶴亭孝敬的，名叫龍鬚緯。皇帝再看時，見岸上遍種着桃柳，桃花如火，柳葉成蔭；一紅一綠，相間成色。那桃柳樹下，又攔着錦幃；每隔一里，築着一座錦亭，亭中帷帳茵褥，色色齊備。皇帝問：那亭子做什麼用？總管回奏說是預備那婦女們休息住宿用的。乾隆帝笑道：兩岸風景很美，朕也上岸看他們去。太監聽了，忙吩咐停船；皇帝踏上船頭，百官們上來迎接，扈從着皇帝，走進錦亭去。見裏面粧臺鏡屏，陳設得十分精美；皇帝吩咐，傳那四班婦女進來。第一班穿紅色衣褲的是孤女，長得柳眉杏靨，嬌小可憐；第二班穿

青色衣襟的是寡婦，雅淡梳粧，別饒風韻。第三班便是女尼，第四班便是道姑，妖冶風流，動人心魄。皇帝見了他們，不禁笑逐顏開，伸過手去，撫着他們的粉頸，捏着他們的纖手。那班婦女，便覺得十分榮耀。傳旨下去，每人賞一個金瓶，銀錢五百塊；又叫留下陳四姨，王氏，汪二姑，玉尼四人。那陳四姨，是青衣隊魁首；雖說是一個孀婦，却是年輕貌美，萬分妖嬈。那王氏，是道姑的魁首；長得玉立亭亭，神韻清遠。兩人得了皇帝的召幸，便曲意逢迎；拿出全副本領來勾引，把個皇帝弄得顛倒昏迷，十分快樂。那汪二姑，是紅衣隊的班頭；玉尼，是女尼的班頭。講到他兩人的姿色，實在勝過陳四姨和王氏兩人；一笑傾城，雪膚花貌。這四隊中的婦女，有誰趕得上那種美艷？無奈他兩人都長着桃李之姿，冰霜之操，都因為不合皇上的心意，可憐一個死在亂棍之下，一個死在水裏。那汪二姑原是窮村家女，他父親賣着瓜菓度日；二姑因從小死了母親，便自操井臼。雖說亂頭粗服，但他那副美麗容光，總是不能遮掩的。村坊上見了這個天仙的女孩兒，如何肯輕輕放過他；便有幾個無賴，常常到二姑家裏去胡鬧。後來惱了二姑的父親，把那無賴告到官裏；官廳派了幾個差役來，把無賴捉去，從此這汪二姑的美貌，連官府也知道了。此番江鶴亭承辦接駕，要討皇帝的好兒，便想出這龍鬚緯的法子來；四處搜尋婦女；知道二姑的美名，便託官府用重金去請來。那二姑起初不肯，後來他父親貪圖錢多，再三勸說。又說：不用去見皇帝，那拉緯也是裝做樣兒，不用費力的事體。二姑沒奈何，也祇得去了。到了那裏，自有管事婆婆給他香湯沐浴，披上錦繡，施上脂粉；頓覺容光煥發，斌媚動人。管事婆婆，便派他做紅衣隊的領班。這時皇帝先召陳三姨和王氏進去，傳說出來，他兩人得了皇帝

的臨幸，得了上萬銀錢的賞賜；那班婦女聽了，誰不羨慕。停了一回，聖旨出來，傳汪二姑進去；那二姑知道這一進去凶多吉少，便抵死不肯進去。無奈那兩個太監氣力很大，拉着他兩條臂兒，硬拽着進去；在亭外的人，祇聽得亭子裏二姑的哭聲，十分悽慘。接着兩個太監，慌慌張張的出來，把個朱家女兒，拉了進去；那朱家女兒，姿色也長得不差，現當着紅衣隊的副班頭。祇因汪二姑見了皇帝，十分倔強，便喚朱家女兒進去替他。這時亭子裏面有許多婦女同候着，半晌，祇見一個小太監，扶着那朱家女兒出來；大家看時，祇見他雲鬢蓬鬆，紅霞滿臉，低着頭出來。那警兒上早已插着一支雙鳳珠釵，鳳嘴含着一粒桂圓似大的明珠；祇說這一粒珠子，也值到一萬塊錢。再看他臂上，套着一對金鑲玉琢的釧兒。衆婦女圍着看他，口中嘖嘖稱羨；又停了一回，太監出來傳喚侍衛們，把汪二姑的屍首拖出去。便有兩個侍衛進去，把汪二姑的屍首，橫拖豎拽的拋出亭外來；祇見那屍首雙目緊閉，血跡模糊。大家見了這情形，便去問那朱家女兒。那朱家女兒說道：我走進亭子去，祇見皇帝手裏拖着那汪二姑；二姑一邊哭吵着，一邊抵拒着。惱了皇上，把他推在地下，喝聲拉下去打死！祇見走過兩個太監來，手中拿着硃漆長棍，揪住二姑頭髮，到隔室去。這時我正受着皇帝的臨幸，耳中聽着二姑的慘號聲，赫得早已魂靈出了腔子，想來那二姑是被太監打死的了。大家聽了朱家女兒的話，不覺寒毛倒豎；後來二姑的父親，尋到這地方來，地方官推說二姑是急病死的。他父親也無可奈何，祇得把女兒的棺材拿回去埋葬。當時還有一個玉尼，見二姑死得如此悽慘，知道自已當着女尼班頭，免不了這醜事；他覷着傍人，不留心的時候，骨董一聲，跳在水裏。那管事的，怕給皇上知

道了惹起公案來，便也聽他淹死，不去救他；一面另選了一個尼姑，獻進，去伺候皇上。皇上此次一路游玩，召幸的共有十六個女人；這都是江鶴亭一人的心思財力，皇帝心中也感激他，便把江鶴亭宣召進去，當面稱贊了一番，賞他紅頂花翎，又吩咐江甯藩司，賞銀六十萬兩。那江鶴亭感激皇帝的恩德，便把自己家裏的標園，獻與皇上。他那標園，原造得曲折幽勝，原是隋煬皇迷樓的舊址，揚州人稱他做小迷樓；園裏面有挹勝軒，廷曦閣，當風亭，楊柳臺，藏春塢，夢蕉廊，碧城十二樓，這幾處名勝的地方。皇帝得了這座標園，便把那班召幸過的女人，安置在各處名勝地方；裏面那碧城十二樓，又算得風景最好的地方。江鶴亭又把自己最寵愛的姨太太郭氏，獻與皇上；那郭氏雖說嫁了江鶴亭，祇因他年紀太小，還不會破身。那郭氏伺候皇上的第一晚，還是一個處女；皇帝萬分歡喜，把他住在碧城十二樓上，封他做烟花院主。那郭氏有一個大了頭，姓蔣，年紀也有十八歲了，生性却十分放蕩；他伺候男人的時候，却什麼把戲都玩得出來。這時候不知怎的，却勾搭上了皇帝；皇帝一生玩女人，却不曾經過這味兒，便又把蔣氏百般的寵愛起來。皇帝到杭州去，把這婦女都寄在標園裏面，獨把這蔣氏帶在身邊。船到蘇州地方，皇帝忽然想起金閨女閨，妙甲天下；朕貴為天子，深恨不能享民間之樂。當時便把這意思對總管太監說了，那太監十分解事，便悄悄的去叮囑接駕的官員；又因為日間皇帝公然宿娼，招人議論，在夜靜時候，用蒲輪小車，把那金閨名花，送上御舟來，粉白黛綠，共有三十六個；吳儂軟語，花柳嬌態，早把這位風流天子心眼兒醉倒了。皇帝吩咐設宴，那三十六枝名花，輪流把盞；又各唱豔曲一折，皇帝左擁右抱，目眩心迷，早忍不住摟着幾個絕色的，真

個消魂去了。直玩到四更向盡，那班妓女，個個辭謝了皇帝，上岸坐車去了。這皇帝一路來眠花宿柳，都瞞着皇太后的耳目；一來因皇太后的坐船在御舟後面，不甚覺得；二來那太后手下的宮監，都得了皇帝的好處，凡事替他遮瞞。況且皇帝如有臨幸，不是上岸去在官紳家裏，便是在深夜悄悄的弄上船來；叫這位年老龍鍾的太后，如何知道？但皇帝此番南下，種種風流事體，却瞞不住那正宮富察后；在皇帝心中，祇知道富察后遠在京城，耳目決不能及，誰知他這時却悄悄的躲在太后舟中。那富察后，少年時候，和皇上十分恩愛；他如今見皇帝愛偷香竊玉，心中如何不惱？又打聽得皇上第一次南巡，寵幸雪如，在京城裏，又寵幸三姑娘；此番南巡，皇后便求着皇帝，要一塊兒出去，皇帝不願意，皇后便和太后說通了，扮着太后的侍女，混出京來。悄悄的躲在太后船中。一路上派幾個心腹太監，打聽皇帝的舉動；他見皇帝如此荒淫，心中如何不惱？祇因太后十分溺愛皇帝的，皇帝種種無道的事體，也不便告訴太后；自己又是私自出京的，更不能直接去見皇上。因此他一路忍耐着。如今見太監來報說：皇上把許多密姐兒，接上船來玩耍；把個富察后氣得愁眉雙鎖，玉容失色。他原想立刻趕到御舟上去勸諫，又怕當了密姐兒的面，羞了皇上；聽御舟中一陣陣歌舞歡笑，皇后心中十分難受。他原是深通文墨的，便同進艙去，拿起筆來，寫了一本極長的奏章，勸皇上須保重身體，不可荒淫。寫到傷心的地方，不禁掩面痛哭；哭過了又寫。那宮女太監，在一傍伺候着，勸又不好勸得；皇后寫完了奏章，看岸上時，正是燈火通明，車馬雜沓，那班妓女，辭別皇上，登岸回院的時候。皇后悄悄的說道：這班妖精走了，俺可以見皇上去。他便匆匆梳粧了一回，抹去臉上的淚痕；手中

拿着奏章，任你太監宮女們拉住皇后的衣角，如何勸諫，他總不肯聽。那總管太監，急得爬在皇后脚下，連磕着頭，說道：「皇上正快活時候，娘娘這一去，不但得不到好處，反叫皇上生氣。那時不但奴才的腦袋不保，怕娘娘也未便。况且時候已四更打過了，那班審姐兒也去了，皇上正好睡；娘娘縱有奏章，待天明以後，奴才替娘娘送去，豈不是好？娘娘聽了，止不住又流下淚來，嗚嗚咽咽的說過：皇上這樣荒淫下去，眼見得天怒民怨，國亡家破，便在眼前；俺和皇上，終是夫妻的情份，如何忍得如今俺主意已足，拚着一死，總要去見他一面！俺儂然死在御舟上，你們便把俺的貼身衣服，和皇后寶璽，送去俺父親大將軍家裏；祇說俺因苦諫皇上而死。皇后說到這裏，便掌不住哽咽萬分，不能說話了；一倒身坐在椅子上，宮女上去服侍，洗臉送茶。停了一回，止住了哭，皇后一聳身，從椅子上直跳起來，嘴裏說道：「俺終須要見皇上去。飛也似的走出後艙，祇因前艙有太后睡着，怕驚醒了他；皇后這時，從後艙踏上跳板，那宮女太監們，忙去攙扶着。皇后一邊走着，兩眼望着前面的御舟，忽然見那御舟桅杆上，掛着一盞紅燈，閃閃爍爍的射出光來，射在皇后眼睛裏，祇把個皇后氣得話也說不出來；伸着手向那紅燈指着，兩眼一翻，倒在宮女們的懷裏，暈絕過去了。慌得那班宮女不敢聲張，又不敢叫喚，扶着皇后，回船艙去，輕輕的拍着皇后的胸口，又灌下參湯去。皇后慢慢的清醒過來，那眼淚又不覺直淌下來。你道皇后見了御舟上的紅燈，為何如此傷心？祇因宮中的規矩，皇帝在屋子裏，倘有召幸，那屋子外面，便點着一盞紅燈，叫人知道迴避，又叫人不可驚動皇上的意思；如今在御舟上，那盞紅燈，沒有地方可以掛，便掛在桅杆上。因此皇后見了，知道皇上有寵幸的人，心中不

覺一酸，眼前一陣黑，便暈絕過去。待到醒來，吩咐到御舟上去打聽，誰在那裏侍寢。那太監去打聽了回來，悄悄的報說：如今在御舟上侍寢的，有三個人：一個是蔣氏，是從揚州帶來的；兩個是方纔留下的密姐兒。皇后聽了，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道：皇上敢是不要命了嗎！俺越法不能不去勸諫了。說着，聽得遠遠的雞聲喔喔，皇后說道：五更時分了，皇上也可以叫起了。便整一整衣裳，悄悄的走上岸去；宮女們扶着，太監們隨着，前面照着一對羊角小燈，慢慢的走近御舟來。那御舟上值夜的侍衛，和岸上守衛的兵士，見皇后忽然到來，慌得他們忙爬下地去跪見。太監傳着皇后的懿旨，不許聲張，驚動了皇上；那守頭艙的太監，見皇后突如其來，臉上的氣色，十分嚴厲，慌得他們都縮過一邊，不敢聲張。皇后也不用人通報，走進中艙，見桌上放着三五隻酒杯兒，杯中殘酒未冷，桌下落着一隻小腳鞋兒，金繡紅菱，十分鮮豔。皇后看了，輕輕嘆了一口氣，他便直入後艙，錦帳繡帷，正是皇帝的寢室。欲知乾隆帝見了富察后，如何發付，且聽下回分解。

天子巡幸，原非惡德；且深宮幽處，日近女官，胸懷日鄙，亦非養體養德之道。能藉巡幸以廣識見，訪民隱，求治國之道，甚盛事也。奈彼無恥臣民，日以聲色逢迎，卒至荒淫無度，天怒人怨，獨夫之罪，亦臣民之罪也。

「爲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此語當爲汪二姑誦也。可憐天下幾多美女子，都被金錢一念，佔污清白，彼爲父母強迫者，其父母果可殺，即彼女子自身陷入泥犁者，亦父母不教之罪也。皇后嫉妬，寫來另有一種富麗哀豔景象；輕薄一分不得。富察后未見帝面以前，一種委婉屈抑之心，

曲曲寫出。彼囑咐宮監數語，傷心至矣！於以見后與帝之情愛，亦至矣；惜乎乾隆不能鑒其苦心也。

第四十五回

脫簪苦諫皇后落髮

奮拳狠鬥天子被擒

却說富察后直走到御榻前，也不喚醒皇帝；突然在當地跪倒，找去頭上的簪子，一縷雲髮，直瀉下地來。懷中捧出一本祖訓來，明明的背着。那皇帝正樓着兩個妓女好睡，那妓女却不敢合眼；見忽然走進一個貴婦人來，知道不是平常的妃嬪，忙悄悄的把皇帝推醒。皇帝在睡夢中，聽得有人背祖訓；他沒奈何，祇得從被裏跳起身來，披上衣服，便在被面上跪倒，恭恭敬敬的聽着。待聽完了祖訓，皇帝走下牀來，十分惱怒。直問上皇后的臉去，說道：你什麼時候出京來的？那富察后低頭答道：臣妾萬死，不會奏明皇上，實是和陛下同時出京的；一向伴着太后，不會來請得聖安。皇上聽了這個話，越法生氣。冷笑說道：好一個不知體統的皇后！你悄悄的跟着朕出京來，敢是在暗地裏監察朕躬？一句話問得皇后無可回答。接着，皇帝又說道：你在暗地裏監察朕躬，到也罷了；如今在這夜靜更深的時候，你悄悄的闖進寢室來，敢是要謀刺朕躬嗎？這句話說得太重了，皇后愠的變了臉色，掛下兩行珠淚來。說道：陛下這句話，叫賤妾如何擔當得起？賤妾既已備位中宮，便和皇上是敵體；聖駕起居，是賤妾應當伺候的。如今聽說皇上有過當的行爲，賤妾不自揣量，竊欲有所規勸；又怕在白天拋頭露面，失了體統；特於深夜到此，務請陛下三思。烟花賤娼，人盡可夫；陛下不宜狎近；倘有不測，賤妾罪該萬死了。皇帝因驚醒了他的好夢，心中萬分憤怒；又聽皇后罵那妓女，越法忍耐不住。把牀頭的小鐘打了一下，進來四個太監；皇帝喝聲拉出去！太監看見是皇后，却不敢怠慢，便

恭恭敬敬走上去，扶皇后起來；皇后直挺挺的跪着，抵死不肯起來。哭着說道：陛下不顧念賤妾的名位，也須顧念俺夫妻一場。怎麼沒有一點香火情呢？陛下無論如何憤怒，祇求看了臣妾的奏章，臣妾便是死了，也不怨的。說着，把那奏章高高捧起。皇帝無可奈何，把奏章接過來，約略看了幾句。見上面拿他比着隋煬帝，正德帝；不覺大怒，把奏章拋在地上，直搶上前去，揚手一巴掌，打在皇后左面粉頰上，接着右面臉上又是一下，打得皇后兩腮紅暈，嘴裏淌出血來。太監忙上去遮住，皇帝氣憤憤的披上風兜，走出艙去。說見太后去。這皇后拿膝蓋走着路，搶上幾步，抱住皇帝的右腿，抵死不放。說道：陛下今日便是殺了臣妾，也要求看完了賤妾的奏章再走也不遲。皇帝被皇后抱住了，脫不得身；一時火起，提起靴腳來，奮力一踢。可憐皇后脅骨上看了一下，痛得暈倒在地。皇帝也不同頭，直搶出船頭，跳上岸去；自有侍衛保護着，走進太后船中。這時天色已明，太后正在梳洗，侍女們報說：萬歲駕到。太后不覺嚇了一跳，忙看時，祇見皇帝衣服不整，滿面怒氣，走進艙來。一開口，便把皇后如何胡鬧，如何失體統的話說了。又說：他深夜直入，居心不測，請太后下詔賜死。皇太后聽了，十分詫異。說：皇后好好的住在後艙，什麼時候到御舟上去的？立刻把伺候皇后的宮女太監喚來，吩咐拉下去把總管，用大棍打死。一面打發內監，拿着皇太后的節，去到御舟上，把皇后召來。停了一回，皇后來了，太后見他披頭散髮，血淚滿面。嘆了一口氣，說道：鬧成這個樣兒！皇后的體面何在？皇后祇是痛哭，說不出一句話來。皇帝在一傍，祇是催着太后下詔賜死；皇后看皇上一點香火情也沒了，心中不覺灰冷，覷着傍人不防備的時候，搶到船頭上去，撲咚一聲，向河心裏一跳。可憐一代母后，一陣

水花動盪，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皇帝看了，好似沒事人兒一般。到底太后看着皇后可憐，便傳下命去，吩咐太監侍衛們，四處打撈。兩岸的兵士和官民，都在上流頭下流頭撈救；直在玉龍橋下面撈得。皇后已被水灌得昏迷不醒，內監們七手八脚的抬上船去，仍在後艙頭榻上睡下；嘔出了許多水，纔清醒過來。從此皇后睡牀三日不起。他的心中，好似萬箭攢刺，十分悲傷；到了第四天上，他忽然心地開朗，主意已定，覷着宮女們不在跟前的時候，袖子裏拿出金剪來，颯的一聲，把一縷青絲，齊根剪下。走到前艙去，跪在太后跟前，求太后開恩，准他祝髮爲尼。太后看看事已如此，又明知道皇帝和皇后決不能和好的了，便把皇后扶起，說道：俺過山東的時候，見大明湖邊有一座清心庵，水木明瑟，很可以修靜；如今俺打發人送你到那邊去住着，俟皇上回鑾的時候，再帶你進京去，你可願意麼？皇后聽了，又跪下去謝太后的恩典。太后便喚過四個小太監來，吩咐他另雇一號大船，把皇后應用的衣服器物搬過船去，陪着皇后過船去，直送到濟南府清心庵去。那山東省城裏的文武官員，見皇后駕到，一齊前來迎接；到進庵了一日，那官家眷屬都來陪伴他，又常常送禮物進去。皇后祇和庵中的一個老尼姑好，所有官府來往，他一概謝絕。後來打聽得皇太后皇上都回京去了，皇上便下旨，廢了孝賢皇后的名號；皇后知道了，在庵中痛哭了三日三夜，粒米不進。後來還是那老尼姑再三勸說，纔慢慢的吃些粥飯。從來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皇后自從被皇帝廢了名號，那地方官的供養，也從此斷絕，官家眷屬也從此不來看望他。庵中的女尼，也從此冷淡他起來。連那帶來的四個小太監，一個一個逃走，祇剩了一個。這且不去說他。到了八月十五的夜裏，忽然來了十多個

強盜，打進庵門；別的都不拿，獨托皇后的衣服首飾箱籠器具，搶得乾乾淨淨，一些也不留。皇后受了驚嚇，又是傷心，自己跑到州縣衙門裏去報失，求那官府替他追捉強盜。那州縣官見皇后失了勢，便含糊答應，皇后看着那強盜去得無影無踪，自己一生的財寶都丟得寸草不留，一個金枝玉葉的皇后，祇落得自己燒茶煮飯，祇有一個小太監伺候着他。皇后到了這水窮山盡的時候，也曾尋過幾次短見，都被小太監救活；從此他和小太監兩人孤苦相依，度着歲月。在皇帝心中，早已忘了這故劍之情。皇后登舟承別的時候，正是皇帝醉倒花前的時候。這時扈從大臣裏面有一個梁詩正，見皇帝荒淫無度，也上了一本奏章，勸皇帝愛惜身體，保持令名；那皇帝正落在迷魂陣中，如何肯聽？他把梁詩正傳上御舟去，當面訓斥了一場。說道：你雖做了大學士，祇因朕御識你的詩做得好，也好似娼優一般養着你們玩兒罷了！怎麼這樣大膽，來管起朕的事體來了？這一頓教訓，嚇得文武百官從此箝口結舌，不敢勸諫；那皇帝還因為自己住在御舟裏，有衛兵內監們伺候着，耳目衆多，不能十分放縱。他便暗暗的和幾個親信的太監商量，打算在夜靜的時候，上岸微行，到娼家住宿去。他在妓女言語中，打聽得蘇州地方妓女的面貌，要算銀紅最美；銀紅有一個妹妹，名叫小紅，比他姊妹還要美。祇因那小紅生性冷僻，不肯接客，到如今還是一個處女。皇帝聽了，十分羨慕；便逼着太監，領他到銀紅院子裏去。誰知這一去，一連七天，不見皇帝回船來；把個皇太后和合城的文武官員，慌得沒了手脚。江蘇撫臺，發落全班的巡捕，和元和縣的捕快，在城裏城外大街小巷搜查；直到第八天上，皇帝被人捉去，綁在馬房裏，打發一個小校，到撫臺衙門裏去報信。嚇得那文武官員，齊趕到

馬房裏去，把皇帝接出來，送到船上去，太后纔得放心。原來蘇州地方，有一個橫行不法的惡少，終日在三瓦兩舍，尋是生非。又生成十分好色，凡有絕色的娼妓，都被他霸佔住了；別的客人，都不敢去問津。他仗着父親做過大同總兵的，家中有錢有勢；他自己又仗着有水牛般的氣力，手下又有一二十個幫閒的大漢，到處敲詐恐嚇，人人見了他害怕。因此把這惡少取一個綽號，名叫小霸王。小霸王最心愛的妓女，便是那銀紅。講到那銀紅的姿色，真可以壓倒烟花隊；此番皇帝召幸，那銀紅仗着小霸王的勢力，不會接駕。但那銀紅心中，另有一個知己，便是徐翰林的兒子徐大華；這人風流年少，貌美多才。祇因小霸王佔住了銀紅的院子，徐大華不能公然在銀紅院子裏出入；但他兩人也會背着小霸王私會過幾次，十分恩愛，已經約定婚姻之事了。覷着小霸王不防備的時候，徐大華一肩綵輿，把銀紅娶了過去。那鴛母怕小霸王到他院子裏來吵鬧，便把院子門關了，帶了小紅，躲在一條小巷裏住。這時忽然來了一個闊客，見了鴛母，一擲萬金，名指要小紅侍寢，小紅抵死不肯；無奈鴛母愛這客人有錢，再三勸着小紅。這時小霸王得了消息，帶了一班無賴，趕到銀紅院子裏，撲了一個空，十分憤恨，打聽得銀紅是被徐大華娶去的，又趕到徐家。虧得徐大華早得了消息，忙帶了銀紅，從後門逃出。小霸王趕到徐家，又撲了一個空，便無可發洩，喝一聲打，衆無賴一齊動手，把徐家房屋打成雪片。臨走的時候，放一把火，燒成白地。那徐大華帶了銀紅，無地投奔，便找到小紅院子裏來。這小紅院子裏，正到了一個闊客，肯出一萬銀錢，梳攬小紅；你如今見銀紅和徐大華如此恩愛，又見徐大華走頭無路，便出來打抱不平。對徐大華說道：你們好好的住着，不用害怕；俺明天和你

打抱不平去管叫那小霸王送了性命。那小紅見這客人肯幫姊姊的忙，便也敬重他，當夜陪他吃酒，又給他梳攏了。這客人一住三天，外面的風聲，一天緊似一天；那小霸王天天帶着一班無賴，在大街小巷中搜查着，把個徐大華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向外面探頭兒。那小紅在枕上，夜夜催着那客人。到第四天上，那客人打聽得這小霸王每日在片石山房吃茶，他便拉着徐大華，直走到片石山房。那徐大華嚇得浑身亂抖，那客人拍着胸脯，叫他放大胆子。片石山房裏有一個坐位，錦墊交椅，桌上排列着一色白胎的江西密磁茶壺茶杯，特留着候小霸王到來坐的；這時那小霸王未到，這客人便大模大樣的上去，坐在交椅上，命徐大華坐在一傍。茶博士上來，裝着笑臉，說請客人這邊坐，這座位是小霸王的。那客人聽了，把雙目一瞪，提着醋鉢似大的拳頭，在桌上一按，惡狠狠的說道：俺太爺不知道什麼小霸王！小霸王太爺有的是錢，愛坐那裏便是那裏。你若怕事，快把招牌除下來不賣茶了；俺便出去。那茶博士碰了一個釘子，嚇得他忙縮着頸子下去。他知道這客人來得不妙，今天不免有一場惡打；便悄悄的把那碗盞茶壺收拾起來，兩臂兒交叉着打着結，站在一傍看冷眼。停了一回，那小霸王果然來了；徐大華見了他，早嚇得嘴唇失色，兩排牙齒捉對兒廝打起來。小霸王身後跟着五七個豎眉橫眼的大漢，一手忒楞楞的轉着兩粒鐵彈子；一擁搶到徐大華跟前，小霸王伸手直指上徐大華的臉來，惡狠狠的說道：你今天也敢來送死嗎！拐賣婦女，應得什麼罪？快快自己供來，莫再煩你老爺親自動手。說着，伸手來拉那客人的衣袖，叫他讓座的意思。祇見那客人雙眉一豎，猛向地下一蹲，捏住他的小腿，把個小霸王倒提起來；衆人上來救時，那客人便拿小霸王

做了兵器，提着他東盪西掃，那小霸王把兩手捧着頭嚷痛。他也不理會，把那班人打得東倒西歪。看看小霸王腦袋上直淌下血來，那客人冷笑一聲，直把他提出窗外去；說一聲：去你媽的！啞啞一聲，那小霸王從樓上直撞下街心來，早跌得三魂遶遶，六魄悠悠，看看死了。那班大漢，一齊抱頭鼠竄逃出。茶舖子掌櫃的，見鬧出人命來，便不肯放那客人走，那客人也不走，吩咐茶博士再泡上茶來，和徐大華兩人慢慢的喝着。停了一回，那小霸王的父親總兵官，親自借了營裏的一千兵丁，帶着到茶舖子裏來。把那茶樓圍得鐵桶相似，一片聲嚷着該死的囚囊！快下來送死！這一聲喊，和山崩海嘯一般，把個徐大華嚇得躲在桌子底下瑟瑟的抖動；那客人上去，把徐大華扶起來，拉着他一同下樓去。他站在扶梯的半路上，對大眾說道：諸位不用動惱。從來說的，殺人者抵命，就如今打死了小霸王，俺兩人準備抵他的命。但是抵命的事體，自有官府在，你們快把俺兩人綁起來，送到官府裏去。那總兵聽了，便吩咐上去把他兩人細綁起來，帶回家去再說。那客人也不抵抗，聽他們用麻繩左一道右一道的綁住；徐大華也吃他們綁起來，牽豬羊似的擁到總兵官家裏。總兵吩咐去吊在後園馬棚裏，待小霸王收殮時候，把這兩個囚囊拉出來，破心活祭。徐大華和那客人綁在馬棚裏，有兩個小校看守着；徐大華自己是死定了的，那眼淚和雨似的落下來。祇有那客人談笑自若，常常和那小校講着話；覷着一個小校走到牆根撒尿的時候，那客人便悄悄的把一個小校喚近身來，低低的對他說了幾句話。那小校聽了，嚇了一跳，怔怔的對那客人臉上看看。那客人對他說道：你不用害怕，你倘然給俺去報了信，這總兵家裏的產業妻小一齊賞給你可好嗎？那小校說：別的不愛，祇

愛他家那三小姐，長得好似水葱兒似的，勾人魂魄。那客人便點點頭說道：「便把他家三小姐賞給你。那小校聽了，便高興起來，說道：『這樣空手白眼的去報信，有誰來相信我？』那客人便叫小校走近身來，在自己懷裏摸出一顆小印來，吩咐他：『快把這粒印，送到官府裏去，你自有好處。』那小校得了印，便飛也似的出去。這裏總兵官正忙着收殮兒子，又吩咐家裏的劊子手，看小霸王的屍首擱在棺材蓋上時，便把馬棚裏吊着的兩個囚犯拉出來破肚子。這總兵仗着自己勢燄薰天，地方官也趨奉他，便是他在家裏用私刑殺死人的地方官，也不敢去問他。他曾經在家打死一個了頭，踢死一個書僮，又逼死一個姨太太，私自埋葬了，也沒人敢去問他。何況如今兒子被人打死，拿兇手來抵命，越法是名正言順了。總兵家裏正忙亂的時候，忽然牆外一棒鑼響，門丁進來報說：『合城文武官員，上自巡撫大人，下至縣太爺，都來了。』那總兵官認做是來弔他兒子孝的，忙穿戴衣帽，迎接出去。待到見了撫臺大人的面，正要作下揖去，祇聽得耳根邊一聲：『那撫臺早已放下臉來，走過四個中軍官來，把總兵官揪住。總兵問：『俺犯了什麼罪？』那撫臺也不說話，帶他直走到後馬棚去。那班文武官員，見了那客人，一齊跪倒。徐大華在一傍看了，也十分詫異。撫臺親自上來替那客人鬆了綁，又叫人把徐大華也鬆了綁。祇見那撫臺又爬下地去，在馬糞堆裏磕着頭。口稱：『臣罪該萬死！』到這時，那總兵纔明白過來，他便是當今的聖天子，嚇得他忙跪下地去，連連磕着頭，說道：『罪臣該死！祇求皇上賞一個全屍！』那皇帝也不去理他，踱出大門去。外面早已預備下龍輿，皇帝坐着回船。太后七八天不見皇上了，如今見了，便捧住了不放手，又再三勸說：『皇上萬乘之尊，切不可微行出外。倘有不測，叫天下臣

民負罪先皇。便有許多臣子，也紛紛上章勸諫；皇上吃了這個驚嚇，從此却也膽小了。祇是捨不下那小紅，便把他用軟轎悄悄的抬上御舟來，朝朝寵幸。那徐大華和銀紅兩人，受了這一番磨折，皇帝賞徐大華做刑部侍郎，准他把銀紅帶進京去供職。這裏連下三道上諭：第一道，把那總兵官立即正法，他兒子戮屍；第二道，把全城的文武官員，一齊革職；第三道，把總兵官的家產妻孥，全沒入官，分一半家產賞給這報信的小校，又賞他都司的官職；却暗把三小姐配給他做妻子。此時乾隆帝也厭倦了，匆匆到杭州去了一遭，便下旨回鑾。御駕走到山東涿州地方，忽然又出了一宗離奇案件，把好好一個皇孫殺死了。欲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乾隆帝毆打皇后時，活畫出負心男子，老羞成怒神氣來；皇后投水祝髮一段，哀感頑豔，令人讀之悽惻。然彼乾隆帝，雖無私毫顧念；負心男子，確有此心理。然而富察氏真可憐矣！

皇后失竊，竟至親求縣官而官廳不理；活畫出人情勢利，宦海險惡形狀來。獨此小太監，生死以之；是天地間真正義氣，不可多得，勝於手版脚靴奔走權門之官吏萬萬也！

時下小說家，滿紙堆砌，羌無故實；卽一二稍稍有筆力者，亦大都顧此失彼，捉臂見肘。此實閱歷不足以養之，學識不足以繼之也。此回寫茶樓尋鬪一段，何等有聲色？何等細膩？無識固不足以至此，無閱歷尤不足以至此。許君考察閭閻，眼光銳利，固不僅長於言情也。

第四十六回 涿州府皇孫出現 同樂園宦女失身

却說：乾隆帝回鑾，御舟經過涿州地方，皇帝吩咐停泊；自有一班地方官上船去叩請聖安。官員退出以後，皇帝便把鄉間的父老，傳上船來，親自問他民情風俗，和稻麥的收成。正問話時，忽見一個老年和尚，攙着一個六七歲的界孩兒上船來，跪在當地，不住的磕頭。這時御舟上的人看了，都十分詫異。乾隆帝打發總管太監下去盤問，那老和尚自己說，名叫圓真，當年和四皇子多羅履端郡王永城十分要好；郡王在日，常常蒙召進府去談經說道。如今郡王死了，老僧便出京來，在這涿州地方聖明寺裏做住持；這個孩子，便是當年郡王的親生子，當今皇上的嫡親孫兒。祇因家庭大變，流落在外面，一向是老僧收養着；現在聽說聖駕過此，老僧想這孩子是貴子龍孫，不可拋棄在外邊，特把他帶來送還皇上。一來，叫這孩子回京去，享用富貴；二來，也不負了當年和郡王的一番交情。這件事來得離奇特兀，那總管太監聽說是皇孫，便也不敢怠慢，急進去奏明皇上；乾隆帝聽了，也覺得十分詫異。吩咐把那小孩傳進艙去，皇帝看那小孩生得方臉大耳，舉動從容，談吐宏亮，一時也看不出他的真假來；便傳旨把那和尚和小孩一起帶進京去審問。到了京裏，乾隆帝把這案件交給和珅；和珅回府去，先把那小孩傳進來問時，那小孩朗朗的說道：俺從小便養在圓真和尚廟裏，認圓真是俺的父親；後來俺到五歲上，懂得事了，圓真和尚便對俺說，你是多羅履端郡王的兒子。祇因你是側福晉生的，那大福晉時時想弄死你；是俺偷偷的把你救出來，養在廟中。俺聽了和尚的話，知道自己是當今的皇孫，便時時對和尚說要進京見皇祖父去；圓真和尚說，九重深嚴，如何可以去得？須待皇上下次南巡過涿州的時候，俺領你見皇上去。如今既蒙皇祖父把俺帶進京來，便請貴大

臣替俺奏明皇上，快快放俺回家去。和珅聽了他的說話，看了他的神情，一時也猜不出他是真是假，暫把他留在府裏。又傳那和尚進來審問，那圓真和尚供說：郡王在日，和老十僧分知己，常常把老僧傳進府去談話參禪，下棋吃酒；又把內室的事體，告訴老僧。原來郡王有兩位福晉，一位正福晉，一位側福晉。那正福晉是豐貝勒的閨女，面貌美麗，性情十分豁辣。側福晉原是小家碧玉，常常被正福晉虐待；郡王有時勸說幾句，連郡王也被辱罵在裏面。因此郡王十分生氣，常常對老僧說起。老僧勸郡王閨房裏面，總以忍耐爲是。後來不多幾年，那側福晉生下一位公子來，那大福晉知道了，越法懷恨，他覷着郡王出差在外面的時候，悄悄的打發一個丫頭，把那公子偷出府去，意欲把他丟在空野地方餓死他。那時老僧正到郡王府去，被俺撞見了，便求他們佈施給老僧抱回廟剃度做小和尚去。那丫頭進去對福晉說知，福晉也答應了；一面叫老僧把這小公子偷偷的抱去，一面報到宗人府，假說是害天花死了。那側福晉同時也被大福晉弄走了。待到郡王回來，見母子兩人都看不見，把他一氣，便吐血死了。如今老僧念郡王身後，祇有這個種子，又是皇上的嫡親孫兒，因此把他送還皇上，給他骨肉團圓；老僧看在郡王的交好面上，原沒有別的貪圖，祇求大人早早審問明白，老僧也得早早回廟去。那和珅得了兩人的口供，便急急進宮去回奏。那乾隆帝聽說那和尚重翻舊案，心中也有幾分着慌；忙進宮到綠天深處，和春阿妃商量去。列位，你知道這春阿妃是什麼人？原來便是多羅履端郡王的大福晉，如今給皇帝收下，封了妃子，住在綠天深處，十分寵愛他。當初宗人府奏報永城郡王生了一個兒子，乾隆帝心中即也十分歡喜，後來又報說害天花死了，皇上想起皇

嗣單薄，便也覺得不歡。傳旨把郡王喚進宮去，問起皇孫害天花的情形；那永城便回奏，皇孫死時，臣兒恰恰出差在外，當時實在情形，臣兒不曾親見，不敢謊奏，須問兒媳春阿氏纔得明白。待到把永城的大福晉傳來，不覺把個公公看怔了。那大福晉花容玉貌，舉止風流，果然是極好的了；他說話的時，口齒靈利，笑靨承睫，越法把個風流天子勾引得神魂顛倒。乾隆帝暗暗的留心他，一言一笑，絕似從前死去的香妃。這時勾起了皇帝的一片癡心，他這時也忘了翁媳的名分，竟把個大福晉着意憐惜起來。那大福晉原是一個聰明人，見了皇上這一副神氣，便放出他迷人的手段來，一派花言巧語，回眸低笑，早把個皇帝捏在手掌裏。乾隆帝聽春阿氏說完了話，便對郡王說道：「這個媳婦兒，真能說話，好似朕院子裏的嬰哥，聽了叫人志倦；如今皇太后正早少一個陪伴說話的人，朕如今把他留在宮裏，每日陪着皇太后說話消遣兒。朕也做了一個孝子，你也不失爲賢孫。」永城郡王雖明知皇帝不懷好意，但也不好說得，祇得把他的福晉留在宮裏，垂頭喪氣的出來，冷冷清清住在家裏；他想起愛妾亡兒，鬱鬱寡歡，不多幾天，便成了咯血之症，一病死了。永城郡王死過以後，那春阿氏便陞做妃子，每天和皇上尋歡作樂，調笑無間；正快活的時候，忽然那皇孫出現了。在乾隆帝心中，還不免有子孫骨肉之念，去和春阿妃一商量，那妃子一口咬定，說：「陛下收留不得的。無論事隔多年，眞假不可知；即使果是真的，他：繼嗣郡王，長大起來，知道妾尙在宮中，必欲甘心於妾，爲他生母報讎。那時外間傳播，皇上也有不便的地方。倘然一定要招認他做皇孫，便請陛下賜妾一死，妾也無顏侍奉陛下了。」說着，便掩袖嬌啼起來。皇帝最寵愛這個妃子，見他一哭，便心疼起來，忙拉着他說：

了許多安慰的話。到了第二天，又把和珅傳進來，忽然換了一副嚴冷的面色，說道：那皇孫死已七年，宗人府中有案可查；現在忽然外面又有一個皇孫出現，定是那奸僧妄圖富貴，欲仿宋明的故事；卿須傳集刑部官員，另立特別法庭，從嚴審問明白。莫叫村野小兒，冒認天家骨肉。那和珅聽了這番話，心中早已明白；退出宮去，把皇上的意旨宣佈了。第二天，由刑部主審，請大學士都御史諸官員們在一傍陪審，公堂設在乾清門左門空屋內。和珅和劉統勳兩位大學士，高坐中間，兩傍坐着六部人員。刑部有一個章京，名保成，口才敏利，性情狡猾；和珅知道他是一個能員，便委他做主審官，坐在公案下面。停了一回，把那和尚和孩子兩人提上堂來，先由保成照例把他兩人的來踪去跡審問一過；便站起來對堂上說道：諸位大人，據卑職看來，這裏面大有疑竇；諸位大人倘肯給卑職審問的權柄，卑職立刻可以把這案件問個水落石出。和珅聽了保成的話，便微微的點頭答應他。保成轉過臉來，喝聲：把妖僧捉出去！便走上兩個虎狼一般的差役來，揪住圓真和尚的衣領，直拉出堂外去。保成便慢慢的踱到那孩子跟前，舉手便是兩個嘴巴，打得那孩子哇的哭起來。滿堂官員看了，都大驚失色。祇聽那保成大聲問道：你是什麼地方的村野小兒，受那妖僧的欺哄，胆敢在朝廷上冒認皇孫。這是犯的死罪，你若不好好招供出來，便致砍下你的腦袋來！說着，拿起佩刀來，攔在那孩子的頭頸上；那孩子嚇得直叫起來。一邊哭着，一邊說道：我原不知道什麼是皇孫，我祇知道那和尚是我的爸爸。我記得四五歲時候，和尚常常指着我看我，對別人說道：這孩子姓劉。這樣看來，我是劉家的孩子，原不是什麼皇孫；我本不知道皇孫是什麼，那和尚對我說到了皇上家去，可讀書做官，有

好飯好菜，穿好衣服，出門騎小馬，坐小轎，有許多人侍奉我。如今你們不給我騎小馬坐小轎，又要拿刀殺我；我也不願做皇孫了！求你們放我，仍舊跟着和尚一塊兒回去，可好嗎？這孩子說完了話，又大哭起來。堂上許多官員，看這孩子可憐，便都替他抱屈；祇因怕和珅的威勢，大家不敢多嘴；保成聽這孩子招供了，心上十分得意，回過頭來，對堂上笑說道：諸位大人聽得麼？他原不是什麼皇孫，竟是劉家的孩子。如今卑職審問明白了，請大人們定案。這時劉統勳坐在堂上，忍不住站起來，說道：這案且慢定。試問三尺孩童，在威嚇之下，何求不得？況且據那和尚說，這孩子生下地不多幾月，便抱出府去，究竟是不是皇孫，莫說這孩子自己不知道，便是俺們活到啞大年紀，那自己在父母懷抱中的情形，怕也不能明白。據本大臣看來，今日這樁案件，非得再把那和尚傳上來審問一審不可。和珅聽了他的話，心中好不耐煩，便冷冷的說道：貴大臣若不嫌煩，便再把和尚傳上來審問，審問也不妨事。保成在下面，一疊連聲喊：傳和尚！那差役又把和尚擁上堂來。這孩子一見那和尚，便指着和尚哭道：俺好好的姓劉，怎麼叫我來冒認皇家孩子？如今却害我殺頭了！說着，又拉住和尚的衣角，大哭起來。這和尚露出十分詫異的神色來，說道：你明明的一位皇孫，如何今天變了口供？從前俺對人說你姓劉，原是怕人知道，爲遮人耳目起見。那保成不容他說話，把公案一拍，喝聲：妖僧胡說！這孩子自己已供認了，你還不快招麼？喝一聲：用刑！那左右差役，接着一聲喊，嚶唧唧鐵練夾棍，一齊丟在那和尚身傍。嚇得這孩子又大哭起來，說道：俺們快回去罷！俺不願做皇帝家裏的人，皇帝家裏嚇死人也！和尚氣憤憤的指着堂上說道：都是你們這班奸臣！上欺君皇，下虐人民。你們都吃的是

清朝俸祿，永城郡王是嫡親的皇子，和你們有什麼讎怨？却要滅絕他的後代。俺死了做鬼，也要和郡王來吃你們的魂靈呢！圓真和尚說罷，還咬着牙齒，奸臣奸罵不絕口。罵得和珅火起，喝一聲：打死這賊禿！那左右差役正要動手打時，那劉相國起來攔住，說道：且慢。如今俺們屈打成招，叫天下人說俺們不公平。據本大臣意思，須把那舊日抱這皇孫的丫頭找來，叫他當堂認明，究竟是否皇孫，俺們纔可定案。這時天色已晚，和珅吩咐退堂。當夜進宮去，奏明皇上：皇帝便傳旨，所有從前郡王府中的丫頭老媽子，一齊上堂去證明。那丫頭老媽子，早已得了春阿妃的好處，第二日上了公堂，把那孩子喚上堂來，給他們認。他們齊口說不像。又說：從前的皇孫，是瘦小長頰臉兒，手臂上有一塊紅班的；如今這孩子，却沒有。內中有一個丫頭供說：當年皇孫死了，是他親手收殮的；如何現在又有一個皇孫出來，又有一個老媽子供說：是從前那皇孫的乳母。那皇孫確實是死在他懷中的，決不有錯。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和尚啞口無言。那劉相國坐在上面，明知他冤枉，也無法挽救他。停了一回，衆大臣商量定下罪來，圓真和尚立即正法。那孩子發配伊犁。圓真和尚臨刑的這一天，大烏昏君奸臣那孩子到了伊犁，年紀慢慢的大起來，自己知道確是當今的皇孫；便去和伊犁將軍說知。那將軍替他轉奏朝廷；和珅見了奏章，悄悄的先去通報春阿妃子。那春阿妃子便和皇帝撒癩撒嬌，要皇帝下旨，把伊犁將軍革了，放和珅的親戚名叫松筠的去做伊犁將軍；又要把那孩子在伊犁地方正法。這皇帝聽了妃子的話，統統依他。可憐堂堂一位皇孫，祇落得一刀結果了性命！這裏皇帝越法把春阿妃寵上天去。雖說皇上從江南回來，帶了一個郭佳氏一個蔣佳氏進宮；但也總脫不

到春阿氏上面去。那蔣佳氏郭佳氏，又是蘇州人，性子和順，語言伶俐，一味趨奉着春阿妃子；春阿妃子也和他們好。妃子自小兒深居閨閣，不會見過外面的情形；郭蔣兩氏告訴他江南地方，如何如何好玩，那街市上又如何如何熱鬧。把個春阿氏哄得心裏熱辣辣的，常常和乾隆帝說，要一塊兒到江南遊玩去。乾隆帝說：朕才從江南回來，如今又要到江南去，怕給巨子們說話。後來還是春阿氏想出一個法子來，在園裏造一條買賣街；那店堂格局，統照蘇杭式樣。古玩店、衣裳店、酒樓、菜壚，色色俱全。那店鋪中夥計、值堂的，也都從蘇杭地方覓來。下至賣花的、賣水菓的、賣瓜子的，都拿着藍布在街上叫賣。官裏的太監，各拿出錢來做店東。各種貨物，由崇文門監督在外城各店肆中採辦進來；把各種貨物，記明價目。賣去的貨物，照值還價；不會賣去的，仍將貨物退還。到正月初一開園，皇帝下諭，准滿漢各大臣進園遊戲。那班官員，在大街上來往觀看；見有賣食物水菓的，大家搶着購買。有時邀集許多同寅，上酒樓茶館去沽飲品茗。那跑堂的來往招呼，和在外城店鋪中一模一樣。有時皇上穿着便服，後面跟着幾位妃嬪，到飯館中來吃飯；見了大臣們，彼此點一點頭，好似朋友一般。店小二來往搬菜，呼酒報賬，吃酒的客人，猜拳行令，有說有笑。一時諸聲雜作，皇帝和妃嬪們看了這樣子，不覺大笑。有時皇帝也寫着請帖，請客一二人，大概都是宗室閒散大臣，和西清館中的供奉，陪着皇帝吃酒。一般的也談笑豁拳，毫不拘束。那大臣們吃到高興的時候，也叫幾個條子來侑酒；有時皇帝一個人出來游玩，在酒館中叫了許多條子，和那班密姐兒糾纏捉弄。倘遇到皇帝酒醉的時候，便擁着妓女走到套房裏睡去。直到天晚，也不肯回宮。太監們無法可想，便在房外打着

雲板。原來宮中的規矩，皇帝一聽得雲板響，便當起身離開這地方。皇帝有時陪着太后来游園，那太后也打扮得和平常婦人一般；見園中那些走江湖賣膏藥變把戲賣草藥賣卦卜字的，也擠在人堆裏去看熱鬧。那侍衛遠遠的站着保護着。在正月十三到十八這六天裏面，稱做燈節。皇帝吩咐把園門開放，傳諭滿漢臣民眷屬，下至小家夫婦，都許他進園來游玩，算是與民同樂的意思。皇帝在這時候，在人堆裏擠來擠去，和那班小兒宦室夫人調笑着，十分快樂。太監們迎合皇帝的心意，在各處套房裏鋪設下牀帳，聽皇帝隨意坐臥。到了第三天，忽然有一個大漢闖進套房來，手中握著一柄尖刀，四處找人的樣子。被侍衛看見了，搶上去，把那大漢捉住，發交步軍衙門問時；那大漢氣憤憤的說道：俺妻子進園去游玩，被昏君誘進套房去姦淫了。俺如今找昏君去和他拚命！那問官聽他嘴裏說得十分難聽，便也不問下去，打入死囚牢；第二天，便在牢監裏殺死了。自從出了這案件以後，那園中便禁止男子出入。但圓明園中，自從這一年設了買賣街以後，每年正月，便成了例規；皇帝和妃嬪們在園中游玩，直到燈節以後，纔把街市收拾起來。乾隆帝取與民同樂的意思，把這買賣市稱做同樂園。到第二年同樂園開門的時候，園裏又鬧出一樁風流案件來：原來京裏有一位禮部侍郎，姓莊的；他年紀已六十歲了，祇因死了結髮妻子，便在窩子裏去娶一個姑娘來。那姑娘名賽昭君，他面貌的華麗，且不去說他；他年紀祇二十四歲，生性十分活動，常常愛在外面閒逛。凡是京城裏香廠廟會熱鬧的地方，到處有他的腳迹。那莊侍郎前妻生下一個女兒，也生成風流性格，俊俏容貌；和這後母十分投機。他母女兩人，帶著侍郎，終日在大街小巷閒逛，引得那班游蜂浪

蝶，終天跟在他母女兩人後面，評頭品足，調笑無忌。那賽昭君有一種極淫賤的脾氣，愛和人調笑，愛聽人稱贊他美貌，因此那些賣買店家的夥計，都和他閒談笑謔，無所不爲。那女兒到底是大家閨秀，初見他這母這種輕狂的樣兒，不覺羞得他低着頭，子說不出話來；後來漸漸的也看慣了，連他自己也和入調笑無忌起來。這女兒名叫秋官，年紀祇十八歲，人人知道他是莊侍郎的小姐；那班油頭光棍，便和一盆火似的向着他。秋官又故意賣弄風騷，若近若拒。到後來，到底受了風流的擊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勢利之念愈重，骨肉之念愈輕，不獨此也，迷於色慾，亦足以殺骨肉之情。人間多少滅倫絕紀之事，皆從勢利或色慾一念中做出。如彼三尺孩提，固帝王家骨肉也；天子竟惑於色慾而絕之，臣僚竟震於勢利而殺之。天倫果足恃乎？

俠骨熱腸，反求之屠夫走卒，彼衣冠中人，往往不足恃也。彼圓真和尚，已超然塵世，似可以不惹人間煩惱事矣；徒以我佛慈悲，不忍見人間骨肉流離失所，且以與郡王方外道義之交，義不容辭。卒以此一念蹈水火，雖死猶榮也。

納妓作妾，最爲家門之玷。蓋女子一經墮溷，輕浮淫放，習若天性；一入人家，污者不容人獨潔，必百端引誘，以期同流合污，方不孤寂。彼天真爛漫之女兒，何足以解此？於是入鮑魚之肆，亦不覺同其臭味。彼莊氏母女有焉。

第四十七回

鶯啼燕唱江南去

匣劍帷燈刺客來

却說賽昭君和秋官母女兩人，終年在京城裏游玩也玩厭了；忽然異想天開，打聽得那圓明園每年開同樂園一次，准官民婦女進去游玩。他母女兩人，打扮得萬分妖嬈；到燈節時候，也進園去游玩。每日在街上招搖過市。太監們打聽得他母女兩人的來歷，便也大着膽和賽昭君兜搭去；後來那班侍衛和店家夥計，都來和他戲騷。他母女兩人，不但不惱，反以為得意。賽昭君最愛打聽宮中的事體，那太監侍衛們都趕着告訴他，說皇上如何風流，妃嬪如何美貌。說到動神的地方，大家捉搦玩弄一陣。那秋官嬌愁跳擲，最是有趣。大家和他調笑，他從沒有惱恨的；大家背後取他綽號，稱他小玩意兒。有一天，賽昭君和太監們在酒樓中閒談，說道：皇上的面，俺雖見過幾次，但總在街心裏，不會看得親切，且不能和皇上對面講話兒；倘得和皇上對面講一句話兒，或是同坐着吃一杯酒兒，便是一生榮幸的事體了。那秋官也接着說道：皇上長得好一部三綵鬚子，俺偷能摸一摸，也是十分榮耀的了。那太監們聽了，說道：這也不難。待皇上來時，我們替你報名上去；奏明你母女二人如何美貌，皇上必當召見。內中又有一個太監說道：說雖如此，那皇上到園中來，是沒有一定的時候；也許一日裏來幾趟，也許三五天來一趟。你母女既要見皇上，須得住在園中候駕。但是園中每天房飯吃用，很要費錢的，如何是好？那賽昭君又有一種脾氣，他仗着丈夫有錢，有誰說他拿不出錢，他更生氣。如今聽太監說了這句話，他便不生氣，立刻從懷裏掏出一扣錢莊摺子來，向桌子上擲。說道：化幾個錢，算得什麼事。這扣摺子，請你們拿着；俺兩人便在園中住上十天，怎麼樣？那太監見了錢摺，早眉花眼笑，忙收拾錦繡的牀鋪，精美的食物，供養他母女兩人。賽昭君住在園子裏，和那班侍衛，諱

演戲，什麼醜樣兒都做出來；那秋官到底是女孩兒，還不敢怎樣放蕩。賽昭君住在園裏，一天又一天，不覺到了第五天上；這時已是上燈時候，忽然那班太監慌慌張張的進來，說道：「萬歲爺來了！快接駕去！」賽昭君忙拉着秋官出去，祇見一個高大男子，臉上長着三溜鬍子，大模大樣的走進屋子來。後面跟着許多侍衛們。那男子坐下，一回頭叫大家出去，侍衛們一齊退出去了。店小二送上酒菜來，那男子吃了幾杯酒，纔向他母女兩人招手兒。賽昭君和秋官走近身去坐下。男子問：「你倆是什麼人？」賽昭君同說是姊妹兩人。爲奸人所賣，誤落在窰子裏。這幾句話，是太監教導他的。那男人慢慢的酒醉了，便拉着他母女兩人，百般狎弄。秋官被這男人破了身。賽昭君認做他是皇上，便放出迷人的本領來，出奇的媚惑他。直到夜深纔去。這樣接連三夜，到第四夜，賞出許多大內的珠寶玩器來。那男子也就不來了。他母女二人，打算回家去了。看看那錢摺上，已支去了八萬多兩銀子。賽昭君看了，不覺嚇了一大跳。急問時，太監說：「這裏面的食物住宿原是狠貴的。他也無可奈何，滿想把皇帝賞他的珠寶，拿出去賣錢，補滿摺子上的虧空；誰知把那珠寶拿出去一估價，原來都是假的。後來那侍郎發覺了這一筆錢，查問時，賽昭君推說是替老爺謀缺分化去的。」又說：「去求了某福晉去轉求某王爺，在王爺家親自見到萬歲爺；萬歲爺又如何親口答應他，給老爺好姓分，叫老爺耐心守着。」一派花言巧語，說得個侍郎無可奈何。從此這莊侍郎常露出窮相來。這侍郎有一個兄弟，家中人稱他四爺；見哥哥娶了一個窰姐兒在家裏，心裏已經不舒服了。後來不知怎麼，他嫂子和姪女兒在同樂園裏的事體，被他打聽出來了；便寫了狀紙，告到京兆尹衙門裏。那京兆尹見告的是皇上，嚇

得他不敢受理；這事體卻傳到都老爺的耳朵裏，有一個姓江的御史聽得了，也不問他三七二十一，拉起來就是一本奏明皇上。說：太監不該炫色攫金，罪在不殺。皇帝看了這奏本，十分詫異，便悄悄把和珅傳進宮來，着他承奏這樁案件。和珅領了旨意，立時把那誑騙的太監捉來，一面又把賽昭君母女兩人傳到案下，邀集滿漢軍機大臣和京兆尹當堂會審。那賽昭君一一招認出來，說皇上如何姦污他，如何把假珠寶哄騙他。那聽審的大臣聽他供出皇上來，嚇得他們臉上一齊變了顏色。和珅急把賽昭君拉下堂去，那賽昭君還是滿嘴的嚷着皇上姦淫命婦，那秋官却也哭得和淚人兒一般。這裏和珅和衆大臣商量，要定賽昭君一個反坐的罪，一面却把那太監殺死了滅口；又定那莊侍郎一個教唆的罪。獨有劉統勳說：這事不可猛浪。俺們先入奏去，看皇上神色如何；倘這案情是真的，便當償還侍郎的銀兩，定太監一個充軍的罪。倘這案件沒有皇上的事，便該拿太監正法，把太監的家產抵給侍郎；另由御史彈劾這侍郎治家不嚴的罪。和珅一時打不定主意，劉統勳便獨自進宮去奏聞。皇上聽說有人告他姦淫命婦，便傳諭說：朕之不德，十數年來，固多遺議，但亦未敢爲傷風敗俗之行；今莊氏母女一案，着滿漢軍機秉公審理，務期水落石出，切勿有所顧忌。劉統勳得了這個聖旨，便把那太監用刑審問，這太監熬刑不過，便招認說：祇因貧圖他母女多財，便拿一個假皇帝去哄他。又問：假皇帝是什麼人？供說：是外城西大街驢馬坊的掌櫃。當堂出簽，把那掌櫃捉來，一審便服。劉統勳判定那太監和掌櫃一併正法，把他兩人的家產判償莊侍郎；又把賽昭君母女兩人發配功臣家爲奴。這案件出了以後，從此同樂園中便不許民間婦女出入。一過正月，皇帝又聞

着無事可做，每天和春阿妃郭佳氏蔣佳氏三人在宮裏調笑無聞。後來郭佳氏奏說：陛下從江南回來，原搜羅了許多珍寶，又陛下常常記念江南的風景，何不便在這圓明園中照江南名勝的模樣蓋造起來？把那些珍寶都陳列在園中，賤妾們終日得陪奉陛下在裏面游玩着，一來也免得陛下牽掛江南，二來賤妾們在裏面游玩着，也好似回到江南去一般。皇帝聽了，也便高興起來；傳諭內務府和西清館中的供奉人員，把江南各處名勝地方的風景，細細的畫在紙上，進呈御覽。這個聖旨一下，那班供事人員，天天一幅一幅的畫着：什麼西湖風景，金山風景，揚州風景，大明湖風景，蘇州風景，一處一處的細細畫成圖樣。共有三百六十幅。皇帝和三位妃子挑選了四十個景子，發交和珅，叫他監督工程，從速建造。那和珅得了這個聖旨，便打發許多人，到山陝江南一帶去採辦木料；在山東河南山西幾省地方，捉拿人夫。又假說是皇上的旨意，着各省地方官紳捐助銀錢。打聽得有錢人家，便派人去勒索，積不如意，便說他違背聖旨，辦他的罪。因此和珅又得了許多錢財，弄得地方上怨聲載道。內中有一個湖北太守，名亢雨蒼的，死得最苦。那亢雨蒼家裏原是很有錢的，祇因他沒有官做，常常受官府的鼓詐；他便發狠，竭力捐助海塘工程，洋三萬元。山東巡撫替他奏明皇上，聖旨下來，賞他四品頂戴，分發在湖北做武昌知府。亢雨蒼雖論損了三萬塊錢，但他却是十分貪財的，在任上拚命括地反，不消一年工夫，那三萬塊錢，早已被他拿回來了。接連做了六年知府，那家財越法富厚；在揚州一帶，置了許多鹽田，和那鹽商汪如龍，又是十分要好。誰知他有錢的客氣一天大似一天，居然傳在和珅耳朵裏；這和珅正當着監造圓明園四十景的差使，四處搜括銀錢，便派

一個人到湖北去，向亢知府要錢，一開口便是一百萬；那亢雨蒼原是一個守財奴，聽了這樣大的數目，豈不要把他嚇倒。況且他實在也拿不出這許多錢，勉強報効，送了三萬兩銀子去。和珅見他不肯出力報効，便心生一計；這時山東正捉住一大羣海盜，和珅便叫人暗暗的買通那強盜頭目，教他誣供說亢雨蒼是他們的窩家。這個口供一報上去，皇上十分震怒，立刻下諭，把亢雨蒼革職，滿門抄斬。亢雨蒼家裏有一個五個月的小孩兒，也不免一刀之罪。這樁案件，和珅辦得痛快；那亢雨蒼的家產，老實不客氣，和珅一人獨吞了。誰知亢雨蒼家裏還留下一個禍種：這人姓余，名大海，原是亢雨蒼朋友的兒子。那朋友和亢雨蒼有八拜之交，朋友臨死的時候，把他兒子託給亢雨蒼的。亢雨蒼把大海留在家裏，教讀成人，替他娶了媳婦。這余大海又生成一副神力，任你一千斤的鐵石，他都一手擎得起來。後來亢家查抄了，亢雨蒼却給大海一萬塊錢，悄悄的打發他走開。這時大海新死了妻子，祇有一個女兒；一時無可投奔，便去投在汪如龍家裏。他得了亢雨蒼的好處，却時時不忘替亢家報讎；汪如龍却不知道他心中的事體，見他氣力強大，便請他在家中做一個鑣師。後來乾隆帝第三次下江南，吃了總兵官的虧，便暗地裏搜尋有氣力的人，編一隊神機營，保護聖駕。汪如龍便把余大海保舉上去，帝皇當面試過，見余大海氣力驚人，便十分重用他；待到兩宮回鑾，大海也隨駕進京。他臨走的時候，把自己一個女兒，交託給汪如龍。余大海的女兒，名叫小梅，長得姿色嬌豔，風韻翩翹；汪如龍原是好色之徒，早已看中了他，待到大海進京，汪如龍便仗着自己有勢力，逼淫了小梅，把他收做侍妾。那小梅念在父親面上，便含垢忍辱的忍守着。他父親余大海，也因為要替亢

家報讎；在宮中竭力和和珅拉攏，常常送他禮物；又打聽得宮中有機密的事體，便悄悄的去通報和珅。和珅也在皇帝跟前常常贊着大海的好處。皇帝聽了和珅的話，把大海陞做神機營長，終日在宮中保駕。大海初進京來，原想刺死和珅，替亢家報了讎；後來天天近着皇帝，看看皇帝那種荒淫無道的樣子，心想俺中國全國的百姓，都吃着他一個人的苦，俺不如連皇帝也殺死了，也替幾千萬百姓出了這口怨氣。他便想了一個一舉兩得的計策：原來宮中規矩，無論親信大臣王公貝勒，進宮來，都不許帶刀；便是那神機營侍衛們，也祇許帶長刀，不許帶短刀。祇怕臣下行刺，長刀容易看見，短刀不容易搜檢。祇有和珅，皇上賞他一柄金柄的短刀，柄上刻着和珅的名字，終日掛着身傍；不知怎的，這柄短刀，忽然落在大海手裏。有一天夜裏，皇上懷中擁着春阿妃，朦朧欲睡；忽然眼前一晃，一個大漢跳進屋子來，皇帝眼快，一聲喊，那柄短刀已直向皇帝臉上飛來。虧得春阿妃手快，忙拿拂塵的柄兒打去，那柄兒削斷。短刀也落在牀上。皇上拾起刀來看時，見那金柄上端端正正的刻着和珅兩個字。這因那刺客早已去得無影無踪。那班侍衛聽得喊聲，也都趕到屋子裏來。皇帝祇因那兇器上有和珅的名字，祇怕和珅受人的指摘，便把那柄短刀藏過了。祇說有一個刺客，闖進屋子來謀刺朕躬。如今這刺客逃出院子去了。那班侍衛聽了，便搶出院子去，四下裏搜尋；直鬧到天明，也不見那刺客的影子。第二天一查點，獨不見那神機營長余大海，立刻把內外城關閉起來，大索三日，也杳無消息。這時滿朝文武，都齊集武英殿，恭叩聖安。衆官員齊奏說：那余大海既是汪如龍推薦的，便該星夜派人去把汪如龍提進京來，嚴加審問。一句話，提醒了乾隆帝，便立刻下諭，給兩

江總督着他把汪如龍拿解進京。這汪如龍家裏有千萬家財，平日常常有財物孝敬和珅的；如今和珅見要拿解汪如龍，他便一面把聖旨按住，一面進宮去替他求情。說：陛下莫問，暫把這案件交臣辦理，臣總可以以把余大海這人着落在汪如龍身上，叫他把余大海交出，由臣審問；那時臣的嫌疑也洗清了，汪如龍的罪也沒有了。皇帝聽了他的話，把這大案交給和珅辦去。那和珅得了旨意，暗地裏打發一個親信人員，趕到揚州去，會同揚州的鹽大使，去見汪如龍。這時余大海一擊不中，便立刻逃出京城，連夜到汪如龍家裏躲着；在余大海的意思，雖不能刺死皇帝，丟下那柄短刀，刀柄上有和珅的名字，那和珅的性命，總也不保的了。誰知那乾隆帝實在把個和珅寵得利害，不但不辦他的罪，還要叫他來辦余大海的罪。余大海躲在汪如龍家裏，風聲一天緊急似一天；他知道自己存身不住了，便和汪如龍說，要躲到別處去。汪如龍這時已得了北京的消息，如何肯放他脫身；他原有一座別墅，造在江心裏，那地方是一個小洲，四面都是江水。汪如龍便把大海藏在別墅裏，一面暗暗的告到官裏；那揚州知府，會同守備官，帶了五百人馬，悄悄的去把別墅圍住。那大海好似囊中捉鷺，手到擒來。解到京城裏，也不問口供，立即綁出法場，砍頭示衆。這裏大海的女兒小梅，得了信息，大哭了一場，埋怨汪如龍，說他不該看死不救。那汪如龍一派花言，把自己的罪惡瞞過了。誰知和珅殺了大海以後，又在皇帝跟前保舉汪如龍擒盜有功，聖旨下來，賞汪如龍雙眼孔雀翎，以道員用。汪如龍賣去了大海，強佔了小梅，又得了功名；他常常戴着欽賜的翎毛，到親戚朋友家去吃酒，誇說自己如何得和珅的看重，又如何用計擒住大海，如何得到皇上的恩典，洋洋得意。早有他手下的

小廝悄悄的去對小梅說知，小梅纔明白這汪如龍，非但是姦污自己的誰人，且是賣去父親性命的饑人。他索興踏躑了自己的身子，結識那小廝。從此以後，汪如龍在外面的一言一動，小梅統統知道。這時乾隆帝因爲要造圓明園的四十景，又下旨南巡，到江南去參觀風景；那沿路的大臣，自有一番忙碌。在揚州接駕的，依舊是那汪如龍、江鶴亭一班富紳。那時聖駕還未到揚州，汪如龍預備接駕的喜體，日夜忙碌得連吃飯也沒有空兒，因此不常到小梅房中來；小梅覷空，便把那小廝喚進房去，悄悄的和他商量大事。這小廝原是汪如龍最親信的，無論到什麼地方，總把這小廝帶在身旁；這時汪如龍仍把個標園收拾起來，爲皇上駐蹕之所。園中頓時收拾得花柳招展，燈彩輝煌；不多幾天，果然皇上了，一走進園門，便想起從前風流的事體，便傳汪如龍進去，問起從前的烟花女子，如今可還在嗎？汪如龍同奏說：昔日美人，今日已退歸房老，不堪再侍奉聖上了。臣如今有十二金釵，敢獻與皇上玩弄。皇帝聽了，便十分歡喜，忙喚他把十二金釵送上來。汪如龍早已預備下了，分來把十二個揚州名妓，打扮着獻上去。這十二個妓女裏面，有兩個長着絕世容貌，可稱得脂粉魁首。一個名叫倩霞，年紀十八歲；一個名叫絳霞，年紀十七歲。原是一對姊妹花。如今見了皇帝，皇帝出奇的寵愛他，日間命十二金釵輪流歌舞勸酒，夜間却祇喚他姊妹兩人進去侍寢。裏面皇帝飲酒調笑着，外面汪如龍却奔走照料，十分辛勞。到第四天傍晚，汪如龍在標園裏照料正忙亂的時候，忽然內急起來，他便走到一個冷靜的牆角裏小便去。正在這個當兒，見他那小廝悄悄的從身後走來；這小廝原是汪如龍親信的，便也不去防備他。不料那小廝走到汪如龍身旁，舉起尖刀來，向他主

人頸子上狠命的一刺，祇聽得啞啞一聲，汪如龍倒在地下死了。那小廝正要轉身逃時，早驚動了園中的一班侍衛，四面趕來，抓住這個兇手。欲知那小廝爲什麼要刺死他的主人，且聽下回分解。

是足以喪女子之操者，故惟虛榮。若莊氏婦，既貴矣，而又富矣；卒以貪近帝色之一念，失身於市井兒。然其失身也，亦由小人炫其財，女子以愛財失其身，小人卽劫其財而并辱其身。循環報應，絲毫不爽。吾常見病人爲庸醫所誤，便奮而習醫；及其問世也，亦一庸醫耳。彼憤官吏之貪暴，奮而求仕；及其印綬在握，貪暴或更甚於其他官吏。彼亢兩蒼以三萬金得一官，不期年而倍獲之，其貪暴可知。仕務竟如市務，可嘆！

禍患常伏於所親，而發於所忽。莫親於牀頭人，而奇冤大仇，往往假手於牀頭人以報之。如小梅之與汪如龍，忍辱含垢而求一刺，故成大事者，絕情於兒女，誠有所不得已也。

第四十八回

文字奇冤塚中戮屍

姊妹絕豔水底定情

却說汪如龍被他小廝刺死以後，那小廝正打算逃走，吃那班侍衛四面攔住，脫身不得。祇見他同手擎着尖刀，向自己胸口刺去，低低的喚了一聲：父親！便也瞪着眼死去了。侍衛們忙上去拔去那尖刀，解開衣襟，忽然露出那一抹酥胸，兩個高聳白嫩的乳頭來。大家看了詫異，揭去他的帽子，便露出一頭雲髻來；脫去他的靴子，露出兩隻紅菱似的小脚來。却是一個絕色的少女。侍衛們不敢怠慢，一面忙去稟報侍衛長，一面去通報汪如龍家裏。汪如龍的夫人趕來一看，認識這女刺客便是那小梅。他身上穿着小廝的衣服，那

小廝却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又在小梅衣袋裏，搜出一張冤單來；上面寫着和珅如何誣害亢家，他父親余大海又如何替亢家報讎，汪如龍如何強姦他自己，如何賣去他父親的性命。他如今刺死汪如龍，一來爲父親報讎，二來爲自己雪恨。一張紙上，原原本本，寫着蠅頭小楷；又說和珅貪贓枉法，是一個誤國奸臣，求皇上立刻拿他正法。那班侍衛，都是和珅的心腹；見了這張冤單，早給他銷燬了。却謊奏皇上，說：這刺客，手拿尖刀，闖到御樓下面，東張西望，原想行刺皇上，給江如龍眼快，看見了，上去攔捉，那刺客便將汪如龍刺死。乾隆帝聽了，臣下這一番謊奏，信以爲真；便下旨追贈汪如龍頭品頂戴，派梁詩正代皇上去他家去御祭，又給他治喪費一萬兩。皇帝自從出了這樁案件以後，便處處留心；疑那倩霞絳霞和那十個妓女，都不懷好意，便連夜打發他們出園去。一面調集扈從人馬，日夜在園外梭巡着。那倩霞和絳霞姊妹兩人，正得皇上的寵幸；忽然見要打發他們出園去，不知皇上是什麼意思，還和皇上撒癡撒嬌的依戀着不肯出去。後來皇帝哄他說：回鑾的時候，帶他們進京去。又問他們：老住在什麼地方？倩霞回奏說：他姊姊的粧閣，在河樓上；樓下種着一株高大柳樹的便是。皇帝吩咐他，你兩人打聽得朕回鑾過揚州的時候，快在樓上點一盞紅燈，朕便能打發人來取你姊妹兩人進京。他姊妹兩人聽了皇上的話，十分歡喜，便真的去住在河樓上，天天守着。這裏乾隆帝因常常遇到刺客，疑心人民還存滿漢的意見，要刺死滿清皇帝，替漢人報讎。他想這報讎的思想，都是讀書人鼓吹出來的；如今朕欲查驗民心的向背，須先從讀書人身上下手。便下詔，凡御駕經過的地方，許沿途讀書的士子，把他的詩文著作獻上來，由皇上過目；做得好的，賞他銀

錢十分好的，又賞他官銜。這個旨意下去，那班士子，妄想名利，大家捨着獻詩獻文；皇帝分派給幾個文學侍從大臣察看。雖說沒有好文章，却也沒有悖逆的句子。這時江陰地方，有一個姓繆的老名士；他因功名失意，在家中著了一部小說，名叫野叟曝言，他自己仗着多才，書上天文地理兵農禮樂歷數音律，沒有一種學問不講。書中的主人，便是他自己的化身；說那西湖殺龍的一段，頗有自命不凡的氣概。說到那李又全春娘的一段，又是十分淫穢。姓繆的有一個女兒，名叫蘅娘；知書識字，十分聰明。他見父親著的書裏面，有許多犯忌的地方；又描寫淫穢，必遭嚴禁。常常勸着他父親，無奈這姓繆的高自期許，他逼着女兒，把這部野叟曝言用恭楷抄寫，裝簧成一百本，藏在一隻小箱子裏，打算候乾隆帝御駕過路的時候，把這部書獻上去。平日見了親友，也拿出這書本給親友觀看，誇張他自己的博學。他親友中有一個金蘭甫，原也是一個讀書少年；家中富有錢財，見蘅娘面貌美麗，幾次託媒人到繆家去求婚。這姓繆的，嫌蘭甫舉動輕佻，便一口回絕他。蘭甫含恨在心。蘭甫的叔叔金藕肪，也因田地糾葛的事體，和姓繆的打過官司；因此他兩家積不相能。如今打聽得這姓繆的有這一部書，蘭甫也曾到繆家去讀過一遍，見上面有許多觸犯忌諱的話；便悄悄的去到江陰府衙門裏去告密。那知府官原得到內廷的密旨，專搜查這種叛逆的著作；如今見蘭甫來告密，便親自去拜望那姓繆的。這姓繆的不知他們是計，又拿出那部野叟曝言來給知府看；知府見上面有許多誇大的說話，那殺龍一段，顯係是殺皇帝的意思。當下假作稱贊幾句，又慫恿他定須獻與皇上，定可得皇上的獎賞。姓繆的聽了，便十分得意；到了聖駕過江陰的這一天，姓繆的便穿着袍褂，

手中捧着書匣子，恭恭敬敬的跪在岸傍獻稿。那江陰府知府，早已預備下了，祇須御舟上說一聲，拿上他，便動手。誰知待到這部野叟曝言送上御舟去看時，打開書箱，裏面藏着一百本白紙本兒，上面一個字也沒有。皇帝看了詫異，傳話出去問他：什麼意思？那姓繆的見他的書忽然變了白紙，也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皇帝認做他是個獸子，便傳旨申斥了幾句，也便放他回去了。那金蘭甫和江陰知府，枉費了一場心計，依舊是抓不着姓繆的把柄；這姓繆的也因為一生成心，都在這部書上，如今一個字也不留，叫他如何不傷心？他在家中，便長吁短嘆，却不知道他那部書，早已被他女兒偷出，裝在小缸裏，悄悄的拿去後園埋在地下了；却拿白紙照樣的裝釘成一部假的書，藏在書箱裏。這也是使他父親免罪的法子。後來直到姓繆的死過以後，蕩娘嫁了丈夫，纔悄悄的又把這部野叟曝言掘出來，藏在家裏，直傳到現在。這都是後話。如今再說，乾隆帝因防漢人反叛，有意與文字之獄；當時到底被他找出兩樁案件來，一樁是黑牡丹詩，一樁是一柱樓詩稿。那黑牡丹詩，原是大學士沈德潛著的。那沈德潛，名歸愚，做得一手好詩；乾隆帝自命是文學士，常常和臣下和詩作文。祇因他詩文根底很淺，做出來總不十分討巧；祇怕給臣下見笑，便請兩位大臣在他身傍，常常叫他們捉刀。一個是紀曉嵐，專代皇上做文章的；一個便是沈歸愚，專代皇上做詩詞的。後來沈歸愚死了，便由梁詩正代作。那沈歸愚因皇帝看重他，他在皇帝跟前，常常露出驕傲的樣子來；皇帝因為諸事要仰仗他，便也不和他計較，反格外敬重他。沈歸愚六十歲時，還是一個秀才；到七十歲時，便拜做宰相。到八十歲時，予告還鄉。皇帝還常常打發官員，到他家中去問好。這是何等榮耀的事體？後來

乾隆帝作了十二本御製詩集，特送到沈歸愚家裏去，請他改削；那沈歸愚却老實不客氣，在御製詩上批評了許多壞話，又刪去了許多詩詞，送回京中。乾隆帝看了，心中雖說不高興，但看在他老臣面上，便也不說什麼。隔了一年，沈歸愚便死了。此番乾隆帝南巡過蘇州地方，想起老臣沈歸愚來，便擺駕到他坟前去弔奠；又傳他的子孫到跟前來，問了幾句話。忽然想起沈德潛是一代詩人，家中必有遺著，便問他子孫查問。他子孫享着祖父的家產，却是一竅不通的；終日裏鬧著嫖賭吃着的事體，也鬧不清楚。這時皇帝忽然查問沈德潛的遺著，他們平日既不留心先人的手澤，知道什麼是犯諱不犯諱，便把沈歸愚的原稿，一裹腦兒獻出去。乾隆帝看時，上面有許多詩是詩集上不會刻入的，又有許多代皇帝作的詩，他也一齊收入詩稿，下面註明代帝作三字。乾隆帝看了，不覺老羞成怒；他想朕的御製詩，已經刻出去了，這詩稿裏又有代作的字樣，豈不要壞了朕的名氣？但心中雖是不樂，却也無法處置。後來看到他的未定稿裏面，有一首黑牡丹詩，劈頭一聯，便是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兩句。乾隆帝看了，不覺勃然大怒。說道：好一個大逆不道的沈歸愚！他明說朕是奪了朱家的天下，又罵朕是異種。這如何可忍得？便立刻下旨，沈歸愚生前受朝廷厚恩，今觀其遺著，有意誹謗本朝，跡近叛亂，着即發墓仆碑。又把沈歸愚的屍首，從棺材裏拖出來，砍下頭來；沈氏子孫，一律充軍到黑龍江；祇留下一個五歲的孫兒，免為平民。這一椿文字獄，把那班讀書人嚇得縮着頸子，躲在家裏，從此以後，也不敢獻什麼詩文了。這時揚州東臺地方，有一個紳士名叫傅永佳的，忽然獻一部一柱樓詩集；又在江蘇巡撫衙門裏告密，說這作一柱樓詩的徐述夔，是個叛逆。他詩中有許

多叛逆的說話，如詠正德杯詩裏有兩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這個壺兒便是說胡兒，他說：「嘗今天子是胡兒，胡兒擱半邊，是說要推翻大清天下，重立明朝天子的意思。」這時乾隆帝正四處搜尋叛逆的文字，那地方官也求討皇帝的好，如今江蘇巡撫見了這本詩集，便知道這是陞官的路，當即把詩集獻與皇上，聖旨下來，果然發掘徐家的坟墓，又斬徐述夔屍首的腦袋，徐家子孫一律正法，徐家田產賞給傅永佳。揚州知府謝啓昆，江蘇藩臺陶易，說他是同黨庇護，隱匿不報，一齊發充新疆効力。那江蘇撫臺果然陞做了兩江總督。可憐徐述夔一家性命，都送在這兩句詩上！你道悽慘不悽慘？講到那傅永佳的告密，原和徐家有私怨的，傅永佳的父親做過一任御史，告老回家，他却極愛風流的，那時東臺地方有一個土娼，名叫小五子的，長得清豔雅淡，傅紳士在他身上已經化了整萬銀子了，頗想娶他回去，做一個金屋姪人；誰知那小五子却暗地裏愛上了那徐述夔，這徐述夔當時在揚州府衙門裏當幕友，年紀又輕，才學又好。後來調到江蘇藩司裏去，勢力越法大了，便把小五子娶回家去，寵擅專房。給傅紳士知道了，氣得他發昏章第十一。後來揚州出了鬧漕案件，傅紳士也在裏面，徐述夔告密，說傅紳士主使抗漕，公文下來，捉拿傅紳士。傅紳士上下行賄，纔免了這場禍水；但是家財也化盡了，人也氣成病了。傅紳士臨死的時候，叮囑他兒子傅永佳，務必要報了這個私讎；傅永佳留心了多年，纔得到這部一柱樓詩集，害得徐家家破人亡。傅永佳又得了徐家的田產，他是何等快樂？這時皇上御駕已從杭州回來，船過揚州地方，又出了一樁離奇案件。原來揚州有一個紳宦人家，姓孫；那孫紳士已在五年前死了，那孫太太管教着兩個女兒：大女兒

名叫孫含芳，第二個名叫孫淑芳。調理得好似月裏嫦娥，流水仙子一般。知書識字，又做得一手好針線。含芳年紀十七歲，淑芳年紀十六歲。揚州全城的人，都知道孫家有這兩個美人兒，誰不願去娶他做媳婦。今天張家，明天李家，那說媒的人，幾乎把他家的門檻要踏斷了。那孫太太是寵愛女兒的，諸事去問他的女兒。誰知他女兒一口回絕，說待到二十歲，再提婚事。須得要揀一個才貌雙全的郎君，纔肯嫁他。他姊妹兩人，還有一個心願；祇因姊妹兩人感情十分濃厚，今生今世不願分離，要兩人同嫁一個丈夫。倘不如他的心願，情願終身不嫁。他姊妹兩人立了這個誓願，叫他母親如何知道？姊妹兩人同住在一間河樓上，樓下一簇楊柳，遮着一個石埠；姊妹兩人倦繡下樓，常常並肩兒坐在石埠上垂釣。這河面十分幽靜，來往船隻很少；因此他姊妹也不怕給人看了姿色去。誰知這時，早有一個少年郎君，在河對面飽看了美人兒了。那少年名顧少椿，也是紳宦人家；他父親顧大椿，在京中做御史。母親胡氏，在家裏督率着兒子讀書；少椿的書房，在樓下臨河的，恰恰和孫家的粧樓相對。每逢含芳姊妹在石埠上垂釣，那少椿從窗櫺裏望去，好一副綠蔭垂釣的仕女畫兒。少椿到底年輕害羞，天天看着，却不敢去驚動他；又因生性溫柔，也不肯做這般風景的事體。後來實在忍不住了，對他母親說，知託人去說媒；他姊妹兩人依舊是一句老話，要到二十歲纔嫁。少椿無可奈何，祇得每天在窗櫺中望望罷了。從此以後，書也無心讀，眠食都無味；終日坐在書房中，長吁短嘆。他母親認做他在書房裏用功，便也不去留心察看他。講到那含芳姊妹兩人，越法不知道有人在隔河望他，爲他腸斷。天下事有湊巧，這時候是初夏天氣，那臨河一帶花明水秀，越法叫人看了迷戀。含

芳姊妹兩人常常到埠頭上來閒坐納涼。有一天，午後正是晝長人靜，含芳一個人悄悄的走出河埠來垂釣，不知怎麼一個失足，倒栽蔥跌入河心去了。這時兩岸靜悄悄的，竟沒有一個人知道；那顧少椿却是刻刻留心着的，見他心上人跌入河心去了，把他嚇了一大跳。他也顧不得了，忙脫下長衣，開出後門，一聳身也向河心裏跳下去。在少椿心中，原想去救那孫家小姐的；誰知他兩人都是不識水性的，一個頭暈，早已昏昏沉沉，隨水滾去了。在少椿心裏，一心要去救他孫小姐，他在水中奮力掙紮着，見孫小姐在河心裏顛來倒去，那一縷雲鬢，早已被水冲散了。少椿奮力向前撲去，給他拉住了孫小姐的衣襟。那孫小姐見有人救他，他掙命要緊，也顧不得含羞了，一伸手把那少椿緊緊的拖住；少椿也拉住他的領子。他兩人在水中胸腰緊貼，香腮廝溫。誰知在水中的人，越是用力的，越往下沉。他兩人漸漸的沉到河底裏去了。顧少椿在水底裏，還是竭力的把孫小姐的身子往上擎着。正在危急的時候，他妹妹淑芳，也到河埠來尋他姊妹；一看水面上靜悄悄的，祇見河中心的水勢打着旋渦兒，又見一隻小脚兒，伸出水面來。淑芳認得是他姊妹的脚，發一聲喊，撲通一聲，也跳下河心去。這一喊，却把兩岸的人家喊出來，一齊推出窗來一看，見一個姑娘，尙在水面上，便有許多人，七手八脚的，拿着長篙，把淑芳小姐救上岸來。這淑芳小姐指着河心裏哭着說：「姊妹落在河裏了！大家聽了，再去把他姊妹救起來。」那含芳這時已被水灌飽了，救上岸來，昏昏沉沉，開不得口；可憐那顧少椿沉在河底裏，是沒有人去救他。孫太太把大女兒摟在懷裏，一聲兒一聲肉的喊着，大家又幫着施救，還有誰去顧着河心裏的顧少椿？直待他母親胡氏，在隔岸看熱鬧，回進屋子來，到書房裏去

看他兒子時；見屋子裏靜悄悄的，地下丟着少椿的一件長衣。胡氏看了，知道事體不妙，忙翻身出來，到河埠頭喊時，一眼見那石條上摘着他兒子的一雙鞋兒。那胡氏大哭起來，指着河心裏，求着大家救他的兒子。內中有幾個識水性的，一齊跳下水去，再救他的兒子去，直從河底裏把少椿拖上岸來。胡氏看時，早已兩眼泛白，氣息全無；這一急，把個胡氏急得雙足亂頓。也是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起來。這時那邊的含芳小姐，慢慢的清醒過來；孫太太把他抬進屋子去，這班人丟了孫小姐，都來救顧少椿。胡氏又去請了一位醫生來，從傍晚時分，直救到半夜裏，纔慢慢的轉過氣來。他第一聲便喊道：快救孫家小姐！他母親告訴他，孫家小姐已救活了。他便閉上眼，不說話了。從此顧少椿抱病在牀，直病了一個多月，纔慢慢的能坐起身來；那邊孫含芳小姐，早已能夠走來了。他從此以後，便把個顧少椿深深的藏在心裏；聽人傳說顧少椿害病很重，他姊妹兩人，便在閨房裏對天點着香燭，替少椿禱告着，求皇天保佑他病體早早痊愈。後來又聽說他能起身了，便對他母親說：顧家少爺，爲俺幾乎送去了性命；如今他害病在牀，俺們也得去看望他一回，免得叫人在背後批評俺不懂得禮節。那孫太太聽女兒話說得有理，便也帶着他到顧家來；胡氏接着說了許多話，他母女兩人，又到少椿牀前去問候了一番。那少椿見含芳越法出落得俊俏了，心中不由得歡喜；祇是礙着他兩位老太太面上，祇是四隻眼癡癡的望了一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含芳小姐，見少椿兩粒眼珠在他臉上亂滾，祇羞得他低下頭子去，站在他母親背後。這裏孫太太和胡氏兩人退出屋來，背着含芳小姐，便提起他兩人的親事來。胡氏說：我們這個，早已求過你家了；如今祇請孫太太回去，背地

裏問一聲你家小姐。倘然小姐願意，俺們便好做事了。那孫太太便告辭回去，欲知他們的婚姻成功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野叟曝言一書，讀之令人作三日嘔。其迂腐之氣，悶損胸膈。小說第一重寫實，彼寫實在何處？第二章法，彼章法在何處？第三須有客觀的眼光，彼書中滿紙存一我見，處處自誇才學，而處處露醜。徒以有此文字一獄，彼書能流傳至今；不然者，早已作甕上覆矣！

文士爭名，千古同病，實則適見其量淺耳！著述事業，所以詔示後進，饗之當世耳。吾爲世道學術而著書，非爲吾一人之名姓而著書也。名姓原屬假定，身後之名，尤屬無謂。即使藏之名山，傳之萬世，於我千百年前之朽骨何與？况詩詞之屬，既不足以當藏之傳之之值，卽有名亦何足貴。沈德潛之不肯讓名，卽適足以召禍耳！

百忙中夾寫孫氏姊妹鍾情顧郎一段，清才絕艷，與乾隆下江南之淫靡繁華，兩相對照，一俗一雅。如鈺鼓鏗鎔以後，忽聽笙簫低唱，倍覺怡神悅耳也。

第四十九回 紅燈照處美人死 綠樹蔭中帝子來

却說孫太太回去的第二天，他家果然打發一個媒婆，到顧家來說媒。那含芳小姐，起初聽說顧家來求婚，他猜那顧家公子，必是一個執袴子弟，不懂得恩情的，因此一口回絕。此番見顧少椿是一個翩翩公子，又是美貌，又是多情，他如何不肯。况且他兩人在河底裏黏皮貼骨的摟抱過，在含芳小姐心裏，這生這世，祇

有嫁給顧家公子的了。暗地裏問他妹子時，也願意一塊兒嫁去。到了夜裏，含芳小姐悄悄的把這個意思對他母親說了；他母親便打發媒婆來對胡氏說知。那胡氏聽孫家允了婚，且一允便是兩個，他如何不樂？便是顧少椿心裏，也是喜出望外，因此他的病也好得很快。胡氏看他兒子全好了，便預備揀日子給他兒子定親。誰知好事多磨，在他們定親的前一天，忽然接到他父親從北京寄來一封信，說已替他兒子在北京定下一頭親了，女家也是做京官的，并說當年要娶過門的。少椿看了，好似兜頭澆了一勺冷水，氣得他話也說不出來；整整的哭了一天；第二天便病倒在牀上。胡氏看了，十分心疼，忙用好話安慰他；一面託媒人去回絕了那孫家。那孫含芳姊妹兩人，得了這個消息，却也不哭，不說話；他姊妹兩人，在暗地裏說定了一輩子守着不嫁。好的他家裏有的是錢，又沒有別的弟兄，這萬般家財，也夠他兩人澆裹的了。祇是那顧少椿心中十分難受。這時已到盛夏天氣，十分炎熱；少椿便把臥榻移到樓下書房裏來，他也是爲睡。在牀上，可以望着對粧孫家粧樓的意思。胡氏却不知兒子的用意，祇是順着他的心意罷了。看看睡了幾天，遠望那對岸的瀾樓，終日窗戶緊閉；少椿心想，含芳小姐也病倒了嗎？可憐俺兩人一段心事，隔着河兒，有誰替俺去傳說？他因想起他心上人，常常終夜不得入睡。有一天，半夜時分，他在牀上正翻騰不安的時候，忽然聽得窗子上有輕輕剝啄的聲音。少椿霍地跳下牀來，輕輕的去開了後門，見月光下面玉立亭亭的站着一個美人兒，望去好似那含芳小姐。這時少椿情不自禁了，一聳身撲上前去，拉着他的玉臂兒。說道：想得我好苦也！那小姐忙把少椿推開，低低的說道：俺不是含芳，俺是淑芳；姊姊想得你利害，你快去罷！少椿

看時。河埠下泊着一隻瓜皮小艇子；少椿便也顧不得病體，和漱芳兩人手拉手兒下了艇子，輕輕的渡到對岸。祇見那含芳小姐站在石埠上候着。他三人便並肩兒坐在石埠上，娓娓清談起來；好在有一排柳蔭兒做着天然的屏障，外面的人也瞧不見他們。他三人直談到五更雞唱，纔悄悄的各自回房。從此以後，成了每夜的功課。那月兒姊姊，常常照着他三人的影子；每到曉風吹動，殘月西下，他三人纔回進屋子去。後來天氣自夏而秋，外面的風露，漸漸兒有些忍不住了；漱芳小姐便想了一個法子，叫少椿留心看着，每夜覷孫太太睡熟了，他們便在樓頭點一盞紅燈。見了江燈，便悄悄的渡過河來，他姊妹便把他接進屋子去；去，倘然不見紅燈，千萬莫過來。少椿得了這暗號，悄悄的過去，竟進他們的牀樓；一箭雙鵰，享他的溫柔滋味。這樣暗去明來，又過了半年的甜蜜光陰。有一天，忽然大禍來了：他姊妹兩人，每夜點上紅燈，便並肩兒倚在樓頭，望着對岸。這一天，他姊妹兩人正在樓頭望時，祇聽颼的一聲，飛過一支毒箭來；一箭穿過他姊妹兩人的太陽穴，一齊倒在地下。這毒箭是見血封喉的，他姊妹兩人，靜悄悄的死在樓上。那顧少椿兀是靜悄悄的守在樓下，直到天明，還不見他姊妹來開門。少椿心中越是疑惑，越是不肯走開；後來他家裏的丫頭走進小姐房裏去，見兩位小姐並肩兒死在地下，忙去報與太太知道。那太太聽了，直跳起來，搶到他女兒房裏，撲着兩個女兒的屍身，嚎咷大哭。那少椿在門外聽得哭聲，知道事體不妙，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打進門去，搶上樓去，撲在兩位小姐的身上，哭得死去活來。那孫太太看看不雅，吩咐把少椿拉起來。一面報官去。那江都縣聽說出了這件無頭命案，他親自來相驗。見這顧少椿形跡可疑，便把他帶回衙門去審。

問。顧少椿見死了他的心上人，恨不得跟他們一塊兒死去；見縣官審問他，便一口招認是自己謀死的。待到那問官問他：爲什麼要謀死孫家的小姐？和怎麼樣謀死的？他却說不出話來。那胡氏見他兒子被縣官捉去了，急得他拿整千銀子到衙門裏去上下打點；又寫信到京裏去。那顧大椿急急趕回揚州來告御狀。這時乾隆帝從杭州回來，正在揚州；接了顧御史的狀子，便吩咐揚州知府，把顧少椿釋放。那邊孫太太見釋放了顧少椿，如何肯休？他也抱着冤單，赴水告狀去。乾隆帝退還他的狀紙，一面推說是可憐孫家的女兒年輕死於非命，便派揚州知府御祭去。那追捕兇手的事體，便統不提；便是地方官，也弄得莫明其妙。後來乾隆帝回鑾以後，忽然有兩個少年婦人，打扮得十分鮮豔，到孫家去探望孫太太。那少婦自己說是姊妹兩人，姊姊名倩霞，妹妹名絳霞；原在勾欄院中，曾經得乾隆帝召幸過。後來皇帝到杭州去，吩咐他姊妹俟回鑾過揚州的時候，在樓頭點一盞紅紗燈，便當打發人來接他們進京去。他家住在狀元橋邊，粧樓靠河，樓下也有一株楊柳；如今孫家後樓也有楊柳樹，樓頭也點一盞紅紗燈，莫是皇帝錯認了孫家是倩霞家裏？原要射死倩霞姊妹兩人的，如今錯射死了孫家的姊妹兩人。這句話，却被他們猜着了。但是乾隆帝爲什麼要射死他姊妹兩人，連倩霞自己也不知道。如今待做書的來替他們說了罷；祇因乾隆帝見小梅刺死了汪如龍以後，便刻刻留心；疑心倩霞姊妹兩人，也是來行刺的。因此不敢留戀，忙把他姊妹兩人送回院去。帶他到京裏去，一句話，原是說着玩的。在乾隆帝心裏，原不打算結果他姊妹的性命；後來忽然想起，不帶他姊妹回京去，怕他們怨望。從前皇帝寵愛他姊妹兩人的時候，在枕席上什麼恩愛秘密的。

話都說過；深恐他姊妹怨恨之極；把宮中的秘密都洩露出去。因此便起了謀殺他姊妹的心。同鑾過揚州的時候，便悄悄的打發一個侍衛，拿毒箭去射死他姊妹；誰知事有湊巧，那孫家姊妹在那裏做偷期密約的事體，樓頭也點一盞紅燈。那侍衛錯認是倩霞姊妹的粧樓，恰巧樓頭也有兩個美人兒並肩靠着；那侍衛以謂千真萬真的了，一箭射去，把好好一對姊妹花，送到枉死城裏去了。那倩霞姊妹兩人打聽得孫家出了這件命案，心知是皇帝要結果他二人的性命，忙偷偷的把紅燈除去，躲在別院的姊妹家裏；待皇帝回鑾以後，纔出頭來，到孫家去探望。那孫太太聽了他姊妹一番話，又是傷心，又是害怕，祇得把這案件攔起不提。倒是那顧少椿不肯負心，把含芳姊妹兩口靈柩接回去，葬在自己祖坟上，算是他的原配；那北京娶來的，算是繼配。又把孫太太接到自己家裏，和父母一般侍奉着。可憐他兩家人，祇因皇帝一個念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那乾隆帝肚子角裏，也沒有這一樁事。這時皇帝回到京裏，那和珅承造的圓明園四十字景，已成功了；把天下的名勝，都造在一座園子裏；又把天下的珍寶，也都陳列在這座園子裏。這座園子有十八重門：南面的有大宮門，左右門，東西夾門，東西如意門，福園門，西南門，水閘門，藻園門；東面的有東樓門，鐵門，明春門，蕊珠宮門，隨牆門；北面的有北樓門。圍牆下又造三處水閘，西南面的一座進水閘，東北面的五座出水閘，又一座出水閘。那一股水，從玉泉山流來，經過四馬廟，流入進水閘；分幾十道支流，佈滿園中。園的正面，造着五座大宮門；門前兩傍又造着五間朝房，後面又分造着各部的直房。東面夾道裏，造着銀庫；東北面是南書房，東南面是檔案房，西面又是各部的直房。大宮門裏面，是出入賢良門，是五座高大

的穹門，穹門前面接着石橋。過橋兩傍，又造着五座朝門。出入賢良門裏面，便是正大光明殿，有七間開闔；兩傍造着五間開闔的配殿。正大光明殿後面，是壽山殿，東面是洞明堂，正大光明殿東面，是勤政親賢殿，殿東面有飛雲軒，靜鑑閣。北面是懷清芬，又北面是秀木佳蔭。繞過後面，是生秋庭閣；東面名芳碧叢，後面是保合太和殿。再後面，是富春樓。樓的東面，名竹林清響；繞着一叢竹樹。正大光明殿後面，有一大湖，名叫前湖；湖的北面，有一座五間的圓明園殿。殿後面又有一座七間的奉三無私殿，再後面是一座七間大的九州清宴殿；殿東面，是天地一家春。西面，是樂安和；再西面，是清暉閣。閣前是露香齋，左面是茹古堂，松雲樓；右面是涵德書屋，富春樓。北面是御蘭芬樓，樓後面是一座紀恩堂，和一座鏤月開雲樓。堂後面，有一座池；池的西北面，造着一座方樓，名天然圖畫樓；北面是明吟閣，再北面是竹籬樓。東面一座五間屋子，名五福堂；後軒五間，造在池面上。匾額上寫着竹深荷淨四個字。東南面一溜精舍，院子裏遍種桃柳；簷下一方匾額，寫着靜知春事佳五字。渡過水去，東面一帶長堤，跨堤一座牌樓，寫着蘇隄春曉。再從五福堂渡過河去，北面沿河一帶山嶺，曲折環繞；山脚下是碧桐書院，西邊半山造着一座亭子，名雲岑亭。書院的西面，是慈雲普護寺；寺西面靠湖一座高樓，名上下天光樓。兩邊造着六角亭兩座。從樓下折向西面，有一座小橋；過橋是杏花村館，西北面是春雨軒。春雨了的西面，是杏花村；村南是礪壑餘清。迎面一座峭壁，一股清泉，從壁上直瀉下去，曲曲折折。流過石灘；那礪壑餘清四字，便刻在石灘上。繞過春雨軒後面，東邊便是鏡水齋；西北邊一座屋子，四面繞着高柳，名叫柳齋。再西面，是翠微堂。杏花春館的西面，有一座綠石大橋，又

平坦又闊。大名叫碧瀾橋，橋畔臨水一亭，名叫魚亭。亭前面是素心堂，素心堂後面是光風霽月堂。東北角有一座萃景齋，西北角是一座雙佳齋，正南面是茹古涵今室，屋子裏滿疊着古書；屋子後面一座四方的琉璃屋子，名韶景軒。軒東是茂育齋，西是竹香齋，再北是靜通齋；屋裏面陳設許多古董，屋外面種了許多松柏古樹。茹古涵今室的南面，是長春仙館；館後面是綠蔭軒，院子裏種着四株大梧桐樹，樹蔭遮住屋子，几案都是綠色的。沿西廊過去，是麗景軒；長春仙館的西面，是一座五間大廠廳，正中匾額上寫着含碧堂，院子裏一對高槐。堂後面是一座小軒，院子裏種着四株桂樹；小軒上一方匾額，寫着林虛桂靜四字。左面是古香齋，右面是墨如雲，對面是隨安室；由長春仙館西南側門出去，繞過西邊一帶圍牆，上寫着藻園二字。裏面一座五間的曠然堂，堂後面是貯清書屋；堂東面一座方池，池上面蓋着一座小閣，便是夕佳書屋。池北面是鏡瀾榭，東南面走凝眺樓，懷新樓；西北面是湛碧軒，西南面是湛清華，杏花春館。西北面有一口池，池上面架着一座卍字亭，亭匾上寫着萬方安和四字；亭後面緊接着一座橋，橋腳緊接着一座石洞，洞口石匾，寫着武林春色。池北面一溜屋子，匾額是壺中日月長；池東面一溜屋子，匾額是天然佳妙。南面一座房子，背靠着山脚，山勢三面環繞；屋子上匾額，是洞天日月多佳景。武林春色的西面，是全璧堂；東南一座亭子，匾額是小隱樓遲。堂後面繞過山峽，東面是清秀亭，西面是清會亭，北面是桃花塢。靠水一方平地，種着一叢低低的桃樹。水東面是清水濯纓室，西面是桃源深處。桃花塢東面，是館春軒；東北是品詩堂。萬方安和西南面，翠嶂縈圍，隨山高低，建着一座高樓，名山高水長樓；山下地勢平坦，一望數頃，是預備皇帝

朝見外藩，侍衛比射，每年燈節放烟火用的。空地北面，有一座橋；過橋又繞進山峽，迎面一座三間的月地雲居殿；西面是劉猛將軍廟。殿後面山徑曲折，第一座牌坊上刻着鴻慈永祐四字；左右面豎着兩支石華表。再上去，接連造着三座牌坊；半山上一片平岡，東南面一座三間的政孚殿，西面五間宮門。南面是一座安祐門，門前有白玉石橋三座，左右有井亭兩座。又有五間朝房，在安祐門外；殿後面是一座九間重簷的正殿，名安祐宮。宮裏面正中供奉着康熙帝的御容，左面供奉着雍正帝的御容。鴻慈永祐的後面，一帶圍牆；牆裏面西北角是紫碧山房，前面是橫雲堂。山房東面山洞中一座石屋，名石帆室；東南是豐樂軒，北是霽華樓，東面是景暉樓。橫雲堂西面下山坡，有一口大池；池上一座澄素樓，西北是引溪亭。東面接着一帶矮牆，牆外遠岡三重，雜花生樹。亭西面一座長橋，過橋東面，便是彙芳書院；進書院有三間敞屋，上面匾額是問津二字。接着一座白石橋，橋上跨着石坊，坊上面刻着斷橋殘雪四字。書院的南面，建着一座大屋子；望去殿角玲瓏，樓宇重疊，名曰天琳宇。裏面有中前樓，中後樓七間，有西前樓，西後樓上下七間；中前樓南面有天橋，接着兩面高樓。天橋東南，有一座八角燈亭。曰天琳宇東南面，一片稻田，河水縈繞；田中央有一座田字式的殿宇，四角造着樓。北樓匾額是澹泊寧靜，東樓名曙光樓。東面稻田中一座平屋，名觀稼軒；西面有一亭，名稻香亭。稻田北面靠着山麓，有一座亭子，上面匾額是溪山不盡四字。觀稼座後面，繞着一道清流，上架小橋，過橋一座屋子，名映水蘭香。東南靠水一塊大石，石上造一亭，名釣魚磯；北面是印目池。印目池接着一口大沼，沿水一座大牌坊，上面寫着濯龍沼；沼的西南面，是貴織山堂，裏面供着蠶神。映水蘭

香的東北面，一叢楓樹，樹林裏造着一座屋子，匾額上是水木明瑟四字。樹林北面一座高大樓屋，便是文源閣；上下六間，滿藏着四庫全書。閣子西一叢柳樹，題着柳浪聞鶯的牌坊；西北面環池帶河，一溜屋子，匾額上是濂溪樂處。後面是雲香清勝，東面是芰荷深處。濂溪樂處對岸，一片菜畦；中間一座屋子，匾額是多稼如雲。前面是芰荷香，東南是湛綠色，東北是魚躍鳶飛。南面繞出山麓，又是一片稻田；田中間河水如帶，兩岸村屋，名北遠山村。北岸一帶石牆，牆裏面是蘭野；遍種蘭草。蘭野後面，是繪雨精舍。東北一座石橋，過橋一座船廳，名嵐鏡舫；西面是花港觀魚，北面是四宜書屋。書屋後面一帶高牆，月洞門上匾額寫着安瀾園。進園便是一泓清水，靠東南面是菲經館，南面是采芳州，後面是飛睇亭，東面是綠帷舫，西南面是無邊風月之閣；再西南是涵秋堂，北面是烟月清真樓。樓的西南面，是遠秀山房；樓北面凌空一座曲橋，橋盡頭也是一座樓，名叫染霞樓。四宜書屋的東面，靠池一座樓屋，名方壺勝境；北面是噦鸞殿，瓊華樓。殿東面是蕊珠宮，宮南是船塢；西北是三潭印月。過九曲橋水中一亭，匾額是天宇空明；九曲橋盡頭，是澄景堂，一色白石圍欄。東面是清曠樓，西面是華照樓，樓後面是一座方池，池四面鋪着絨褥繡墩，池中站着玉馬石狻，是皇帝暑天帶着妃嬪洗澡的地方。池上一方匾額，是澡身浴德四字。欲知圓明園還有什麼名勝之處，再聽下同分解。

男女之愛，若無真情以維繫之，則轉眼成讎；帝王之寵，更不足恃。蓋勢利原爲情愛之仇敵，且以萬乘之尊，動招忌諱；其欲射死倩霞姊妹，原屬恆情。所可憐者，此孫氏姊妹一對嬌鳥含冤飲羽耳！

寫圓明園中景物，歷歷如繪；非有長才，則寫來東西錯亂，無可捉摸矣。

第五十回 死寶妃高宗傷往事 游離宮嘉王窺秘像

却說圓明園原是在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建築，這時和珅承造園中四十景，每一景或靠山，或傍水，或闊大，或精小；真是各抱地勢，鉤心鬪角。如今做書的說了半天，祇說得半個園的景色；講到全園風景，最幽雅的地方，要算那安瀾園一帶了。什麼采芳洲，飛睇亭，綠帷舫，無邊風月閣，烟月清真樓，染霞樓，方壺勝境，嘯鸞殿，瓊華樓，蕊珠宮，三潭印月，天宇空明，清曠樓，華照樓，澡身浴德池，都是清秀高華，四時咸宜的地方。乾隆帝當日進園來，見了這去處，便贊嘆不絕口，流連不肯去；和珅迎合上意，便奏請聖駕駐蹕。皇帝依奏。他是一刻也離不了春阿妃和郭佳氏蔣佳氏三位美人的，當時也把三人搬進園來；春阿妃住蕊珠宮，郭佳氏住方壺勝境，蔣佳氏住華照樓。乾隆帝每天在正大光明殿坐朝，朝罷回園，便和這三個美人游玩調笑。每到春天，在嘯鸞殿，瓊華樓一帶游玩；到夏天，在采芳洲，飛睇亭，綠帷舫一帶游玩；到秋天，在烟月清真樓，染霞樓，三潭印月，清曠樓一帶游玩；到冬天，在瓊華樓，無邊風月閣游玩。有時想起別個妃嬪來，便同大內去，帶着許多宮眷進園來，滿個園中游玩着；有時奉着皇太后來游園。每逢四時佳節，又把文武大臣召進園來，各處游玩，賜宴吟詩；皇帝自己做四十景圖詠，命文學大臣和詩，刻一本詩集子，頒賜王公大臣。圓明園地方闊大，乾隆帝在裏面，四時游玩，毫不厭倦；還有那和珅終日陪伴着，常常想出新鮮玩意兒來，博皇上的歡心。和珅在皇帝身邊，寸步不離，皇上和宮眷嬉笑調弄，他也不避忌的。內中一個郭佳氏，因他長得

白淨秀美，皇帝格外寵愛他；郭佳氏因皮膚白嫩，格外自己愛惜自己；他最愛洗浴，又愛那玉器。他住的屋子裏，帷帳屏幃，都掛着碎玉，微風吹動，一陣陣叮噹響聲，十分動耳。此外鏡臺牙牀，都嵌着白玉，便是郭佳氏衣襟裙帶上，都綴看玉片兒。眉心帽沿上，也綴着一方羊脂白玉；襯着粉腮上紅紅的胭脂，真是嬌滴滴越顯紅白。乾隆帝因他愛玉，凡是四方進貢來的玉器，都搬來陳設在郭佳氏屋子裏；屋子裏有玉樹一株，高和人齊。那樹枝上掛着各種珠寶玩具，乾隆帝命郭佳氏自己去採取玩具。他伸出手來，那指兒臂兒，和玉樹一般白淨；乾隆帝寵愛之極，便把郭佳氏進封寶妃。這時福康安收服和闐，那和闐地方，是出玉的；乾隆帝因寶妃愛玉，便秘密下一道聖旨，給雲貴將軍，叫他多搜玉器。不多幾天，那和闐的玉器送進京來，陳設在圓明園裏；那玉有各種顏色，有白如雪一般的，有黃如蠟一般的，有紅如霞的，有綠如翠一般的。寶妃看了，拍着手，笑得他一張櫻桃嘴合不上縫。內中有一樣最貴重的東西，是把大塊的白玉，雕成一匹玉馬，長鬣高蹄，方眼紫鼻，露出幾絲汗血斑紋。那顏色都是天然生就的，全身潔白光潤，長約三尺餘，高約二尺餘。乾隆帝看了，笑說道：這玉馬和寶妃，可稱得雙美了！和珅聽了，便去在華照樓下造一座寶馬亭，把玉馬供在亭子中間。亭子四面，用白石欄杆圍繞着。寶妃每天要洗澡的，有時拉着春阿妃和蔣佳氏同在浴池裏洗澡。這時雖在夏天，和珅怕他們嬌嫩皮膚，受了寒涼，便在華照樓後面，造起一座大鍋臺，把水燒熱了，用鐵管曲曲折折的攪通池底，灌進熱水去，稱做溫泉。三位美人在溫泉裏洗浴，大家嬉弄一陣；皇帝靠在池邊，看着他們。和珅也陪在一傍看着。那班妃子，有的在水面上搶着球的，有的爬在石狻背上唱着曲

子的，獨有那寶妃，從浴池裏出來，用兩個宮女，交着臂兒，抬着他到寶馬亭中。裸着身體坐在那玉馬背上，四五個宮女，忙着拿軟巾替他揩乾身上的水珠，又替他渾身撲着香粉。拿一匹輕紗，裹住他的身子，打開雲鬟來，宮女替他梳一個墮馬髻兒。又有一個宮女，送上琵琶來；寶妃彈着琵琶，唱着曲兒。皇帝在椅子上坐着看着，直看到穿上衣服，纔和他手拉手兒的，到天宇空明納涼去。那和珅陪着皇帝，看在眼里，回家去也和他的姬妾照樣嬉弄着。他姬妾有一個名叫三兒的，原是乾隆帝下江南的時候替他帶回京來賞給他的，那三兒皮膚也長得十分白淨，長身玉立，顧盼動人。乾隆帝曾經臨幸過他一次，那三兒也仗着自己會伺候過皇上，瞧不起同輩的姬妾們；和珅也因他是御賜的，格外寵愛他。當雲貴將軍進獻和闐玉器的時候，先請和珅過目；和珅也拿了幾樣到家裏去，給三兒玩弄。內中有一個白玉墩，三兒每浴罷，便裸體坐在墩子下，揩抹水珠，又渾身撲着香粉，也命了鬟替他重整雲鬟，和珅也坐在一傍。忽然想起圓明園裏的玉馬，和珅笑對三兒說道：像你這樣白玉也似的肌膚，也配得騎在玉馬上。後來不多幾天，那寶妃因常常洗浴，和皇上在風地裏調笑着，風寒入了骨，一病身亡。寶妃一死，把個乾隆帝傷心得茶飯無心，神魂顛倒；雖說一般也有春阿妃和蔣佳氏伺候着，那皇帝總是鬱鬱不樂，每見了那玉馬，便想起了寶妃，吊下淚來。後來春阿妃怕皇上傷心過甚，便悄悄的把那匹玉馬偷出園去，交給和珅，拿去藏在內庫裏；誰知那和珅也要謀吞那匹玉馬，便悄悄的拿回家去，給那三兒騎坐取樂去。這裏乾隆帝見死了寶妃，連圓明園也不願住了；後來和珅想出法兒來，哄着皇帝到熱河去。這時已到八月，清宮舊例，每年秋天，必行秋獮禮，在熱

河地方的木蘭圍場。乾隆帝雖常常到江南去，每年正不忘這個禮節。木蘭左近，熱河城裏，原有康熙帝造着的行宮；這地方風景古樸，天然雄偉。後來乾隆帝嫌他地方太蕭索，便在行宮四面，添造御苑；共有三十六景。此番皇帝帶了春阿妃和蔣佳氏到熱河來打圍獵，臣下許多武將，各逞英雄，追飛逐走；一連打了十天，捉獲了許多野獸。回到行宮裏，又大排筵宴，召集了許多蒙古王公在別殿中賜酒賜肉。那王公把眷屬一齊帶進宮來。皇帝見裏面有幾個長得英挺斌媚的，留下了充做宮娥。內中有一位喀刺沁親王的女兒，還有一位塔固牛彖的妹妹，都是長得俊眉秀眼，顧盼動人；乾隆帝封他做妃子。如今有了新歡，便忘了舊恨。那兩個妃子，都是十分信奉喇嘛的；乾隆帝便在行宮裏造起高大的喇嘛廟來，和北京的雍和宮相似。裏面養着許多喇嘛和尚。皇帝常常帶着兩個妃子進廟去禮佛，那喇嘛和尚知道帝皇的性恪，也在廟裏塑起歡喜佛來，比北京的還要塑得精巧。那歡喜佛共分三種，供奉在三座祕殿裏：第一座殿，都是精銅鑄成的佛像，外面鍍着金葉。那佛像有男佛女佛，每一對都是相對着，或坐，或立，或臥，奇形怪狀，蕩人心魄。殿裏還有一座小閣，羅帳繡幃，牙牀寶座；望去暗吞吞的，四面用雕欄圍住。裏面塑着兩尊佛像，一個是男身的，貂帽束珠，辮髮袍掛，坐在寶座上，好似滿清帝王的模樣；垂下眼皮，看着腳下一個女身的佛像。那女佛斜靠着身體，睡在地毯上，抬着眼望着那男像，星眼斜溜，珠唇含笑，露出十分的春意。豐容感鬢，披着衣衫；繡襟半開，望進去玉肌豔膚，一絲不掛。這小閣上祇有皇帝和妃嬪可以進去。第二座殿，是滿掛着畫像。第三殿，滿掛着繡像。那繡的畫的，全是的祕戲。當時有一個郎世甯，是好畫手，他畫了十六幅，懸掛在第二座

殿裏畫上的男子，都畫着皇帝的面貌，那女子却畫得個個是美人兒。皇帝看了，心中十分歡喜。又有一個漢畫工，也畫了十六幅畫上的女子，却都是畫着某妃的面貌；那男子的面貌，個個不同。乾隆帝看了，大怒，立刻傳諭把那漢畫工捉來正法。獨有那喇嘛作畫，十分奇怪：他先靜悄悄的去盤腿兒坐在牀上，閉目靜氣；坐到第七天上，他牀對面的白牆壁上，忽然慢慢的露出影子來了。那影子越露越濃，竟成了一幅極好的畫兒；再叫畫工進屋子去，依着牆上的格局畫下來。畫上的面貌，也有極醜的，也有極美的；但總是縱橫顛倒，十分動人的。那繡像，都是蒙古男人繡的，也繡得十分出神。乾隆帝帶着幾個他所寵愛的妃嬪，天天在祕殿裏游玩調戲；玩厭了，又在各處風景幽美的地方去游玩。行宮三十六景，乾隆帝還嫌他狹小，傳諭下去，又添造二十六景，依舊交給和珅承辦。那和珅打樣採料，日夜趕造；看看已到殘冬，太后幾次傳旨出來，喚皇帝回宮去。這時已在十二月裏，乾隆帝也無可延挨了，祇得擺駕回京去。臨走的時候，吩咐和珅趕快建造。到了第二年二月底，聖駕又幸熱河。乾隆帝此番出來，把一個幼女和孝固倫公主，和十五王子穎琰，帶在身邊。和珅見了這兩位皇子皇女，又出奇的巴結他；常常買些新奇的玩意兒，孝敬公主。又陪着十五皇子到關外各處去打獵玩耍。這時新造的三十六景，已完工了。和珅知道皇上歡喜江南風景的，在這窮荒寒冷的地方，裝點出許多明媚豔麗的風景來。宮中有一座磬鍾山，在半山岡上造着許多亭館，四圍種着合抱不交的大松樹；一陣陣風聲，夾着樹葉擺動聲，像江心怒潮。屋子裏樹蔭四合，涼意侵人，是皇帝避暑的地。正屋裏一方匾額，是皇上的御筆，寫着萬壑松濤四字。東面沿在山坡下去，灣灣曲曲如長蛇一

般；山麓一叢雜樹，隱着一座高樓，名叫雲山勝地。山下一汪湖水，湖面平得好似鏡子一般；遠望湖對面，環山如帶，塔宇高低，一一倒映入水。湖中有一洲，地與水平，一頭接着一條長堤，堤傍夾種着桃柳，洲上樓閣繚互，洞房曲折，名叫烟雨墩。是帝王藏嬌的地方。入晚燈火掩映，笙歌徹耳，望去好似海上仙山。洲盡頭，一塔高聳，名叫占鰲塔。湖西面粉垣一曲，花枝出牆，名叫文園。園中小池曲橋，幽館危閣，前後都有長廊連接，賞雨看雪，不必披氈擁蓋。一樹一石，都仿着河南景孝王的遺址，自然幽雅。園東一閣，高跨牆外，閣下一河，荷田萬頃，每到夏時，皇帝憑欄賞荷，田田翠蓋，風動香來。迎面一座峭壁，一縷瀑布，倒瀉入湖，琤琮澎湃，好似白雨跳珠。湖岸一片平蕪，花鹿鳴走。乾隆常帶着妃嬪，在閣上消夏；每到午倦醒來，內監便送上一杯冰浸鹿乳。乾隆帝和妃嬪分嘗，說道：這便是西天極樂園了。峭壁絕頂，紅牆一折，老樹倒懸，便是碧霞元君廟。妃嬪進園來，先要廟中去進香，纔能得菩薩保佑。乾隆帝有時在山上住夜，第二天絕早起來，看東方日出。那梁詩正、紀曉嵐和珅一班親信大臣，常得陪奉。山下一座大屋，上下九間，名文津閣，是分藏四庫全書的地方。閣前老樹槎枒，烏雅成羣。閣西平臺一座，高興簷齊，四圍叢桂成蔭，是皇帝中秋賞月的地方。宮中景色，四時不盡；乾隆帝住在裏面，正好似身在江南。皇帝每與妃嬪玩笑到厭倦時候，便把公主和十五皇子喚來，父子說笑着，又把大臣的子女召進宮去，陪伴他兄妹二人。這時常常被皇帝召喚的，便是和珅的兒子，名豐紳殷德；紀曉嵐的女公子，名韻秋。他四人年幼無猜，倒也十分要好。有一年夏天時候，十五皇子陪着父王在東閣裏避暑，見閣下花地上花鹿成羣，皇帝便想考考皇子騎射的本領，便喚顯琰拿着弓

箭下樓去，須一箭射中鹿頭，便賞他金鞍一副。那皇子奉命，趕下樓去。皇帝倚在樓窗口看他，祇見他彎弓抽矢，颯的一聲過去，祇聽得哇的一聲鹿叫，侍衛過去，把射死的鹿獻上樓來。皇帝看時，果然一箭射中在鹿頭上。乾隆帝十分歡喜，忙吩咐賞他金鞍。和珅的兒子豐紳敬德站在一傍，看了十分羨慕。他立刻跪在地下，也求皇上試他的弓箭。乾隆帝笑問道：「你也能射中鹿頭麼？」豐紳敬德一面磕着頭，一面回奏道：「小子不但能射中鹿頭，且能射中鹿眼。乾隆帝原是很寵任和珅的，如今見和珅的兒子有如此的本領，又看他面貌俊秀，便越法歡喜他。說道：「你果能射中鹿眼，朕不但賞你金鞍，還要招你做駙馬呢！」和珅站在一傍，祇怕兒子疎失得罪，正要攔住他，後來聽說皇帝要招他做駙馬，他便不好攔得，忙替兒子跪下來謝過恩。侍衛官送上弓箭來，豐紳敬德接着，走下樓去。正有一羣花鹿，從樹林裏走出來。祇見他弓開滿月，邦的一聲響，一枝箭直飛出去，那一頭牡鹿，眼上看了一箭，應聲而倒。這時樓上下有許多妃嬪宮女看着，祇聽得一陣嬌聲喝好；侍衛把那射倒的鹿，獻上樓去。皇帝看時，果然不偏不倚，一支箭正正的插在鹿的右眼眶裏。乾隆帝說一聲好！吩咐也賞他金鞍一副，叫他陪着十五皇子到柳堤上騎馬玩耍去。這時十五皇子得了父皇的賞賜，心中正高興，忽見豐紳敬德勝過了他，衆人喝他的彩，心中便覺不高興。因不高興，便恨和珅父子兩人。這時父皇的命，他不敢不依，便懶洋洋的和豐紳敬德走下樓去。這裏和珅和乾隆帝，誰也不知道皇子的心事。乾隆帝見豐紳敬德下樓去了，便把和珅固倫公主喚出來，吩咐他拜見和珅，慌得和珅還禮不迭。那乾隆帝，便把公主的親事，當面說定了；和珅也不好推辭，祇便跪下來，謝過恩。從此滿朝文武，

知道和珅和皇帝做了親家，誰不趨奉他？但是這時和孝賢僖公主年紀只有十四歲，還不會到下嫁的年紀；那十五皇子，却已有十六歲了。和珅見乾隆帝十分愛憐十五皇子，他也常常在皇帝跟前稱贊皇子如何英武，如何賢德；便有左右內監們，悄悄的去告訴十五皇子。那顯琰聽了，心中非但不歡喜，他還恨着和珅。說和珅是下賤出身，祇知道討好皇上，固自己的祿位。這時顯琰除學習騎射以外，還拜兵部侍郎奉寬做師傅，講讀經史，十三歲已讀完了五經；又跟着侍講學士朱珪學古文和古詩；跟着工部侍郎謝墉學今體詩。讀得滿肚子的詩書，却也很明白事理。他和漢學士劉統勳最好。這劉相國是正直君子，最恨和珅；他常常和顯琰說起和珅如何貪黷，如何奸險，因此眼中越法瞧不起和珅。如今見豐紳敬德因比箭勝過他，心中越法把他父子兩人痛恨着。顯琰是胸中有城府的人，他見了和珅，臉上依舊是十分和氣；因此和珅不會覺察，還一味的捧着這位皇子。這是恰巧快到了乾隆帝萬壽的日期，那滿漢百官，先期趕到熱河來的，固然是很多；還有那內外蒙古的部主，朝鮮，西藏，廓爾喀，安南，緬甸，暹羅的各國的國王，各各帶了家眷侍衛到行宮裏來，準備拜壽。此外還有俄國，法國，英國，荷蘭，各外國的使臣，也來代他本國的國王道賀。一時裏熱河地方，人擠馬碰，十分熱鬧。乾隆帝便派了和珅做領班大臣，在外面替皇帝照料一切。那和珅終日和這班外臣周旋着，那班外臣誰不要討他的好，暗地裏金銀珠寶，不知道送了多少。內中有一個內蒙古小部主喜塔臘，和和珅最是知己；和珅知道喜塔臘有一個格格，長得十分儀貌，他便做媒去，奏明乾隆帝，說那位格格和何賢淑美麗，請皇止選配給十五皇子做妃子。皇帝原是很聽信和珅說話的一面，照例

打發兩個保姆去驗看喜塔臘的女兒。那保姆把這位格格領到祕室裏，卸去衣服從頸子面部看起，直看到下身，果然是骨肉停勻，肌膚白嫩。便回宮復旨。皇帝下諭行聘，把喜塔臘氏聘作爲十五皇子的妃子，又把十五皇子加封爲嘉郡王。乾隆帝又怕嘉郡王年幼不懂得人道，便領他到喇嘛廟的祕閣裏去，把那塑着的美人解開衣襟來的上身下身看過；又領他去看殿裏的歡喜佛。從此以後，便成了清宮的例規。凡是皇子大婚的前幾天，必要領他到熱河行宮裏去看歡喜佛。這都是後話。欲知當時那嘉郡王看了歡喜佛以後如何情形，且聽下面分解。

清宮玉馬，來自和闐。當初萬里進貢，不知費去幾多民財，勞却幾多民力，致之大內。初以賜陳閣老。閣老死，其子孫以天家寶物，恐遭懷璧之罪，卽以還之皇家。入宮以來，常爲妃嬪坐浴之具。和珅盜入私邸，以媚愛姬。和珅敗，玉馬仍歸之大內。直至那拉太后追跡前朝風流韻事，冷時亦以之爲坐具。嗚呼！玉馬亡國之尤物乎？帝室之寶物乎？

和珅處處逢迎嘉王，却處處招嘉王之忌，一代大奸，其媚術亦有窮時，於以知諂媚之道亦難言也。須媚人於不覺，諂人於無形。若一露痕跡，則徒取厭惡。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吾不知彼佞臣者，卒以奸佞自敗，亦何樂而爲奸佞也！

雍和宮中歡喜佛，是清廷第一做政。後嗣王子血氣方盛，正惟恐其入於淫靡。而今復以人道示之一，若惟恐其不入於淫靡之道者。卒至天子無愁，宮庭淫亂，置朝廷大政國家文化於腦後，而國運日以

促矣。雖然，中國風習窳敗。小家陋族，爲父兄者，亦惟以多愁多子詔其子弟，養而不教，以釀成今日不可收拾之社會，可嘆也。

清宮十三朝演義

第五十回

一七六

3

